

李遜梅著

小塊文章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小 塊 文 章

---

---

李 遜 梅 著

---

---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五角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著者 李遜梅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小塊文章

版權所有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 小塊文章（自序）

暑齡入塾，咕嗶終日，子曰，然而，頭腦昏漲，乃感覺讀書爲天下最苦之事，於是十日九逃塾焉！翌年，添讀「古文觀止」，如「桃花源記」，「赤壁賦」……一類文字，琅琅上口，孜孜不倦；余又愛讀古文之短而簡者，如「陋室銘」，「獲麟解」……之類。而尤以「宴桃李園序」，爲最合脾胃，每讀至「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則爲之擊節讚賞。年十一齡時，從戚屬家得「聊齋誌異」一部，寢饋與共，反覆讀至三遍，乃覺文思洋溢，豁然貫通，頗生古文不如今文之感！繼又讀「施耐菴之「水滸傳」」，「曹雪芹之「石頭記」」，「王實甫之「西廂記」」，則覺齒頰增芬，如嚼橄欖，孰謂小說不可讀耶？嗣又入學校數年，忽蒙家庭之變，先父先背，如摧樑棟，屋徒四壁，庚癸頻呼，余不得已輟讀，年甫弱冠，藉良友與援，入新聞界，乃如一葉浮萍。漂泊於汪洋大海中，由遼瀋而輾轉至平津，尙感天地有情，留我一線生路，否亦豈不早已流爲餓殍，索我於枯魚之肆乎？顧余以憂患餘生，得獲一家溫飽者，幸賴三寸毛錐，且夕不

離，筆耕硯田，苟延殘喘耳，余所最感激者，一爲蒲公松齡，一爲曹公雪芹，余之所以能握管寫出文白作品，則二公兩部偉著啓迪之力也。乙亥秋，主兩報副刊筆政，一爲新報之「雨花台」，一爲天風報之「黑旋風」，新報取材，重於白話，天風取材，重在文言，兩報之風格，迥不相侔，而余以一人，周旋其間，而每日又必需寫一篇照例文章，搜索枯腸，腹笥爲空；丙子春，因事與天風主人齟齬，乃辭去輯務，專司新報，每日可免往返粟礫之勞，則寒翁失馬，安知非福耶？適值提著「澹齋誌異」筆記小說脫稿，寄交上海仿古書店出版；乃聯想憶及「雨花台」「黑旋風」兩副刊上所陸續披露之文字，雖只堪用以覆甌，然亦恐日久散佚，乃抄錄成冊，亦擬委託仿古書店出版，惟書名何取，百思不就，慕憶及春夜宴桃李園序中「大塊文章」一語，似我之腐陋撰作，稱曰文章，已覺自愧，又豈敢掠美大塊，惟有以小塊自居耳，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於是「小塊文章」之名乃定，爰於付梓之先，縷述始末如是。時在丙子仲夏火傘高張之日，龍山恨生李遜梅氏自序於析津。

## 小塊文章 (目錄)

邯鄲生之夢·····	一
泛談妓女·····	一五
「沙漠之花」電影本事·····	二〇
道是無題却有題·····	二二
寶娥冤與金鎖記·····	二四
期望着異性的安慰·····	二五
奇鏟異味不知名·····	二七
張君瑞也會說大話·····	二八
我也不大贊成簡體字·····	三〇
集團結婚觀禮記·····	三一
賞月的機會少了·····	三三

閉話牙牌.....	三五
國產硬性影片的缺乏.....	三六
冤枉煞了關漢卿.....	三八
巫雲嚴鎖洞房春.....	四〇
伉儷分合話灶神.....	四一
復活的丁香(電影本事).....	四三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四六
紅樓夢真本問題之商榷.....	四七
言行未必一致.....	四八
英雄難過美人關.....	五〇
一夜夫妻百日恩.....	五一
這是都市常有的事.....	五三
遊街.....	五七

打球·····	六七
說國醫·····	六九
作文與環境·····	七二
花花世界·····	七五
遊西湖·····	七七
老夫少妻·····	八四
女友·····	八七
酒後無德·····	九〇
終身大事·····	九二
釋鬼神·····	九五
寫小說·····	九八
偷·····	一〇〇
偶像思想·····	一一三



謀事難·····	一一五
作馬牛·····	一一八
鷄聲·····	一二〇
開門七件事·····	一二三
口才與技能·····	一二六
中秋節·····	一二九
文藝與吃飯·····	一三一
書癖·····	一三四
習慣與嗜好·····	一三六
心理的變遷·····	一三八
借本錢·····	一四一
發財捷徑·····	一四三
四川故事·····	一四六

寄人籬下	一四九
秋蚊	一五一
稿紙	一五四
看殺人	一五七
鬧家務	一五九
鄰居	一六二
挨罵	一六四
新台之醜	一六七
吃醋	一六九
成名	一七二
出身	一七五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一七七
萬能嘴	一七九

小塊文章 目錄

六

潑辣貨·····	一八一
英雄末路·····	一八二
人浮與事·····	一八四
擺架子·····	一八六
佳人才子·····	一八八

# 小塊文章

李遜梅著

## 邯鄲生之夢

有邯鄲生者。供職沽上某洋行。綺年玉貌。濁世翩翩。星期假日。至某影院觀劇。邂逅一摩登女郎。眉細如柳。面白於霜。兩頰擦金粉。緒如蘋菓。髮蓬蓬似雞窩。又酷如亂草。上繫紅帶。作沙和尚之仰月式。身披一九三七式大衣。衣領散處。旗袍可靚。曲線之佳。值一百分。生一見魂銷。尾之入場。女恰獨身。身旁又餘隙座。有一面團團若大腹賈者。捷足先登。女屏之曰。有人。有人。賈避之若浼。生亦望洋興嘆。不敢入坐。詎料女忽嬰甯一笑。秋波轉處。媚勝雙文。生得其默示。有如過電。乃移步就坐。與女并肩。時銀幕上已打預告片。女探囊出金盒。以纖指取烟兩支。駢吸於唇。旋收盒易以倒火機。紅唇開闔。兩烟皆燃。女竟移其一以遞生。俛首作態。有如羞澀。生感之甚。鞠躬道謝。接煙而吸。煙根尤含口脂香。與烟氣氤氳。愈難分明。甫一吸。心房卽躍躍不甯。既而銀光照處。幕影憧憧。全場黑暗。咫尺莫辨。女忽歪

首倚生肩。蘭麝之氣。撲入鼻管。生乃矚顏請教其姓氏。女自言姓鄧。爲沽上某邸之獨生女。愛其丰采。一見遂不自持。生亦神志昏昏。心緒如焚。擬吻其唇。女拒之曰。曷去去。看影殊悶人也。生如奉綸音。扶之出院。肩相並。手相攙。儼如儷伉比翼。于飛在天焉。入某飯店用餐。刀叉并下。易菜兩道。飲白蘭地數杯。繼以葡萄。醺醉之下。偕至靜室同憩。擁抱接吻。都所不拒。鈕扣重重。盡勢即解。會幾何時。巫山十二峯頭。已低徊遊遍。待至醒酒解疲。時已午夜。生啓目視之。女正海棠睡熟。微搖其軀而吻之。女星眸半揚。晚語之曰。天未明。曷睡休。生曰。卿午夜不返。不勞堂上久盼耶。女微搖其首。生曰。但我不回宿舍。恐獲譴也。女曰。何不先通電話。天明返行不遲也。生然之。繼於款洽之際。女吐實曰。妾實新寡之文君。夫莫某。春初病消渴卒。妾襲夫家產。不下萬金。願與君謀永好焉。生聞而益傾愛。枕席綢繆。不知東方之既白。翌朝分手。依依不忍爲別。生欲探囊破鈔。女止之。啓手提包。則鈔票纍纍成札。皆每張十元五元者。生爲之舌撻之下。告別先去。女猶戀香衾。在枕上頷首微笑。一股魅力。動人最深。又趨回吻之。出室之頃。十步九回頭焉。返行已

逾上班鐘點。所幸者經理不覺。未遭呵斥。辦公之頃。心不在焉。以鋼筆書藍字。則誤蘸紅黑水。意在寫李。筆下成張。苦盼壁上時計之長針速移。而表針如故意與之開玩笑者。寂候久之。移不過五分。試一闔目。如見彼美坐寫字桌上。突其紅唇待吻者。生趨前就之。額觸檯面作微痛。始油然覺。鋼筆擲落。塗硬紙作蜿蜒形。晚餐時。舉箸不知何味。吃飯下咽。覺胸際有物梗塞。格格而不入。勉進一小盃而罷。

入宿舍後。天色昏暗。入室啓電燈。對鏡梳掠。如臨妝台。覺面欠白。則益以粉。覺髮欠澤。則擦以油。覺唇欠紅。則塗以朱。覺眉欠秀。則飾以炭。對鏡歷一小時。猶覺不滿己意。同室老張已至。見而笑曰。老盧。又有何豔遇。值得如此苦心修理門面。容得我分一盃羹否。否則我當洩之於衆。爲廣義務宣傳。生蹙眉曰。勿溷乃公事。財色有分。甯堪分潤。語訖。梳掠如故。張猶不甘。猝進抱腰搜其囊橐。覓豔影一幀而不果。始廢然出。臨出門。猶揚言曰。小盧。請當心。如何祕密。亦難避我東方福爾摩斯之銳目也。出室後。履聲和鷺鷥笑聲。細碎蟬聯。不絕如縷。久之始寂。生化茫茫。易新衣新履。西裝合體。褶痕平直。領帶色鮮艷。有圖案花紋。皮鞋

烏如鏡。黑如漆。光堪鑑人。低頭能自顧其影。出門乘膠皮車。瞬息至某飯店。入室則彼美已先在。佯嗔責之曰。過五分矣纔來。何不守時刻也。生曰。余之手表恰遲五分。言畢解外衣。女代之掛衣架上。而後敬以香煙。生乞其唇上殘者。女笑予之。乃自燃新者。生問女。何處出遊好。盤桓舞場亦佳。女搖首曰。有君在。陋室相對。亦覺蓬蓽生輝。無君在。食前珍饈方丈。亦覺難於下咽。舞場多夙識。殊懶與彼輩周旋。影院遊園。近都玩膩。晤對清談。實勝於一切也。生喜甚。乃扃門而昵就之。時當春暮。氣候撩人。女欠伸倚生懷。生撫其鬢髮。愛不釋手。目注其面。瞳子不少瞬。女曰。汝眸子木木然。呆視胡爲者。生曰。飽餐秀色耳。覺得天地間女子。再無美過卿者。女聞而意得。瞑目微笑。生俯身猝吻之。女伸兩臂抱持。久久不釋。十時後。二人進夜宵。有點心甚美。女食其半。以餒餘饗生。生食之覺甘逾尋常。夜半。交頸並頭時。女曰。此等夕合且離。殊不盡興。子能請假一週。俾盡興享樂何如。生唯唯。次日乃遞請假條。詭云入醫院靜養。實則浸沉於溫柔鄉。尋高唐之好夢也。某夜。於情濃意洽時。生以言試之曰。卿固文君新寡。旣容相如作入幕之賓。則何答鸞

牒一頁。賜結紅絲。永註良緣耶。女曰。否。否。婚約極束縛吾人之自由。我幸而跳出牢籠。何苦又作馮婦。生不敢再拂其意。默念。今秋桂子飄香時。家中且將爲余娶婦矣。彼雖村姑。貌亦不惡。青梅竹馬。自幼相狎已熟。彼長成後猶莊重。雖荆釵裙布。而映麗勝他女。在鄉中有美人之目。特以平生未入都市。不知物質之文明耳。……默思之頃。久久不語。女曰。問君何所思。問君何所憶。停針不語。犯何心事。是否因拒絕婚媾不滿意耶。抑心中另有所愛也。生倉猝亂其詞曰。唯唯。否否。除卿外實無他愛。特憂良緣有時盡。快樂不到頭耳。女曰。子真痴人。且樂今日。違顧明朝。甚矣君之不達也。語既。乃黝生重整旗鼓。背城而戰。倏如蛺蝶之雙飛。倏如蜻蜓之吸水。顛之倒之。方位屢變。天未曙則生已疲。合目欲入黑甜鄉。女猶餘勇可賈。屢伸手搯生股裏。阻其入睡。光陰迅速。倏已一週。假期將滿。而生之體力驟衰。目眶陷入作坑。眼簾上下如塗青色圈痕。唇色淡紫。面色黃白。轉側則腰痛如割。而女則反是。妖媚如狐狸。糾纏不休。見生不饜其慾。心中憎之。別時亦不甚惜。生銷假上班工作。覺足輕頭重。昏瞶欲倒。案上文具圖表中之蟹行字。亦首尾活



動。欲化神龍而飛去。心發跳而氣發喘。胸部癢時作乾嗽。經理人施施來。屢以目注之。監其工作。見生信筆塗抹。疵誤百出。乃微笑而去。晚間詳稽其經手業務。近半月來。多顛倒也。翌日而逐客令下矣。生嗒然若喪。於結束行李時。同室老張笑曰。恭喜我兄。賀喜我兄。生曰。咄。飯碗已壞。喜從何來。彼續曰。走上桃花運。前途正似錦如荼。此處丟飯碗。正彼處作新郎也。生嘿然無語。遷居某逆旅。屢通電話至女之行雲處探詢。苦無要領。乃親往探訪。至而登樓。方欲入室。侍役出而阻之。以目示意。囑其作穴壁窺。躬身就鑰孔凝視。見女方與一魁偉男子相吻抱。其矜態勝於對己。酸氣上衝。身踞於地。首觸門。聲砰然。室中人猶未聞也。侍役乃佛心人。扶之入別室。飲以白蘭地一小杯始甦。生乃探懷取十元中南票一張賞之。役大喜。鞠躬致謝。并低聲語之曰。君真可憐。彼誠薄倖。但君之結果尚佳。因昵彼而喪身敗名者屢矣。彼實某某之下堂妾。到處物色美男子以充面首。經余目覩。已有好青年數人。鞠躬盡瘁。死於某醫院中。彼近來鑑於顧影少年。類多中看不中吃。乃又改變方針。以魁偉莽漢供其泄慾矣。君幸勿與人爭此紅粉骷髏。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也。生

長嘆曰。感君良言。如得藥石。余因昵彼而棄職業。幾無面目見堂上父母矣。尙欲覓彼理論也。役阻之曰。幸勿唐突。彼之潛勢力實大。反面卽無情。倘忤之。致君死地不難也。生起曰。余悟矣。謹謝汝。乃倉惶下樓。返逆旅後。斗室寂然。中心轆轤。冥目思來。女之媚態。如在目前。天桃沃露。嬌豔欲滴。如此美豸。真不信其毒惡若斯也。其殆商姐己之後身歟。其伎倆真不讓九尾妖狐也。興思至此。則目前幻覺。由紅粉變成骷髏。白骨森森。令人恐怖。乃大澈大悟。油然而生皈依佛老之念。翌日擬結束行李。作還鄉計。先馳以家書。報稱身染時症。荒廢職務。現已被辭。落拓逆旅。將僕被作還家之計。惟覺愧見父母之面耳。家書緘畢。親付郵筒。偶閱報章。始悉故鄉鬧匪。蹂躪各村。閭里爲墟。焚殺姦掠。無惡不爲。匪首黑塔。率五百馬步卒。縱虐各邑。如入無人之境。自己桑梓。首蒙其難云。生讀報大驚。肉跳心慄。坐臥不甯。知故鄉當刦奪之餘。風聲鶴唳。草木如兵。斷壁殘垣。哀鴻遍野。則歸家且無一椽之寄。而留津又無一枝之棲。搔首躊躇。奈何奈何。於是生又病矣。幸逆旅主人。相待殷懇。有知交來訪者。又助以藥費。服藥數劑。疾卽霍然。於此時又恰得家書。

一緘平安。足抵萬金。三分餘病。化爲烏有。函中敍及家鄉遭劫。幸未普遍。以匪退倉遽。生家獨得瓦全。但全村被毀者已三之二矣。汝之失業。殆爲命運使然。勿再逗留逆旅。現已道路平安。匪衆烏合。已被官軍擊散。正好束裝作還巢燕。免勞汝母倚閭痴望。老目昏花也。

生閱書。雀躍三百。疾乃頓瘳。訪知交凌集川資。付逆旅店費外。餘者尙足壯行色。乃急乘膠皮。趨老龍頭車站。買票登車。未開駛時。有賣新聞紙者。向乘客兜售。生出資購數份。及某畫報一份。車開之後。逐一瀏覽。見某畫報。封面所刊銅版照像。赫然爲負心忘義之淫女蕩婦莫鄧氏也。注以小字曰。津沽標準名閨鄧蘭桃女士最近倩影。生怒曰。此乃人妖耳。竟美其號曰名閨。斯真辱煞繡閣千金矣。乃撕畫報爲粉碎。片片落地若蝴蝶。既而又躬身就地拾碎紙。將圖中人之面部。拚合一處。定睛注視。覺其容光煥發。呼之欲出。噫。人間尤物。世上女妖。獨具此美貌。惑陽城而迷下蔡。古人良不我欺也。回憶影院初逢。旅舍定情。丁香乍度。柳腰微擺。個中滋味。如宴瓊林。非人世所能多有也。繼而忽又想起鑰孔所窺。則酸氣陡生。如墮醋

缸。覺得女之弧擊鐘乳。周身曲線。真乃五彩斑斕一毒蛇耳。以人而與毒蛇爲偶。甯有倖理。興思至此。萬念俱灰。惟有未婚妻阿貞之素影。躍躍腦中。荆釵布裙。樸素無華。雖髮梳舊式。衣非時裝。但亦渾金美玉。別饒蘊致。思潮鞭轡。此仆彼繼。剪票者來。搖其肩曰。票。票。生始入神復甦。知此身仍在火車中。其他乘客觀其態。咸掩口胡盧。隔座一醜女。竟粲露黃齒。揚聲而笑。唇吻動處。面皮隨之。麻坑點點。被擠而作扁形。誠奇觀也。於豐台換車後。沿平漢線而下。降車後。覓驛車代步。甫半日抵村。時已曠暮。觸目多被毀之屋。住戶修葺甫竣。旣而家門在望。獨無殘缺。車夫扣門而弟先出。相見持手。悲喜交集。入庭則母待於門。生乃抱膝而慟。入室則父坐椅上。手持煙竿而吸。見生無他語。僅詢以路上安否。生唯唯。母已囑廚下備美膳豐肴。爲兒洗塵。飯畢。天倫樂敘。暢談闖村遇難之始末。談時。猶有餘悸。匪衆武裝糾糾。翻箱索篋。生家損失僅千元。房舍未被焚。家人未被擄。亦云幸矣。母忽掩面曰。兒乎。可慘哉。爾之未婚妻。已死於非命矣。先是匪潰走時。掠少婦長女及壯男甚夥。壯男任負荷控馬等苦役。婦女則供其蹂躪。可憐祝家阿貞。隨匪行

甫百里。已被遺屍於某村荒郊。經輾轉報信。祝家始往認領。尸僅餘長衫一襲護體。袴已褫。股際血痕斑斑。面部多齒嚙痕。乳頭被割去。創口巨如錢。血迹染衣。歷久而成赭色。其死狀甚慘。祝家親母。哭暈者屢。祝翁亦喃喃自語。狀如顛癲。殆受刺激至深矣。房舍被焚去多半。損失不貲。較之我家。誠不幸矣。生聞而歎。夜不成寐。閉目卽見阿貞慘狀。髮蓬蓬遮秀面。裸體受衆匪蹂躪。驚悸銳呼。知爲夢魘。母聞之秉燭來視。以針刺窗紙成孔。呼乳名招魂。翌日飯後。生衣素服。趨岳家展謁。祝母撫其首曰。年餘不見。出息如許。恨阿貞無福。不能與爾諧花燭。執箕帚。言間。熱淚如線。下浴生髮。已哽咽不能成聲。祝翁則戟指而詈。曰。萬惡匪賊。已伏天誅矣。生陪之對泣。旣而問女葬處。祝母且泣且告。囑牧童導之去。并謝生美意。望阿貞再世轉生。仍爲女身。俾仍作汝婦。語短意長。生以袖障面。且行且拭淚而去。過市廛。市香楮紙錠。餽首菜蔬。由牧童以竹筐盛裝。負荷相隨。行約二里許。達女墓。荒塚纍纍。巨樹參天。棲鴉盤旋。發哀聲如憑弔。女塚泥色猶新。知此土饒頭內。埋藏己身之未婚妻室。生前美德。賢淑過人。幼年景象。歷歷在目。當青梅竹

馬時。兩小無猜。時同嬉戲。秀目疎眉。隱含聰慧。兩頰如蘋果。梳短辮分垂腦後。黑似墨染。憶得客歲猶見之。低眉俯首。羞態可掬。較幼時尤美。衣布衣。而剪裁適體。不讓錦繡。雖未讀書。而吐露不俗。其秀如蘭。其美在骨。與都市中之妖魅。假脂粉綺羅爲護符者。迥不相侔也。生督童陳果酒菜肴。引火焚紙錠。跪而泣曰。卿如有知。望英靈不遠。來格來享。卿之貴如金玉。卿之美如芝蘭。而罡風陡降。月缺花殘。蒼天何太憤憤。待遇實欠平等。卿死後亦當銜怨九泉。切齒終古。恨我志行薄弱。早失童貞。被妖女所引誘。性命幾將不保。卿如生。我猶覺愧對之極。卿已長眠。余更覺錐心莫贖。本欲相從於地下。結冥世之鴛侶。奈堂上父母。髮白如斑。孝念相格。不獲實現也。但亦願終繇。藉酬卿志。仍怨彼蒼昏曠。對都市魔女。獨賜以錦繡珍饈之供奉。使其終身享物質之樂。如卿之蕙質蘭心者。乃獨降以奇殃。使不獲善終。辱於狂暴。上帝抑何不情之甚哉。吾將尋神道而詢之。不答以厥故。不肯相饒也。奠訖。揮淚展拜。囑牧童收殘肴去。己則踽踽獨行。止於城外之呂祖祠。入門覓道士。則正在廚下淘黃粱米。備作晚齋。見生至。起迎之曰。小檀越何來。爲降香

歟。爲祈福歟。貧道願爲司磬。生曰。否。否。此非盧生借枕處乎。憶昔夢迴枕畔。黃梁未熟。出將入相。極盡興衰。後人嘗題壁曰。「二十年來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他年如過邯鄲道。定向先生借枕頭。」余今之來。爲借枕耳。道士熟視其面。合十呢喃曰。小檀越語嘵嘵不休。豈病顛也。願借神力爲君醫之。生唾其面而退。趨至呂祖龕下。長拜不起。祝禱竟。繼以申申之詈。罵久而倦。枕蒲團入寐焉。恍惚中身已坐起。如在荒郊。一白髮老人。手執塵拂。修髯童貌。儼具仙風道骨。以塵拂指其面曰。咄汝後生。妄誇佛道。豈知幽冥無二致。真理在其中。福善禍淫。報施及於三世。如鄧況二女。各有因果。豈得妄擬。其是非。欲知究竟。且隨我來。生喜從之。其行如風。瞬息至一殿廡。長髯神踞坐其上。老人囑生側立左廂。己則上堂與神問答。長髯神囑紅鬚判檢査冊籍。交老人帶下。指而示生曰。簿中明載。鄧女前身爲一鄉女。家貧無立錫。鬻爲人妾。嫡婦妬甚。禁與夫同眠。翁死後。女爲之守貞。嫡婦私置面首。被女所覺。嫡鞭笞而逐之出。女逃入庵中落髮爲尼。清苦一生。貞操可嘉。神憐其苦。今世乃生爲富室女。自幼卽縱奢極慾。數爲人妻。數爲人妾。儻來物信手

拋擲如泥沙。以男性爲玩物。縱性慾爲娛樂。快活結身。所以償其前世苦節也。再查祝女。前身爲富室小姐。自幼窮奢極慾。督婢最嚴。有誤碎茶盃者。鞭之幾死。嫁爲宦家主婦。御下猶驕橫。對夫亦多凌辱。夫私某婢。女覺之。乃縛婢於凳。以砧杵強納陰中。血流漂杵而慘斃。綜其一生。罪案纍纍。故今生謫爲村女。端莊幽靜。不受物質之誘惑。但因宿孽縈牽。造定慘死非命。被匪徒輪姦致斃。所以償前身某婢之命也。指示畢。老人曰。汝悟乎。居士資質尙佳。乍墮色障。便能自拔。好自爲之。五十年後。老身尙再俟汝於此。忽堂上髯者喚生名。生乃俯伏應答。神曰。汝青年狂言。本當杖笞。念汝不忘故劍。情尙可原。汝回陽世後。當善爲宣傳神道。須知現在都市中享受幸福之男女。其前身皆甚淒苦。非寒即賤。今生所以補償之也。現在鄉村受罪之庶民。其前身多爲作威作福之官吏差胥。魚肉鄉民。吸人脂膏。今世乃貧困終身。匪刦隨之。汝悟是理乎。生曰。敬聞命矣。身旁立有牛頭馬面神人。以戟桿杖其背。一痛而蘇。啓目四顧。官廨神道。杳然無存。且非身臥呂祖廟中。日色橫窗。固猶身臥宿舍也。同室老張。對鏡梳髮。向之笑曰。亭亭午矣。尙高睡不起。脫非今日



是星期。則子到行上班。豈不遲到。夜來是做何好夢。必是與密斯輩敘契關。何睡之香甜也。生瞠目久之。不知所答。乃問某曰。余非被行中所辭乎。張答曰。君癩耶。何故醒後猶說夢話。生惘然如失魂魄。張梳洗畢。即促生同往用早餐。食頃。停箸者屢。同座皆笑之。數日後。始清醒如初。憶昔自影院遇豔起。至馬面神以戟答背。皆幻境也。殆邯鄲一夢耳。秋後。請假回里完婚。及家。則里長無恙。兵燹何來。雍雍熙熙。太古風也。婚禮已成。却扇之夕。來賓退盡。生見新人如舊。豔媚且勝於平日。乃僂而言曰。卿固無恙耶。前在夢中誤傳噩耗。以卿已香銷玉殞。我會窺弔孤墳。淚洒鵑紅。灰飛紙白。今始知其非耶。阿貞方低頭撒瓊佩。聞新郎膩語無倫。疑其爲顛。迨鴛夢初迴後。生縷述夢境。始悟其故。相與嘔嘆。無何。婚假已滿。別妻就道。阿貞新婚情重。淚承於睫。生慰之曰。妹勿悲。轉瞬歲暮。吾即再來。而與妹並肩向父母拜年矣。戚何爲者。明年春暖花開之後。稟明父母。即接眷赴津。組織小家庭。公餘之暇。曷偕往某院觀影。女聞至此。破涕爲笑曰。幸勿再遇彼妖狐。恐又將奪汝之魄矣。生亦宛爾。乃揮淚而別。陽關折柳。其情彷彿如是。乙亥冬。余遇邯

鄭生於某茶室。彼笑問余曰。君歷任各報外勤訪員。三津祕聞。知者必多。紅粉隊中。有名閨鄧蘭桃女士者乎。彼實雌孀。又名莫鄧氏。余聞而以手支頤。久久始曰。在沽上實未聞有其人。旣而撫掌曰。君戲我耳。莫鄧氏者。摩登式也。蘭桃者爛桃也。以摩登而又爛桃。其不爲出牆之紅杏者。鮮矣哉。生亦大悟。撫余肩曰。君之聰明。加人一等。如肯作東道主。請我吃涮羊肉。我願貢獻君一絕好材料。君之生花筆形容之於楮墨間。絕好一篇紀事。可鬻得稿費數番。足償君請客所耗也。余笑而從之。乃同登某樓。連涮肉羊五十碟。酒足飯飽後。彼止於小齋。抵足作長夜談。縷述夢境如上。新年無事。走筆記之。

### 泛談妓女

唐初。雅俗之樂。皆隸太常。開元二年。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乃更置左右教坊。歷代因之。女樂隸於教坊。故亦謂官妓爲教坊。宮中禮宴。皆用女樂。順治十六年。改始用太監。雍正七年。改爲和聲署。教坊遂廢。考漢武外史。漢武帝

時。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

燕王篡位。屠戮忠良。最慘毒者。收賢臣妻女入教坊。使充神女。抗節死者甚多。兵部尚書鉄鉉。守濟南。屢挫燕軍。泊燕王入京。以緹騎捕鉉至。榜掠最酷。碎肉作片片裂。以沸油煎肉。終以背向。亦不屈膝。油溢於鼎。噴燕王面。後世聞而快之。鉉有二女。均入教坊。傳有詩自詠云。「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縮臨妝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喜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攬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效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此詩詞意愴楚。筆勢柔弱。固類煙花中人吟詠。惟是否鉄女所作。抑或後人假托。則湮沒難考矣。肉陣妓圍。歷史豔稱。楊國忠冬月設酒。令妓女圍之。名肉屏風。亦曰肉陣。見天寶遺事。申王每至冬月。風雪苦寒之際。使官妓密圍於座側。以禦寒氣。呼爲妓圍。見開天遺事。此均爲善於享受溫柔者。然淫虐極矣。侮辱女性。可謂盡致。胡大川先生幻想詩。亦有句云。「珠懸甲帳天難夜。肉代屏風雪不寒。」

殆採典故於此。膾炙人口。譽爲傳神之筆。

情魔色障。自古陷人。而尤以青樓紫陌爲甚。低聲巧笑。流波送媚。能不風魔了張解元哉。當時固很少能看破紅粉骷髏者。「腰間利劍斬凡夫。」。豈虛語耶。故昔人倡「目中有妓。心中無妓」之說。藉以自解。兼以戒人。顧「言之匪艱。行之維艱。」能勘破此重要關頭者。古往今來。能有幾人。

鄭元和唱蓮花落。異鄉遇父。杖責至死。苟非李亞仙情重如山。則縱使絕而復甦。其不亦將填身溝壑耶。甚矣哉「嫖」之一字。宜遠而不可近。俗諺歇後語謂。「王三公子躡廟台。爲色所累。」然而關王廟內。尙有多情之玉堂春前往臨存。而孽海茫茫。難填慾壑。援昔證今。又有幾個玉堂春哉。

才妓如薛濤蘇小。以及燕子樓頭關盼盼。豔名永播。千載流芳。今夏余過杭州。遊西湖。登孤山。蘇小墓前。流連炊許。不禁腦中結篆。幻想花月之姿。埋骨湖山。供人憑吊。天何獨厚於小小。而靳於他人。如寇白門卞玉京輩。生丁亂世。且有不得其死者。讀板橋雜記。每生感喟。

今之妓女。能詩文者絕鮮。數年前時。北平韓家潭有名家妓花鳳玉。嘗於重陽日。在城南陶然亭題詩曰。「刀尺家家急暮砧。黃花無恙且登臨。開樽獨飲茱萸酒。掠鬢雖調綠綺琴。塞外征衣遊子淚。西風壓線美人心。沾泥柳絮尋常事。花作浮萍更不禁。」聞玉已歸南。入杭州西湖側嚴家巷山上清平菴。落髮爲尼。殆琴操後之第一人。

新近作古之會孟樸。其平生傑作。厥爲孽海花。敘述趙魏靈飛之當年豔史。庚子一役。聯軍陷北京。總司令瓦德西獨具隻眼。賞識賽金花。雖屬露水姻緣。然已爲歷史掌故上留下一段佳話。民十九時。瀋陽來一廣東女子陳佛餘。居然冒名爲瓦德西之女。而以小賽金花自居。頗爲一般大人先生所注意焉。

女年逾二旬。長身玉立。髮與瞳。似黑而間黃。膚色亦異人。儼然「兩合水」。至於確否爲瓦女。則懸案莫決也。女精通德語。隨身以蟹行書籍相隨。初寓大華飯店。儼然神女生涯。蜂蝶賁臨。饋賂殊多。女乃席捲千金而去。旋又作還巢燕。則改寓新旅社七號。後以失竊之故。數載積需。付諸流水。不得已而樹幟於南滿站豔樂書

館。易名麟閣。明整旗鼓。以待襄王矣。

約在十數年前。大連西崗子游廓某號。有一妓女名蘭舫。能詩詞。曾在泰東日報發表「青樓恨」四律。茲錄其二。「煙花夢裏過時光。閱盡人情暗自傷。義氣英雄能有幾。尋常市儈俗難當。孤身負債連年累。兩足奔波到晚忙。強作歡容羞對鏡。支持瘦骨懶眠牀。暗自傷心淚滿腮。青樓獨倚小徘徊。聰明總爲多情誤。感慨全由識字來。失足偏成無限恨。垂頭莫解不時哀。每思世上家庭樂。不禁心中隱痛哉。」詩固不工。意則可取。而詩中「孤身負債連年累」一聯。將一般可憐蟲之痛苦。完全道出。而「每思世上家庭樂一語。則尤能烘托出當時之情緒。

「十里魚鹽新澤國。二分煙月小揚州」。此所以詠昔日之天津。時至近代。科學化之洋樓。遮蓋了二分煙月。古色古香。都成陳迹。而花界亦因市面不景氣之故。漸呈門前冷落車馬稀之趨勢。惟能文多藝之才妓。則輩有所出。如朱笑君之善畫。一見紅之能書。綠珠之能寫語體文字。均屬鳳毛麟角。卓絕一時者也。則沽上花事。尙未可倦談。十步芳草。語可信焉。

「沙漠之花」電影本事

名聞雲錦湘女士。一都市摩登女性也。同時爭逐彼者有一青年。二名封益素。龔產甚厚。富擁千金。乃貴族公子。一名白劍華。出身貧窶。而堅忍有毅力。富創造性。每發大言。以澄潔天下爲己任。閱報得庫倫政變消息。則狂呼「到沙漠去」之口號不置。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三角形勢下。錦湘之取捨甚難決。惟醉心物質爲女性通病。乃卒疏劍華而厚益素。劍華自遭情場失意。以胸襟磊落。不肯作繭自縛。決實踐。「到沙漠去」之夙志。以東遺錦湘。草草登途去。湘偕素舞榭歸來。素以汽車送至門。約明日再作竟日娛。女醉態如錫。入室和衣便睡。不知東方之既白。翌晨女發見劍華函。閱畢。腦如中博浪之錘。刺激至亟。竟爽益素約。雖親來催。亦屏拒不見。忽覺悟虛榮與物質。爲人生罪惡原素。惟犧牲一切如敝屣。能爲黨國建樹空前偉業者。斯方足稱現代男性典型。乃立志尋劍華。遺函益素。不辭而利。益素失女。寢食俱廢。知湘爲尋劍華而去。則己身被擯棄。錦湘之愛劍華者。愛其有爲國犧牲之創

造毅力耳。如自身能作出高於劍華之事業。則愛人終歸我有。於是亦澈底覺悟。打破貴族迷夢。既無椿萱棠棣之累。乃傾其所有。攜爲資斧。追蹤劍華與錦湘之足跡而前進。

劍華於途中歷盡坎坷。輾轉半載。始抵外蒙。時庫倫政變後。某王公逐官吏而自爲政。媚強隣。縱暴虐。商業衰落。政治腐敗。土人多渾渾噩噩。佞佛如命。尊喇嘛如官吏。強者不堪壓迫。揭竿爲騎匪。全境入恐怖時代。劍華夜宿戈壁。被暴客所執。乃淪入盜藪。錦湘自幼隨母奉基督教。出門後。卽利用傳道名義。由各地教會外人保護。深入沙漠。止於庫倫。隱身福音堂。假佈道講演。向土人傳播革命思想。兼相機訪劍華。積久而不得消息。芳心之焦灼益亟。益素以多金善賈。化身爲商販。在科布多設肆。日與蒙回人爲伍。交易甚得利。一年以後。贏餘纍纍。一日督駱駝隊遠行。中途遇盜。人貨均被沒。縛抵賊幕。座上副盜首。趨前解其縛。近視之。則劍華也。經數日醞釀。謀大舉革命。益素願罄其資金充糧秣軍需。匪衆感奮。歡聲雷動。尊劍華爲首。挺師犯庫倫。意在逼某王公退位。交還政權。雙方血戰。短兵相接。義



師以鳥合之衆。羽翼未豐。一擊而潰。劍與素力盡受縛。當兵燹方興。庫倫大紛擾。錦湘以貌美。被騎卒所奪。伍長異其貌。乃獻於某王公。逼欲與亂。險被污矣。會衛士入報。請鞠叛首。女隔窗竊窺。則階下爲囚者。劍華與益素也。乃失聲驚呼而踣。女乞於某王公。請晤劍素於土牢。傾談久之。決掩淚行其策。犧牲寶貴純潔之軀。而下嬪蒙王。以釋劍素二人爲條件。且擢劍華爲衛士長。素爲參謀長。三人均低頭忍辱。藉謀出路。屢擬舉叛而未果。蓋外援甚寡也。錦湘爲捨身許國。百計媚蒙王。促其革除迷信。剷除苛政。服從中央。協禦外侮。與邊防軍取聯絡。委劍華澄清政治。委錦湘普及教育。委益素發展建設。不數年外蒙大治。強鄰不敢侮。闢沙漠爲綠野焉。

### 道是無題却有題

人生至暫耳。由幼而壯。由壯而老。一轉瞬間事。如車塵。如水波。旋起旋滅。昨日尙總角。今日鬢皤皤。綺顏玉貌與鶴髮鷄皮。相差不過一閭。駐顏無術。衰老堪

嗟。〔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黃金時代。暫而又暫。吾人又當如何護惜耶。余以憂患之餘燼。備經世道之崎嶇。自十餘齡時。先父見背。家庭乃丁於噩運。又因經濟變化。奉粟毛荒。致余之若干動產。成爲廢紙。俯仰塵寰。無非恨事。叔季澆薄。都遭白眼。幾度愁上心來。擬投身清流。步屈大夫後塵。顧漣漪水波而竚立。形神俱往。作勢欲躍。旋又念母孀弟弱。後顧茫茫。如此重責。何容規避。自殺者懦夫也。願仍存此軀於濁世。看彼蒼如何琢磨我也。歲月如矢。韶華若逝。曾幾何時。年屆而立。旣嗟青衫仍舊。堪憎傲骨猶存。逢迎諂媚。視同狐鼠之行。阿諛吹拍。厭作俗儉之態。無奈世道之崎嶇。今且倍昔。人情之淺薄。尤變本而加厲。於是乎齷生處境。依然涸轍。攀龍無分。附驥亦難。明月一肩。清風兩袖。惟有拚得此身嶙峋傲骨。他日委之溝壑矣。有生如此。何如無生。但天地生人。亦饒神祕。異性感召。趣味醇郁。與女子晤對。則冰冷之心房。可以煦煦向暖。無論其爲蛇蝎。爲骷髏。但總覺紅粧可戀。玉骨都柔。不似男子之雄糾糾討人厭煩也。豈女性之賞鑑男子。亦抱有同一之觀慨歟。前塵幻象。已化煙雲。環肥燕瘦。過眼都空。茲於打掃閒

愁之後。惟有重溫舊夢。藉以自慰耳。

### 「竇娥冤」與「金鎖記」

元人關漢卿雜劇六十種內。有「驚天動地竇娥冤」者。是爲正本原著。以後另有人譜爲「金鎖記」。則內容與關著迥然不同矣。自下名伶程玉霜常演之「金鎖記」。卽係由後者改編而成。至於秦腔之「六月雪斬竇娥」。尤係由「金鎖記」衍變而成。更瞠乎後矣。按關漢卿「竇娥冤」原劇。共分四折。及一楔子。楔子敘竇天章赴試。送女至蔡婆婆處賣養。第一折敘蔡婆婆索欠被困。張驢兒父子解圍。蔡婆引狼入室。第二折敘張驢取毒藥投羊肚湯中。誤弑其父。扭竇娥媳赴官興訴。屈打成招。第三折敘法場。竇娥斬後。血濺丈二白練上。天色驟變。雪花飛降。楚州三年不雨。第四折敘竇娥夢想父前。請爲伸冤。竇天章平反大獄。「金鎖記」原本。余雖無緣一觀。但於綴白裘中。窺其一斑。兩者之主要異點。金鎖記敘蔡子落水而死。隱示團圓之機。關劇則謂蔡子以弱疾死。金鎖謂被張驢毒死者是其母。關劇則謂毒死其父張守

老。金鎖記法場一折。謂因天雪。寶娥獲救。關劇謂行刑後天始降雪。一生一死。相差懸殊。而金鎖記之種種穿插。則較比關劇繁雜火熾。以不佞管窺蠡測。寶娥冤死。必爲當時奇獄之一。關漢卿乃摭拾爲雜劇。藉爲有司者借鏡。有功於社會人心非淺。作「金鎖記」者。心懷憫惻。覺得寶娥冤死爲太苦。乃改作法場遇救。父女團圓。各場之劇詞。多抄襲漢卿原句。秦腔之「六月雪」等。俱本此爲濫觴矣。夫水滸。西廂記。紅樓夢。所以爲奇書者。正以其收尾殘缺。餘韻不盡。漢卿寫續西廂四折。乃遭聖嘆醜詆。甚矣哉。衡調之不可重彈也。以彼例此。關劇「寶娥冤」實有足取。後人改作「金鎖記」頓失本來面目。反爲原作減色。質之高明。以爲如何。

### 期望着異性的安慰

不可須臾留也的人間世。充滿了罪惡氣息。一切一切。都是可憎可厭的。那麼。惟有女性可愛吧。然而又有那位摩登姑娘。肯去憐憫寒士呢。她們的目標。在樓房。汽車……等等物質的享樂。誰肯受凍餓。操井臼。這只因梁鴻孟光。都是落伍的古

人了。「舉案齊眉」的故事。也太不「摩登」。在崑曲繡襦記「鵝雪」一折裏。衆乞合唱蓮花落。會這麼說過。「繞前街後街。高大院的深宅。那一個慈悲好善女裙釵。與乞兒一頓飽齋。與乞兒換一牀新鋪蓋。與乞兒繡一幅合歡帶。與乞兒携手上陽台。這的不是捨財們的奶奶。」乞兒的野心太大了。居然想和貴族階級的密司們開房間。這比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差不多。看過「鴻鸞禧」那齣戲的。一定要想到。莫稽這窮小子。福分太大了。在冰天雪地凍餓要死時。居然有位大慈大悲的女菩薩。將粥飯茶湯來佈施他。最後居然把具有豐美曲線的肉體。也整個兒佈施給這位窮酸了。可恨這莫稽。太替我們讀書人泄氣。千不該萬不該恩將仇報。把這位女菩薩推落江中。金玉奴是乞丐頭的千金。所以才肯垂青莫稽。假使密司金有洋樓汽車階級。就未必肯把莫稽放在眼裏了。然而「衆生好度人難度」。搭救莫稽這樣的無義之人。而且對他發生愛情。這又要怪金小姐有眼無珠。假使若沒有最後團圓的一幕。密司金祇好吸鼓了一肚皮江水。去找海底龍王訴冤去。

人在苦悶時節。最好是來一位異性安慰着。那就像嬰兒睡在搖籃裏的甜適。我現

在也惟有期望。期望上帝吩咐一位女天使。——生着翅膀的美麗女天使。來安慰我。來親近我。

### 奇饜異味不知名

昔易牙以烹調攝政。而亂齊國。鼎鼐鹽梅。關係非小。又豈可以賤役而薄廚下也。顧烹飪之道。屬於專役。油鹽醬醋糖之調合。量差毫釐。味殊千里。其技藝半屬天才。非僅恃經驗學力。而能窺其三昧也。嘗讀李涵秋作「鏡中人影」小說。敘某富翁之廚役。系出疊門。因屢試不售。憤而學廚。居然名馳仕版。巨紳大宦爭備之。富翁以納寵之喜。囑爲治饌。並須獨出心裁。不墮尋常窠臼。廚苦思卒夜。忽睹壁角置破皮箱一隻。乃計上心來。逕毀而切成小方塊。浸之水中。甫數日。量驟漲。肥白盈缸。已難辨其廬山面目。然後取而精意調製。食客皆不識其名。主人召廚來。詢此菜出自何譜。廚曰。此「冰洋獺髓膏」也。衆大稱賞。盡飽而去。夜半。則十客九患河[魚]。蓋獺髓膏在腹中作祟也。主人且因此病中風。美妾在抱。不能受用。保全該女之

貞操。皆神廚奇饈之功也。此雖稗官者言。想入非非。但事實不乏其例。如某筆記載李鴻章宴某官處。廚夫於倉卒間。以西瓜皮調醋和糖進。李甘之而詢其名。廚以脆菜對。因而且獲上賞。此足覘丁隊中。確有腦筋靈敏。出人頭地者也。頃據某報載無錫新聞一則。前旺鄉村民朱大。在首都某公館任廚司。其主人性暴急。每一思食。卽須立就。稍一遲緩。呵斥備至。某日。主人思食紅燒蝦球。朱應命烹飪。但催食之使已數至。急如星火。朱憤極。思有以窘之。俟廚中無人。取剪脫袴。將鬻囊中畢丸兩粒。挖出鹽置盆中。待獻主人。痛極而臥血泊中。主人以久候不至。遣介往視。覩朱暈倒地上。身旁盆中。則盛以鮮血淋淋之奇肴兩丸。駭極返報主人。昇入醫院施治。幸無性命危險。俟痊愈飭返鄉里云。惜朱大非鉄石身。未能忍痛將此二丸烹調成肴。獻之主人。否則。菜譜中又添一樣奇饈矣。

### 張君瑞也會說大話

金聖嘆評六才子。對續西廂四篇。先存下「不好」的成見。以爲「砂糖」太少。

「屎橛」太多。其實呢。正西廂十六折。也不見得是句句珠璣吧。也有許多勉強的地方。像寫驚夢一折。夢着鶯鶯來時。反而大驚小怪的吵嚷。「是人呵疾忙快分說。是鬼呵速滅」。金聖嘆批着妙妙。以我看并不妙。太落普通小說和普通唱詞的窠臼了。故都舊玩藝蓮花落。唱「夜宿花亭」一齣。那個書生也綽起寶劍。尋找哭聲。先問是人是鬼。這是何等的無意義。趕到在夢中和密昔司崔。於草橋店開房間。忽來一個多事的小卒。錯把雙文當做四馬路的野鷄。跟着進來找麻煩。於是文縷縷的張君瑞。也會說大話了。「休言語。靠後些。杜將軍你知道是英傑。靦靦。着你化爲醜醬。指指。教你變爲醬血。騎着匹白馬來也」。這一段唱詞。描寫張君瑞狗仗人勢的派頭。活龍活現。以爲自己認識什麼杜將軍。便拿他來壓人。誰相信張生是書呆子呢。侯曜編劇。林楚楚主演民新影片「西廂記」。更是想入非非了。草橋店的夢境中。崔鶯鶯的騰雲來訪。兩人正歡敘之間。孫飛虎帶着部衆來搶美人。張生大驚。由案上拈起一支筆來。像孫悟空的金箍棒一般。迎風一擲。碗來粗細。「筆尖兒橫掃五千人」。居然戰退敵兵。騎筆上天。追着孫飛虎。一筆一刀。相對數合。便戰死飛虎。救回雙文。



這幾幕場面。雖屬畫蛇添足。却給我們耍筆桿的長不少銳氣。但我纔覺「驚夢」中描寫密斯忒張對付丘八的幾句大話。是乎說得過分一些。

### 我也不大贊成簡體字

世界文字之最美最備者。首推我國之漢文。堪執天下牛耳。但一般喝過海水鍍過赤金之洋味先覺。其感想則反乎是。恨不得立刻將漢字改成蟹行文。纔算滿意。噫。中國之所以不亡者。賴有此美備之文字耳。倘併此文字而烏有。則我中華國粹根本喪亡矣。簡體字之呼聲。高唱入雲。再加以當局提倡。勢不可遏。但編者則期期以爲不可。夫中國字本不難識。特以文語不統一之故。冬烘先生。慣引窮經僻典。牽蘿補屋。故事堆砌。致後學者望洋興嘆。却步不學。此其罪在文而不在字也。西字重聲韻。中字重形態。象形事爲。於認識上極易。且每字皆作方形。畫而上之行列。無論行楷草篆。皆甚美觀。余有幼女。年甫兩週。刻已識方字千餘。每日能記新字數十。雖筆畫多者亦能記憶。使其識西文。則二十六個字母。迄今數月。僅識二十個。此足

證字之易識與不易識。不在體之簡與不簡焉。漢字之編制最佳。如某字從某旁。如可。河。柯。阿。何。其音均多彷彿。兒童記其一。便能例其餘。如一旦將原有之字。簡其筆畫。使之不成字樣。則兒童反難記憶矣。吾獨怪智識階級之先覺。不思從文上着手整頓。而先從字上着手改造。又奚異割雞而用牛刀耶。倉頡有知。亦當垂涕於地下。讀者諸君。或不河漢吾言乎。

### 集團結婚觀禮記

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前主辦第一屆集團結婚。既聞勝極一時。彼時記者因事羈身。兼值天陰欲雨。蝸居又距寧園篤遠。以致未能前往觀禮。光陰迅速。會幾何時。第二屆集團結婚又屆。良機未容再失。買車而赴。及抵寧園。已逾三時。但見禮堂門前。擁擠不開。憑參觀券入席。禮堂內部。已無隙地。尤以青年女性者參觀爲多。類皆學生。殆舍他日本身取法之意。童子軍木棍齊橫。維持秩序。頗爲認真。既而司儀人吳秋塵登台。道貌岸然。儼然老記者風度。證婚人主婚人等亦相繼就席。樓右廂軍

樂大奏。音韻鏗鏘。余注意台上。正中設三案。作一字形併列。台上背景。綴一紫光雙喜字燈。雖不炫麗。但極雅潔。證婚人就坐後。樂止。新人六對。魚貫入禮堂。座中觀衆。紛紛立起。引頸凝眸。作劉楨之平視。新人被視線包圍。行走乃益迂緩。因禮堂規矩。禁止拋擲彩紙片。花紙條。五穀糧。乃無續紛之下降。秩序上亦安定不少。新娘裝束。頭繫粉紗。薄如蟬翼。長亘丈許。飄拂拖地。衣紅色旗袍。鞋袴均紅。乃愈顯美豔。新郎則一律黑褂藍袍。齊楚有致。惟規行矩步。緩緩登台。投足舉腿。都失自然之態。新郎新婦。分班對立。新郎則屏息鵠候。新娘則抱花俯首。令人興銀河咫尺鵲橋將駕之感。經司儀人宣佈結婚人姓名履歷後。新人乃行見面禮。對鞠一躬。仍復佇立。再繼卽爲交戴戒指。新婦多含羞。新郎亦舉動失措。交換畢對鞠一躬。新郎之多禮者。躬下九十度。定卜新婦之芳心滿意也。既而又唱名授給婚書。程市長代表致訓詞。鄧社會局長雍青年會長訓詞後。時逾四點。想新娘之玉腿。必當站得發酸。奏樂之後。新郎新婦退席。一對一對。挽臂徐行。兩緋衣女郎。挑燈前導。衣袖肩胛。綴以紅絹蝴蝶絆。見來賓注視。不禁宛爾。有與新夫婦相識者。則大呼「不要

笑。不要笑。」新人爲之忍俊不禁。人前煞費矜持。個中滋味。既可喜。又束縛。想過來人均能領略之。禮成攝影。新人六對。排立禮堂門前黨國旗交叉之下。證婚諸人立於背後。當某攝影師拍照時。各新聞記者亦當仁不讓。羣起效尤。余攜一最劣影機。連攝三幀。始隨入潮水人叢中。取道而歸。夫婚姻要事也。集團結婚大典也。又烏可不觀之。既觀之。又烏可不記之耶。

### 賞「月」的機會少了

月是宇宙間最美妙的東西。在往昔才子佳人鴛鴦蝴蝶的時代。差不離全是等到「月上柳梢」的時候。來一個「人約黃昏。」然後再用歌詠詩詞來形容。便更顯得月是最有情而最美麗的東西。神話流傳。月裏有好多故事。有舞袖翩翩的嫦娥。有舉斧伐桂的吳剛。又有那位忠於職守的搗藥大仙。充滿了風流的故實。於是乎思春不遂的青年男女們。都會望着這一丸冷月出神。呆立到玉霧優衣。還不肯走。甚致於灑下幾滴清淚。像林黛玉式的小姐們。不知道對月流過多少眼淚了呢。尤其是八月十五的秋節

到來。在我中國。無論南北各地。這個舉動就大了。人人不肯空過的。識字的人更會用詩文來形容它。來紀載它。來頌揚它。不識字的人也會在自家天井裏排下香案。菓餅香燭。叩頭相祝。一家人大大小小都高興的。對於月確有極大的信仰和擁戴。尤其是在異鄉的人。月圓人不圓。不禁自然而然的想起李白的詩。「仰面看明月。低頭思故鄉」。這迢迢長夜真夠挨過的。再想到流行民間的歌謠。「一輪明月照九州。幾人歡樂幾人愁。……」的確能使人興起許多社會不平等的感慨。

每逢月蝕到來。迷信的民衆。驚駭錯愕。甚有鳴鈺擊鐸的。說是被天狗所吞。這般小孩子舉動。提起來令人發笑。足見我國以往科學不發達。思想太偏僻簡單。又可見人民對於日月的信仰崇拜太堅固。譬如說日是太陽。月是太陰。用日來象徵男性。用月來象徵女人。賞月是極平常的事。除了中秋夜的特別光輝以外。每月望日。總是團圓的像餅一樣。才子們仿照春夜宴桃李園一般。「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飲酒作詩。該有多麼寫意。不過天下事沒有百年不散的筵席。想不到這亘古千秋的月兒。也快和我們永別了。成語有「花殘月缺」的話。但是有番缺是真缺。一缺便永不

復圓。有倫敦哈瓦斯的電報爲證。「皇家大文協會會長祁恩斯預測。月球末日將臨。行將趨近危險區域。裂成兩半或分爲小月八個。以至極多數……」這話果然應驗。那麼不好了。我們看月的機會一天比一天少了。等到月球碎後。七零八落的像死美人一般。還有什麼可賞鑑的呢。寄語天下人。不要放棄這最後的賞月機會。月球一碎。就不能再圓起來了。這却於廢除舊歷大有好處。因爲十五日不圓。便失掉一個很大的標準。

## 閑話牙牌

閑話不可多說。多說則買禍。易君左之閑話揚州。幾罹囹圄之災。易水之閑話皇帝。新生週刊因而停刊。筆者無三頭六臂。少銅筋鐵骨。敢閑話耶。今僅閑話牙牌。夫牙牌者靜物也。玩物也。雖話之不當。諒牙牌不能起訴。於是放心大胆而閑話之矣。今日之賭場中。有推牌九者。其所用之烏木牌。點數式樣。完全與牙牌同。牙牌本閩人清玩。日長倦繡。用以消磨清晝者。「牧豬閑話」筆記中載。「牌以象牙及骨角雕爲

長方形。一面刻點數。一至六上下重之。共三十六張。張潮混同天牌譜。謂創至宋司馬溫公。正字通以爲宋宣和二年所設。宋高時始頒行天下云。牌中以爲三六點者爲至尊。至尊下。天牌爲首。地牌次之。人牌居三。我牌居四。每牌各一對。我牌之下。則長牌三副。短牌四副。長者喻君子。短者喻小人。短牌多長牌一對。寓意爲小人長道也。牌之外有點四對。以九配天。陽數也。以八配地。陰數也。以七配人。以五配我。皆陽數也。是牌止三十二張。而包羅萬象。儼然一太極。創始者真慧心哉。牙牌非賭具。古時用以占卜。其效用等於龜著。好事者沿爲天九。判作輸贏。勾心鬥角。鄉間之牧豬奴。多精此道。四人同賭。其用心之深。不下於竹城雀戰也。賭場中之牌九。以點數多少判輸贏。九點爲最大。閉十反點爲小點。惟以金錢作孤注。毫無意義。爲賭道中之下流者。噫。數典忘祖。凡事皆然。觀牙牌之沿革。可以悟矣。

### 國產硬性影片的缺乏

藝術和娛樂。是隨着時代潮流而變遷邁進的。所以作風要時時刻刻在更變着。關

於文藝。蝴蝶鴛鴦派的呻吟文字。早已過去。「雪恨淚史」「玉梨魂」式的佳人才子。在許多數讀書者的腦膜裏。漸漸的磨滅了。進一步言。張資平的多角戀愛式小說。又何嘗不在淘汰以內呢。於是有硬性小說的產生。其主要點。在對於人心的刺激。如今且說到國產影壇。自「西遊記」「火燒紅蓮寺」。邁進到。「春蠶」「女性的吶喊」「城市之夜」……等。似乎比較的進步了。聯華出品「人道」。是較比有硬性的。但是得到的批評。不見得盡佳。「姊妹花」裏。大寶二寶。窮富的對照。似乎合於婦女心理的直接刺激。是意外的成功了。而「再生花」的狗尾蛇足。反足影響了前半部的美點。像「續西廂」一樣的失敗了。硬性影片的不易產出。一半由於影業本身的不肯向上。一半也由於當局之限制太嚴。每部劇本的檢查不是認為辱國。就是認為害世。刪裁得失掉原意。毀壞了本來面目。試想泰西影界。就不受道等兩重限制。如「亡命者」影片。由穆羅保尼主演。描寫法律之酷虐不人道。淋漓盡致。假使中國出產一部這樣片子。必定要遭司法嚴厲指摘的。千不怨。萬不怨。國人之護短心理太深厚。處事祇有盲目的認識。而缺乏大體的了解。於是「蛇蝎美人」影片出。引起汽車夫們的



公憤。「新女性」影片出。引起滬上新聞界的非議。其實呢。誰敢保得定誰幹的行業中全是好人而沒一個敗類。由護短心的普遍。硬性影片在中國是不易多量產出了。因為牽扯到那一界不好。便要受焚片道歉的處分的。

### 冤枉煞了關漢卿

元人關漢卿。號已齋叟。官太醫院尹。以太和正音譜。創為雜劇。都六十餘種。惜多散佚。續西廂四折。即出其手。但遭金聖嘆之醜詆。開首即評曰。「此續西廂記四篇。不知出何人之手。聖嘆本不欲更錄。特恐海內逐臭之夫。不忘羶蕪。猶混絃管。因與明白指出之。人即愛好。何至向西施顰眉。人即多財。何至向海龍王比寶。人即予聖。何至向孔子徐步。人即慢上。何至向釋迦牟尼呵呵大笑。乃今世間又偏多此一輩人。可怪也。」閱此可見其成見太深。對西廂續作。毫無原諒。漢卿之雜劇。膾炙人口。由來已久。在中國文學歷史上極有價值。絕不能因其所續西廂四折被聖嘆醜詆。而抹煞其固有特點。聖嘆又屢責續西廂之合唱體裁為非。殊不知西廂記是北

曲。用獨唱制。關漢卿之雜劇則係合唱制。宜乎前後迥別。再進一步論。關作續西廂四折。原是自成一家。並未思續紹西廂記之後。觀其劇名爲「張君瑞慶團圓。」可想而知。特後人附會。轉載於王實甫正西廂之後耳。且漢卿之作雜劇也。原爲進呈娛聖。由內庭先演。而後傳播民間。故其取材不外民俗歷史。三國劇如西蜀夢。單刀會。決獄劇如魯齋郎。寶娥冤。緋衣夢。皆摭拾現成故事而爲之。是則續西廂四則。亦具有同一性質。在漢卿心目中爲雜劇。在聖嘆心目中則爲狗尾續貂也。「張君瑞慶團圓」曲本原文。與刊附五才子書後之續西廂四折略有出入。亦多刪改。其最顯明者。榮歸末段。太平令下。清江引前。原有錦上花一闕。原文曰。「四海無虞。皆稱臣庶。諸國來朝。萬歲山呼。行邁羲軒。德過舜禹。聖策神機。仁文義武。朝中宰相賢。天下庶民富。萬里河清。五穀成熟。戶戶安居。處處樂土。鳳凰來儀。麒麟屢出。」皆爲頌聖之作。續西廂全內刪除。似此種種。可證明該劇爲順從上意而作。豈漢卿有意向西施顰眉。向孔子徐步哉。謹爲辯誣如上。以折聖嘆之非。

### 巫雲巖鎖洞房春

前閱某報。載有奇異珍聞一則。其標題曰。「洞房花燭夜。新夫婦同時畢命。」又謄以小題曰。「方期顛鸞倒鳳。露滴牡丹開。孰意桃源路寫。漁人渡迷津。」怪而閱其究竟。內敘述清苑居民吳捷三之子吳虛才。娶同邑鄒德貴之女鄒小英爲室。於一月才五日完婚。洞房春滿。雲鎖陽台。好速方諧。眞如漆膠。雙雙大體。難以分離。經虛才之母發覺。商得兒媳同意。昇至絲羅醫院求醫。據醫士孟廣仁云。此症屬於陰陽相尅。兩者祇能活一。嗣以乾坤兩宅。均不願自蒙犧牲。乃又雙雙拾回。延至翌日午後。同爲並命之鴛鴦。共作待闕之鸞鳳矣。此等事蹟。余在東北時。亦一聞及。誠人道之異數。乾坤之遽變也。余非生理學家。對茲事疑莫能釋。以意揣之。必女方之內部結構異常。春思撩亂。自行嚮鎖。玉關驟閉。漁父興嗟。醫者倘或施以麻醉劑。鬆弛其神經。或有補救。亦未可知。凡未婚男女。在破題兒第一遭前。爲預防事先計。最好赴醫院檢查性部。倘具異常病態。則切勿輕於嘗試。生命攸關。後嗣所繫。豈容

視同泛常耶。友人劉君鍾芳。山左故城人。嘗言其同鄉邢某。家富庶。擁良田數百頃。爲一鄉首戶。年方而立。十續鸞膠。蓋因邢生異稟。胯下物長尺有咫。故每當洞房之夕。天色未曙。海濼先萎。賀客在門。翻爲弔客。以故無敢以女妻之者。邢亦以傷害無辜處女太多。清心寡慾。閉門思過。願以鰥魚終其身。噫。天地之大。誠無奇而不具。若邢某者。卽古之敖曹膠毒。亦當同拜下風音。誠恐蒲松齡知之。亦必曰。「榜門驅狐。可以爲業。」

### 伉儷分合話灶神

世風雖不古。神道猶難廢。在此飛機大砲坦克車之現代。而事實上矛盾之點。隨時隨地。可以覩見。洋樓與草房爭輝。高跟與纏足一色。在都市中。恆其四美而並二難焉。其他勿論。卽以夏曆春節難廢一事言。亦可覩人心之向背矣。卽如嶄露頭角之新生活訓條。亦首以禮。義。廉。恥。爲經。以此例彼。餘可知焉。爆竹千聲。桃符萬戶。舊年風味。的堪想象。而尤以各種神祇之供養。大家小戶。胥不能免。最普遍

者。乃是竈神。昨爲送灶之夕。焚紙馬。供糖果。兒童輩亦爲之活躍。惟關內關外。江南江北。以水土之互異。風尚微有不同耳。入境問俗。確爲閱歷之談。風行關外之灶神像。例爲伉儷並坐。俗稱爲「灶王爺。灶王奶奶。」千篇一律。無甚差異。送灶之夕。焚此圖像。謂之「昇天」。除夕又供新像。則僉謂「灶神由天上歸來矣」。此種迷信胡說。本屬不值一笑。但鄉愚夫婦。則奉祀不衰。視爲固然。宛如真有個灶王爺在。自辛未藩變後。余愴惶入關。在平津卒歲。知土着民衆。佞神之習。不弱於關外。惟灶神像則分兩種。一爲伉儷合影。一爲灶王獨像。怪而詢人。據答曰。「獨坐灶神。商舖供之。蓋以室無婦女。廚中出入盡男子。恐灶王奶奶不方便耳」。余聞之失聲而笑。豈灶王爺亦有抱獨身主義者。而甘心度鰥棍生活。拚着自己淒清耶。在關外之商號廚房。多有貼男女裸抱之春畫者。美其名者「避火圖」。謂可免走水之警。噫。兩個妖精打架。慾念如焚。只能引火。焉能避火。荒唐極矣。無稽極矣。此與灶王不帶家眷。同一可笑。爰信筆記之。以博讀者粲然。

## 復活的丁香（電影本事）

在北平西山的一家公寓裏。十五號房間內住着一位少婦。她的名字叫丁香。她是一個絕代美人。她是一個下堂妾。手中擁有很厚的私蓄。她的出身。是個有智識的高中畢業生。因受虛榮的誘惑。嫁與「炙手可熱」的紅政客作妾。結果是嘗受盡了出賣靈魂的苦痛。不得已而下堂求去。繼而又受到許多男性的欺騙。她灰心了。她覺悟了。爲躲着那羣包圍者的視線。悄悄的住在西山這家小公寓裏。十五號房間的對門。是二十三號。裏面住着一位一十四五歲的青年男子。他的過去。曾受過摩登女性的欺騙。於情場失意後。又遭受到惡社會的不容。他抱有澄清現代的決心。他努力於文字的創造。倚恃賣稿爲生計。他的名字叫徐慎。因厭倦都市的罪惡現實。乃長期的住在西山這家小公寓裏。丁香是享受慣了貴族生活的。雖然居住在這美麗的自然懷抱下。但仍然是要十二點鐘起牀。女僕手脚不停的服侍着她。她總要把髮燙得彎彎蓬蓬的。每日化粧的工夫。要占去兩小時。在用過點心後。換上裹胸露肘的長旗袍。登着高跟皮鞋。

渾身珠光寶氣的。出門去遊玩嬉戲。在晚上歸來。悶了時便開唱片。獨人跳舞。或哼着梅蘭芳派的小嗓。大唱其「大真外傳」。必到夜一點鐘才能睡下。那青年徐慎的生活紀律。恰與丁香成反比例。清晨六點鐘起床。跑到樹林去吸新鮮空氣。打拳。練習國術。在山徑上跑步。早飯後。便關上門開始著作。著作到相當的字數後。便出去作戶外運動。自己屋中的設備。總是潔靜有秩序。沒有文具滿桌紛亂的時候。有一次他從外面回來。恰好迎着丁香出去。他不禁向她下個注目禮。繼而很感慨的說。「可惜她也是個沒有靈魂的女人。」丁香自與徐慎正面接觸後。彷彿被他偉大的力吸引住。同時接受了他那「沒有靈魂」的批評。心裏又很覺氣惱。在這天夜晚。她失眠到天明。這個奇異青年的影子。總是在他腦子裏盤旋。她時刻注意找機會去接近他。遣女僕去向他借書。於還書時。夾入一幅玫瑰色的紙條。詢問她自己沒有靈魂的理由。繼而接着許慎的答覆。使她發出平生未有的覺悟。數日後。丁香已辭去女僕。每日親自動手做些小事件。髮也直了。高跟鞋脫下來。脂粉一概屏除。穿上布質的素衣服。於是徐慎也另眼看待她。兩人竟成了膩友。丁香也在努力矯正自己的貴族習氣。在西山名勝

的水濱。柳絲蕩蕩披拂下。徐慎和丁香在互談各自的過去。許多可泣可歌的經歷。又一一出現於眼底。兩個人的友誼。竟昇入另外的一層了。

一月後。西山公寓。失掉兩位男女旅客。北平附郭的一個村莊。却來了一雙典型男女。半工半讀的學校成立起來。村莊裏的文盲日益減少了。原來是丁香拿出體己錢來辦的。一切肇畫。都是徐慎的設計。同時丁香想起二次被驅的舊事。一個男子爲着貪慕她的私蓄而求愛。存有叵測心腸。幸而在無心中發覺他的毒計。否則如魚上鉤。前途真不堪設想矣。肯拿出私蓄作公益事業。這是她的偉大。這一天。她在北平市上。遇着一位闊女友。生拖活曳的拉去參加她家的宴會。在燈紅酒綠的華麗局面下。這許多妖媚的女客們。陪着油滑的男客們攀談。因爲丁香衣飾樸素。竟引起他們的鄙視。有幾個舊識男女。以爲她是窮了。都扭轉頭裝做不認識。於是女主人也掃興了。後悔不該把她拉來。替自己丟臉面。她在荆棘氛圍裏勉強支持着。覺得難再忍受下去。便不辭而別的溜出門去。丁香和徐慎。此時覺得彼此有求愛的需要了。但又彼此都羞於啓齒。在這花明柳媚的溪頭。鳥語啾啾。助人興趣。徐慎特爲丁香作歌。歌



名「復活的丁香」。慶祝她新生的靈魂前途勝利。丁香聽了這雄壯的歌聲。不禁沉醉在徐慎的懷抱中了。

###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記得洪秀全定鼎南京時。會開過女科。取巾幗之士。試題是「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結果爲傅蔭祥女士掄元。這也是算得在歷史上爲婦女吐氣的一頁紀載。妙在試題獨拈此一句。於是我也聯帶的想起「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話來作題目了。本來女性是女性。男性是男性。不是一樣的人。兩性間的鴻溝難免相距太深。男性拿男性的心理去推測女性。女性拿女性的心理來推測男性。是同樣的大錯誤。做人本不是一樁容易事。人類需要彼此諒解。尤其是異性之間。要設法減少隔膜。「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固然是女性的心理上的弱點。覺悟的女性。要自己矯正此種習氣。但男子也要體諒。須知這是女性獨有的一種特異表情。是值得追尋其中滋味的。同樣男子的剛燥暴戾。也不是好習慣。在男性本身。自己也要設法克制的。再者。也不能將一部份女

性的心理去代表全體。女性中很多剛果決斷。勝過男子的。不一定全是「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者。我最反對一種主觀偏護的人。他們假如認定女性不好。便說女性中一個好人也沒有。我每逢遇到這種人。總有敬鬼神而遠之。也犯不上發火性去和他們辯論。

### 「紅樓夢」真本問題的商榷

偶讀劉大杰先生的「寒鴉集」。在「紅樓夢新談」一文中、引起我不少趣味。尤其是就中的第八段。「紅樓夢的版本問題」。大約歸納爲三種。第一種程本。已流行坊間。帶太平閑人評。大某山民評。護花主人評者。就是程本。也有一種抄程本。流傳在市面。訛誤重重。不堪卒觀。第二種戚本。是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的本子。內容和一百二十回本子的前八十回。并無多大差異。劉大杰先生說的很對。「牠是很晚的抄本。決不是原本了。」關於第三種真本。劉大杰所引證的蔣瑞藻小說考證。「紅樓夢自百回以後。脫枝失節。終非一人手筆。載君誠甫。曾見一舊時真本。八十回以後。皆不與今同。榮齋籍沒後。均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爲家。

至淪爲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爲乞丐。後乃與寶玉仍成夫婦。……」不但我個人相信紅樓夢是另有真本。大概海內有見識的明哲們。都肯相信的。高鶚補作的四十回。我不敢斷定不是從八十一回起截然而補的。高鶚既對未成完璧的紅樓夢。抱有續足一百二十回的成見。當然要貫徹自己的理想。而把原有的尾巴去掉。甚致連以前的八十回。都要逐段加以糾正的。要說曹雪芹恰恰是作到八十回就死了。天地間沒有這樣滑稽的巧事。但依我想。若像真本所說的結果。止不過描寫炎涼而已。反成功不了一部言情的大悲劇。高蘭墅的續筆。確有超過曹雪芹的地方。他的才氣也高在雪芹以上。這是我敢斷言的。

### 言行未必一致

十年來的人情閱歷。經驗得來的一句話。就是「言行未必一致」。記得我會親眼看見一個人。說話總是張口人道。閉口人道。閉口人道。人道。人道。講得山響。趕到他出門訪友。却是不肯步行。僱輛人力車子乘着。嫌車夫拉得慢。不住的把手杖向車夫背上

敲。他這時又忘記人道了。最有趣的是。他會到最下層的娼寮去實行下層工作。擇未成年年的粗陋雜妓去洩慾。事被我的僕人偵知。轉告不佞。不佞爲之狂笑不已。喜得是捉住了「言行未必一致」證據。今年又遇着一位老鄉。他也是個「言行未必一致」家。他對我講。「我是禁慾派。獨身四載了。夫妻之間。也斷了四十八個月的房事。所以我現在精神如此飽滿。面色如此紅鮮……」。當時我也信以爲真。不料在說這話的半月後。他竟夜不歸宿。經我下一番偵探工夫。知道他是在裕德里挑了一個紅妓女。鸞顛鳳倒。已非一次了。又見過一位痛罵吸白面爲無恥的人。他說。「白面這種東西。最毒不過。居然有人敢吸牠。此物一吸必死。身未死而心先死。人格喪失。廉恥丟盡。男盜而女娼。都是吸白面的下場……」我聞此侃侃大論。對此人很恭維。贊服到五體投地。後來有朋友轉告我。說那話的人。他正吸那個。每天非一塊錢不能過癮。現在經他的家族強制戒除。送在醫院裏戒煙。這兩天癮毒發作。病勢沉重。正在生死交關呢。

## 英雄難過美人關

以男性為主體的世界。嬌媚的女人們。我男性們爭奪角逐的對象。所以古往今來。越是英雄名將。他們越是加倍的好色。在皇姑屯遇難昇天的黑督吳俊陞將軍。他給人寫對聯。總好寫。「醉握美人腕。醒掌天下權。」或是。「從來名將愛良馬。自古英雄惜美人。」讀此聯可以想像美人能顛倒男子的偉大魔力了。自古帝王因貪色而亡國的。如夏桀之與妹喜。殷紂之與妲己。周幽之與褒姒。以下類於此者更多。不勝枚舉了。她們的一顰一笑。能令男子漢魄散魂消。有若干叱咤風雲的將軍。在脂粉隊裏就被擺佈得失掉尊嚴。看派拉蒙的「羅宮春色」影片。馬克斯將軍甘爲一個弱女殉身於獅口。可見無論中西國人。男性對女色是一樣的崇拜。於是性慾的高潮。漫瀾了全世界。花嬌柳媚。佈成羅網。娼妓制度。風行各地。試看那般賣笑的女子們。用脂粉綺羅裝裹得曼妙無雙。從頭至腳。無一處不是銷魂的資料。於是男性們不待近身。早已先被脂粉香氣薰得迷醉。幻想到玉體橫陳半推半就的情景。真要銷蝕盡他們的生命

了。豈不知樂極悲生。娼妓因接客太多。十中八九是有梅毒的。於是春風一度後。將惡症招上身體。再休想討個乾淨。毒菌傳遍身體。潰爛到頭面上。受盡苦痛而性命不保。豈不冤哉。青年人性慾正在狂熾。倘一誤入歧途。則前途的危險。不言而喻。俗語云。「英雄難過美人關。」這話的確有意識。

## 一夜夫妻百日恩

戀愛的目的和歸宿。就是結婚。所以有人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不過在結婚墳墓中的男女。雙宿雙飛。是快樂的。不像長眠人那樣死寂。但也有時夫婦反起目來。打打鬧鬧。一個氣的不得了。一個哭的不得了。你分枕頭。我分鋪蓋。拚着誰不和誰說話。待不到一夜。他們小倆口也說不上是誰先服軟了。居然又湊合到一塊。這裏有許多是「性感」魔力。記得有一個笑話。說是。「有兩個新結婚的男女。恩愛太重。形影不離。兩個人商議說。我們一個是張姓男。一個是王姓女。居然能碰到一塊作夫妻。飲水思源。這全是作媒人的好處。我們要供奉他。以報此恩。於是畫了媒人

的一張小像。晨昏三鞠躬早晚一爐香的供起來。後來不幸夫妻又反目了。兩口子總是拌嘴吵架。男的有時在氣頭上還賞女的幾個鍋貼。女的披頭散髮的號起來。衝着媒人小像大罵。要不是你這老該殺的把我們撮合到一處。我今天能受這樣的苦嗎。於是拿針將媒人肖像的眼睛戳瞎。隔上兩天。夫妻又好了。女的得了男的恩愛。又向媒人肖像請罪。用纖手撫摩用針戳壞的痕跡。後來女的生孩子了。臨產之時。肚子痛的不得了。又把媒人罵了一頓。趕到生下之後。小孩子很可愛。一口一個寶寶的叫。又感謝起媒人來。向媒人小像念佛。大孩子不到幾歲。小孩子又繼續降生。三兩個圍在膝下吵。拉屎撒尿。不得消停。女的煩極了。把媒人小像撕下來。扯得紛紛碎碎。給娃子們擦屎了。這是作媒人的最後報酬。」以上一段。雖然是笑話。却也很有寓意。描摹夫妻間性愛的轉變。很有一番天經地義的道理在內。我記得一句俗語。「一夜夫妻百日恩」。表示男女間肉體的結合。其維繫力。勝過精神感應的縹渺。在鼓詞書裏。每當夫婦有一個反面無情時。那一個便哀求說。「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魚情看水情」妙在魚水二字。將夫妻整個的性生活。烘托出來了。

## 這是都市常有的事

(一)

在深秋一天的晌午。□埠×租界牆子河岸。黑鴉鴉的圍着一羣人。都在低着頭瞧一件東西。顯露在地面上。一個鮮血斑斑的蒲包裏。裝着一具剛產生的嬰孩屍。臍帶連着胎盤。還未會斷呢。雖然血腥氣溢入觀衆的觸覺。但是觀衆的脚跟被好奇心吸引住。都在玩味不夠的鑑賞着。

『眞作孽。這一定是私生子。』

『這還用說。這孩子一定是姑娘養的。不然。誰捨得拐呢。盼孩兒的。年年到天后宮去拴娃娃。盼得眼藍都不來呢。』

『這小小孩子。纔離血胞。就被捏死。多麼冤枉啊。』

『私生子的娘。都是這樣天生辣手。』

看熱鬧的觀衆。在紛紛議論。湊成許多談料。



崗捕走過來看見。一面在趕閑人。一面指揮着人力車夫動手。將這具嬰屍。連蒲包兒。投入路旁垃圾箱的深處。於是觀衆很掃興的散了。露出一片光地面。除了存留着許多人的足跡外。還有從蒲包裏滲漏到地面的幾滴血痕。

嬰屍被層層垃圾遮蔽了。第二日且被垃圾車載走。

(二)

約摸在十幾個月前。

在□□影院的最後排。電影開映後的黑暗中。兩個青年男女肩靠肩頭頂頭很親密的併坐着。銀幕上映出的事蹟。他們完全不會記憶。祇低聲細語的在甜蜜的問答着。

「雲。親愛的雲。到今日還不允許我嗎。」

「不。文哥。我還是盼望先宣佈定婚吧。」

「噢。原來你愛我都是假的。」

「你們男子真可惡。不允許□□。愛就變成假的。」

「……………」

在電影休息前。這一雙青年男女的寶貴光陰。全消耗在甜言蜜語的另一種問題商討中了。電影休息以後。一個穿着斬新西服的青年男子和一個披着薄外套的摩登女郎挽着臂走出去了。

□□飯店的西餐部。時常發覺這雙伉儷來吃大菜。侍役在換菜的一剎那間。常窺見這雙男女互相擁抱着的肉麻表演。

同時。□□飯店三樓。也時常發現這雙伉儷來開房間。每次來都有兩小時以上的盤桓。在臨走時。女人的狼籍殘粧。都在洗掉了而重新撲上脂粉。描上眉毛。點上口紅。頭髮在重經梳掠後。依舊是很有紀律的波浪式的彎曲着。

她大概是允許他的要求了吧。

(11)

在最近的幾個月。秀雲小姐的肚皮早已不服約束。絲毫不客氣的突出來。她且羞且憤而且着慌。她怕見同學的姊妹。她躲在家裏不敢出門。她雪片似的給彥文寫告急書信。竟得不到隻字回覆。

她的面容黃得蠟一般的缺乏色澤。而且由圓月形變成尖瘦。她在咒詛彥文。咬着牙齒深恨。恨他不該欺騙她。但已經遲了。有時在夢裏得着好領域。自己面上蒙着薄薄的一層絳紗。手中抱着一簇紅紫紛披的鮮花。已經作新嫁娘了。那個穿着簇新禮服的新郎正是彥文。兩位美麗的伴娘。都是自己的同學。她這時心裏的快樂與精神上的獲得。不啻一個女后在舉行加冕典禮。覺得世界上的一切。沒有再比這個偉大的了。撒手便逝的美麗甜夢。不過一剎那的安慰。在醒覺後感到一場空虛。而且要照例的要作胎阻的嘔吐。

依了母親的計劃。爲躲避外人的耳目。藏在家裏靜養。不容外人見面。祇說是已經到杭州療養肺病去了。躲在一間陰暗的邃室裏。一天一天的等待時日的到臨。

果然在深秋的一個晚上。在母親的照護下。肚子痛一陣緊似一陣了。在呱呱聲中。認識清楚了所分娩的是個男嬰孩。而且體格很肥胖。

當母親的手交叉在嬰兒的頸項時。秀雲的四肢發生驚顫。俯着身用手蒙目。週身一陣血液上攻。已經昏迷得人事不知了……。

## 遊街

一

「老張。快出去看熱鬧吧。女賭犯遊街。一個老太婆。兩個小媳婦。一個十七八的大姑娘。羞得低着頭。小臉紅撲撲的。」

張秉生得着同伴小劉的招呼。——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因為犯賭。被警察綁了遊街。那個大姑娘犯賭遊街——引誘動他的好奇心。同時已遙遙聽着街心鑼響。他也來不及戴帽子。牽着小劉的手。飛步跑出街門。

大街上的便道旁。已經黑鴉鴉的站滿了人。

張秉生冒着一頭熱汗。由人叢中鑽到最前排。大瞪着兩眼向街心望。

在五六個警察的行列中夾雜着的臂上拴着繩子綁成一串的四個年紀不同的婦女。就是所謂遊街的女賭犯。

潮水似的觀衆。像護衛一般。隨在女賭犯的後面。一程一程的向前趕。都抱着

「看不夠」的勇氣。任憑察警鞭打也不肯稍退。

乘生用鋒利的眼睛。注射到四個女犯的身上。

頭一個女賭犯是老太婆。年紀在五十以內。身穿舊藍布長衣。蒼白的瘦面。帶着不服氣的倔強。手裏提着一面小銅鑼。另一隻手拿着樺兒。

「老婆子。敲啊。」一個警察在催促她。

零落的鑼聲。毫無紀律的響起來。

中間的兩個女賭犯。都是二十上下歲的少婦。一個穿深藍色衣服的。低着頭。紅着臉。像個老老實實的過家婦道。另一個穿天藍色衣服的少婦。揚着臉向兩側隨着看熱鬧的人羣丟眼風。從塗粉施朱的臉上表示出一種「滿不在乎」的神氣。

「看吧。隨便看。犯賭是姑奶奶露臉的事。」

她很得意的向兩旁觀衆說。人羣中也立時的報了她一聲「好」。

最末後的一個。就是那位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了。墨一般的黑髮。梳成一條大辮子垂在腦後。雖然身穿樸樸素素的布衣。却絲毫掩蔽不住她的處女之美。她的頭垂到腔

子裏。「羞」佔據了她的整個的心房。

張秉生一看見她的身影。嚇得心裏突的一跳。覺得脊骨發麻。頭上的熱汗珠也停止滾落了。他竟像瘋狂一般。摔脫了牽着小劉的手。三脚兩步跑到她的身旁。躬下身仔細去望她的嬌臉。

他癡呆得像失掉了魂魄。警察已把他推開了。女賭犯們已走開一丈遠。他雖像石像一般的呆立。但終於被潮水價的人衆擁倒。

觀衆都在交頭接耳的議論。因為遊街的賭犯是女人。便無條件的參入猥褻的批評。一位白鬍鬚的老者。自負閱歷宏富的向衆人講。「在大清光緒年間。我看見過謀害親夫的女犯遊街。她是騎着木驢……」

小劉很惶急的在羣衆的脚下將秉生救護起來。

## 二

許伯伯。含着一桿大烟袋。有滋有味的吸高梁菸。坐在秉生家的椅子上。和秉生的父親對面講話。爲着訂婚的事。特意着秉生從舖子裏請一日假回來。

『孩子。這段親事我是願意的了。你呢。』

『爸爸。我要親自看看鄭家姑娘的模樣美不美。』

許三伯伯把大烟袋從口裏拔出來。然後緩過一口氣說。『孩子家太胡鬧了。三伯伯幾時撒過謊。包管鄭家姑娘是個美人。頭髮黑黑的。十指光光的。脚也不大。身量也不矮。大豹子眼睛。一笑兩酒渦。你還有什麼不趁心的。孩子家不怕羞。還要親眼看呢。如今晚的年月真變了。青年人都講什麼自由。在早先我們小時候。一聽媒人來到家。早避貓鼠似的躲起來…………』

秉生不待他的說完。早已不耐煩了。便咕嘟着嘴說。『許伯伯少說閑話。不許我看我不允這段親事。』

許三伯伯拗不過他的皮氣。便答應第二天晌午在他家裏和鄭家姑娘打個對面。他在這天夜晚。覺都睡不熟了。心裏抱着很大希望般的玄想着。閉上眼似有一個頭髮黑黑的。十指尖尖的。脚也不大。身量也不矮。大豹子眼睛。一笑兩酒渦的美貌處女站在面前。

第二天晌午。在許三伯伯家果然見着了鄭家姑娘。雖然不似許伯伯口中所誇的那般美貌。但却也細皮嫩肉的團團的臉兒。占中上等姿色。約摸有五分鐘的對面。秉生很滿意的離了許宅。這段婚姻也宣佈成立了。

事隔半年以後。在秉生學生意的鋪子門前經過一夥遊街女賭犯。小劉拉着去看熱鬧。最不幸的意外發現。女賭犯中那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就是秉生的未婚妻。他當時心靈上受有重大的侮辱。——好像本夫在妻的房裏撞着姦夫一樣的侮辱。他憤怒了。他氣惱了。他的週身血液像沸水一般滾起來。他曉得今天的遭逢不是做夢。

### 三

「阿菊。到乾娘家裏住幾天去吧。一個整月不見你。我在睡夢裏都想念你。」

鄭阿菊的乾娘周婆子。以老鄰居的資格。認他作乾女兒。周婆子搬家以後。兩家距離的遠了。彼此不得常見面。周婆子狠掛念乾女兒。這次來要接阿菊去住幾天。

「孩子。你乾娘這般央求你。你快答應着去吧。阿菊的娘。這們促她說。」

阿菊是個最規矩婉淑不過的好女兒。經不起乾娘和親娘的攪撥。終於依從了。隨



着周婆子分乘兩輛人力車。離開了自己家奔周乾娘家去。

兩個乾嫂嫂。笑嘻嘻的歡迎乾小姑。吃晚飯後。二嫂嫂最潑辣也最好說美。向阿菊說使她難堪的話。

「秋後就是妹妹的大喜日子到了。日後有了心上的小女婿。就該忘了嫂嫂我啦。」

「你。你不說好話。」阿菊紅着臉撇着小嘴。很生氣的樣子說。

掌燈以後。大家閑坐沒事。周婆子提議。「晚上怪悶的。鬥紙牌玩吧。」

「那好極了。阿菊妹妹一定願意。」潑辣的二嫂第一個贊成了。

不大時候。紙牌和零銅元小角票。都已預備好。周婆子和兩個兒媳婦一個乾女兒。團團圍坐的鬥起紙牌來。

阿菊總是沉默的性兒。低頭含笑。擎着手裏十六張紙牌。一聲不響的聚精會神鬥着。

「是二餅嗎。我胡。」敏捷的二嫂嫂胡了三次。

一小時以後。在五六個荷鎗警士的包圍下。捉了個一夥賭局。紙牌。銅元。角

票。都被抄去。吳巡官指揮着衆警士上綁。任憑周婆子怎樣央求。也是毫不徇情。先拴了周婆子。又繫上阿菊。

「這個小姑娘是我家來的客。請放她吧。」

「哼。放她。沒有這般容易的事。」

「姑奶奶曉得。你們這羣狗是來官報私仇了」潑辣的二嫂嫂。知道求也無益。想起前天吳巡官堵在小胡同裏調戲她曾被她痛罵的事。便也這般發揮幾句。

懦弱的大嫂。像綿羊一般無抵抗。

阿菊嚙着眼淚。哭又哭不出。生平也沒有受到這太驚嚇。昏昏的戰兢兢手足無措。

在滿巷狗吠聲中將她們四衆賭犯押送到第×警察分所。在昏夜中周婆子也不能給她的兒子通信息。只好寂寂的等待天明。周婆子是寡婦。兩個兒子都在舖子裏習商。在口埠是絲毫沒有勢力可倚恃的。

#### 四

「署長。還是重辦爲對。懲一儆百。可以消弭賭風。而且周婆子操暗娼營業。兩個兒媳婦一個乾閨女。都不是正派人。這種不良份子。一定要懲治的。」

「那末。多罰幾個款吧。」

「不妥。不妥。懲一儆百的辦法。還是遊街。」

「這夥女賭犯。果然不是正經良家嗎。」

「回署長話。卑職的調查。一定不會錯。」

「也好。罰了不打。打了不罰。就遊街吧。不許難爲她們。也不許另外再罰錢

了。」

「是。」

吳巡官含着奸巧的媚笑。鞠躬而出。得着署長的面諭。便指揮衆警士。作女賭犯遊街的準備。找好了一面小銅鑼。逼着周婆子自己敲。好表白自己是賭犯頭兒。

周婆子會給吳巡官下了一跪。願意納罰款。不願意遊街。吳巡官扳着鐵青的面孔。正顏厲色的說。「署長的命令。誰敢不照辦。怕丟醜當初就別聚賭。」周婆子的

一跪失去效力了。

「喪天良的兔羔子。因為姑奶奶它是正氣人。不受你們這羣狗的調戲。就使這種狠心來官報私仇。」潑辣的二嫂又在罵。

吳巡官很得意的押着她們四衆出第口警察分署的大門。面目上含着猶笑。剛臨到街口。好奇心感的路上行人。早已擁擠上來一大羣。

## 五

遊街後的第三天。鄭阿菊病在家裏。週身發燒發疼。頭重腳輕。立不起身。閉上眼便胡言亂語。說些。「我不是賭牌呀。我是陪乾娘玩……我怕呀。大街上的人都瞪着眼瞧我。……那是你們錯了。我是好人呀。賭牌不是我本心願意的。」

阿菊的父母慌了。請大夫診脈。又買「鎮驚丸」給她吃。鬧了五六日。方纔清醒過來。但一回到遊街的羞辱。纔粘補到一塊的心頭創痕又四分五裂的綻開了。

她隱隱約約聽着許三伯伯的談話聲音。

「張家是決定退婚了。秉生爲這個氣得病了。未過門的媳婦犯賭遊街。他們張家

的租家三代都連帶的失了光彩。決定不要你們女兒了。」

「那不是阿菊的過犯呀。事情也有個該着。親家那方面。高高手就過去啦。老伯再美言幾句。成全成全我。須知。退了婚的姑娘是不要再找婆家的。」

「不成不成。張家退婚是退定了。」

「……………」

阿菊聽得十分清楚。覺得腦中像陡被大木棒痛擊一下。立時昏暈過去。好半日纔恢復知覺。迴想到在許家和張秉生見面的時節。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小伙子。黃白色面皮。不高不矮的身材。很漂亮的……………當時又害羞又歡喜。定下了這頭姻事。也十分趁自己的心願。滿盼着秋後成婚了。誰料到意外的魔難飛來。三個小時的遊街。玷污了潔白的靈魂。毀滅了一生的幸福。摧斷了脆弱的心絃。唉。佬大世界。竟無我的生路了。未婚夫又不能原諒我。我的命運是已經固定了。她抽抽噎噎的痛哭了一半夜。

在第二天清晨。發現她已經吊死在牀頭。縊得很機密。父母在事先都未注意到。

這時解下繩子。見她舌已吐出。眼珠瞪着。週身已經僵硬冰涼。老夫婦一聲肉一聲兒的痛哭起來。

在臨裝殮的時候。許三伯伯口裏含着大烟袋。繞着棺木來回的走。口裏也不時的長嘆氣。

## 打球

「打球」算是現代最流行的運動了。有籃球。網球。足球。棒球。檯球。乒乓球。高而夫球。……種種名目。不一而足。在體育場中。爲爭一個球。雙方是興高彩烈。各抱奮勇。絲毫不肯相讓。贏得一球。歡聲雷動。每逢名將對壘。棋逢對手。球場賣起門票來。每張票一兩塊錢。而男女來賓仍是如雲而至。兩名將的一舉一動。都博得如雷掌聲。關於消遣方面的。檯球。地球。是消磨光陰的最好辦法。而且球社裏有女看案的可掬（俗謂進球場爲掬女看案。和下館子爲吃女招待。同樣意思。）迷於此道的朋友。整天不出球社屋子。和女看案玩得津津有味。（按「玩」字宜寫作「捋」字。但

因怕缺德之故。改揉爲玩！）區區在下鄙人。是個天字第一號。不喜歡運動的懶人。懶個一個月不洗一回澡。半個月不刮一回臉。所睡的牀鋪。變成了臭蟲大本營。也不想拆開收拾。這並非「掃地怕傷蟻蟻命。爲惜飛蛾紗罩燈。」實在是太懶的原故。在冬天的時節。總是和衣而眠。爲省着明天再穿。不穿不脫。多麼省事呢！閑話少說。文歸正題！像我這樣懶人。怎配下體育場呢。但也不肯示弱。平生會打過一回網球。只消招架兩小時。一條胳膊疼三天。手腕發戰戰。有一星期不能拿筆寫字。我說。糟了。我是憑着寫文騙錢花的。如今不能寫文字。豈不是斷了吃飯的路子。於是扔下球拍。不敢再來下回了。我自己承認我是廢物。連打球的本事都沒有。今生是命中注定。享受不着球福了。其實呢。打球一道。並非完全是舶來品。中國的古人。何嘗不善打球。連唐宋時代的帝王都喜歡這一手。唐詩有云。「闔闔千門萬戶開。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齡已老韓休死。無復明朝諫疏來。」三郎卽指當時帝王而說。帝王沉醉於打球。民間也未必不有打球嗜好者。再看施耐菴所作的第五才子書水滸傳。第一回便說那倖進的小人高俅。他是朝中四奸之一。與蔡京。童貫並駕齊驅。高俅原名高毬。因

爲他踢得一脚好氣毬。得此美名。後來發跡了。才去毛添立人。改名高倅。他交運在入了王駙馬府當差。向端王府中送玉獅子。恰巧趕上端王踢球玩。忽然一個球落在高倅身邊。他賣弄技藝。使個鴛鴦拐踢還端王。端王特別賞識他。留他在府裏作親隨。後來哲案駕崩。端王冊立爲天尊。號曰徽宗。於是高倅立時作到太尉了。以致王教頭和林教頭。因官報私仇。都吃了他的虧。而擠出梁山泊上的一百單八條好漢來。這是顯外之話。表過不提。因爲一個球字。想起這些廢話來。讀者看了。一定討厭。這不是證明中國自古有打球的技藝。踢球就彷彿現代的足球。清代宗室。還有許多喜歡玩這個的呢。目下的中國摩登密斯們。都已走出閨閣的門簾。游泳。滑冰。賽跑……種種體育技能外。球迷也很不少。養成健康的體格。毋儀天下。誠然是民族前途的幸運。可惜體育不能平民化。以致於窮人們。忙人們。懶人們。都缺乏打球的機會。這是戰場誠希望。當局注意的。

## 說國醫



常言說。「人食五穀。疾病難免」有了疾病。便需要請醫調治。所以自古時「醫」即占九流之第二流。僅次於「學子」。(註：舉子是赴考的書生。為封建時代衣冠中最上等的人物。)昔范文正公也會說。「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又可見良醫的地位。僅次於良相。良相能安邦定國。良醫能博施濟眾。因為疾病是死亡的過程。失於調治。便有生命之虞。良醫有操縱病人生死的大權。所以在社會間的地位。自然提高了。歐西各國。對於醫士更加倍注意。有科學進化的輔助。新藥品是日新月異。任何時都有新出品發現。國醫即是「漢醫」。在中國歷史上。由神農氏嘗百草。而創藥學的先河。趕到軒轅黃帝平定蚩尤之亂後。天下太平。疾病叢生。黃帝又與各名臣互相問答。研究醫學。有「黃帝內經」一部書行世。雖然真贗不可知。這總是中國醫學史上的發源了。趕到漢代。醫學昌明。長沙太守張機。字仲景。他用新理發揮內經的疑義。著成「金匱要略」及「傷寒論」二書。為醫學略放一異彩。名留百世。後人景仰。所以「漢醫」的名辭。在如今還是風行於世界。自西醫舶來。國醫大受影響。甚有主張廢除國醫的。中西之爭。成爲目下很大的問題。信仰西醫擁護西醫的。便將國醫包貶得一錢不值。這種

心理。有如同胞愛穿洋服西裝。而討厭長袍大褂一樣。便把國醫的好處一筆抹煞。加以落伍腐敗的罪名。使中國數千年的國粹喪亡。記者實在不敢同情他們。記得有這麼一個笑話。〔某留學生回國。到了家。一切都着不慣。便說。這全不如外國的好。夜晚望月。他說。月亮也不如外國的好。他父大怒。踢他一脚。他說。中國脚都不如外國脚踢得痛。他父親大怒說。〔那麼你爲何回家。不如乾脆找個外國爹去。〕雖然滑稽太甚。細琢磨起來。到很合理。記者是不大信仰西醫的。因爲我具有國醫的常識。對於普通疾病。能立方配藥。所以我本身和家人得病。都是不請教西醫的。全是由我自己開藥方醫治。我感覺到國醫有許多好處。藥價低廉。合於經濟。此其一。購藥便利。服法簡單。此其二。臨證處方。變化多端。隨時加減。不受拘束。此其三。所以我希望同胞都要具有點國醫常識。雖不能治人。却能治己。於家庭之日常生活。補助不少。但是國醫被許多敗類弄糟了。將濟世利人的本來面目遮蔽。反而利用一點小名氣。大擺其松香架子。不到時刻不肯出診。正有如「急驚風遇看慢郎中。」全不管病人怎樣急。而且大敲竹槓。出診費昂出藥價幾十倍。使貧苦病者不敢請教。這種名醫比較庸醫尤爲

可惡。我希望國醫界急速覺悟。革除這些腐敗習氣。診病處方。不但要審慎敏捷。而且需要平民化。更須時時刻刻將舊道理翻新了。西醫的長處。不妨採取。中醫的短處。急速刪除。則自然而然的能取得政府及國人的信仰。而不致於為時代的落伍品了。

## 作文與環境

作文是一種酸溜溜的事。在社會上一提到文人。便先感覺到窮氣。一般面團團的紳士。腹便便的商賈。都要望望然而遠之。這就情因社會上有一種「文閥」。由於文人的品質不齊。而發現此種應時產物。他們利用筆管當竹槓敲。利慾心大。道德念薄。自己減低了自己身價。以致被人瞧不起。有身分的人更要聞風先避。不敢沾染了。「一馬勺。壞一鍋。」好人也受了連累。於是乎文人都一錢不值了。依我想。這都不是的。我們文人本身也要自己改革。不要再蹈墮落之路。而減低自己人格。古語云。「文愈窮而愈工」。意思是說。「人當富貴環境。生活裕如。習於逸樂。便覺筆重千斤。寫文章是痛苦事。輕易不肯弄筆墨。而且富貴當前。心滿意足。也沒有什麼觀

念感觸可發表。趕到人在窮的環境裏。在精神和物質上都不滿足。覺得自己滿身是才學。而天地如此之大。竟無人肯用我。於是乎冤憤填胸。形容於詩文。筆墨之間。不工自工了。」記得古時司馬遷被處「腐刑」。困頓不堪。纔作史記。屈大夫被放逐。耿耿忠心。不見諒於楚君。才吟出離騷九歌。流傳後世。都成爲不朽之作。總而言之。過富貴環境的人。也不見得不寫文章。也有度窮環境的人。他偏自暴自棄。一篇文也不肯寫。祇要一個人對於作文感覺興趣。他在什麼環境都肯埋頭苦幹。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活一天寫一天文章。不過因環境的不同。寫出文章來也具有兩種風格。有如「島瘦郊寒」。因窮而工的文字。總缺欠一種富麗氣。那或是一個人寫出來的文章。因前後的環境格然不同。前一個環境是志不得舒。才不得展。「玉在櫝中求善價」斂於奩內待時飛。」趕到一朝得志。心廣體胖。往日的悲觀都收拾起。目前所有都是樂觀的。於是文章的風格也改了。前後如出兩人之手。最會寫文章的。我獨推贊曹公雪芹。他的大作「紅樓夢」。的確是古今絕妙文字。要富麗也有。要淒涼也有。上自世家。下至市井。無不描寫得維妙維肖。這就因爲他的環境好。當曹家的鼎盛時

代。衣錦食玉。他會當統袴哥兒。當曹家衰敗。衣食不給時。他纔縱情詩酒。埋頭著作。完成一部由熱鬧而至於衰敗的大書。將普通作家的「大團圓」俗套。完全打倒。來一個反比例。所以纔存在了創作的價格。使後代讀者。人人景仰。癖於紅樓者。瞋目一想。儼如置身榮甯府。遨遊大觀園。與寶哥兒會面。其實呢。寶玉便是雪芹的化身。他的靈魂與著作同不朽了。曹雪芹將兩種環境的感衰焦點。溶和在一部書裏行文便特別生動有力。這是環境幫助了他的文思。再有施耐菴寫水滸傳。因他身處元朝漢族被壓迫的時代。無實力來革命反抗。才撫拾「宣和遺事」作藍本。寫出宋江等一百八人的反叛朝廷。這是環境使然。趕到清代俞仲筆寫蕩寇志。筆墨固然不錯。可惜他的主見偏僻。正值草寇叛亂。毀滅了他的家鄉。他嫉寇如仇。所以才作此書。將梁山好漢二個一個收拾了。這也是環境使然。往近說一點。張恨水先生擅長描寫政海。劉雲若先生擅長描寫孽海。這就因張君是政海浮沉者。劉君是地獄過來人。環境使然。所以下筆也各有專長。有此種種作例子。可見作文與環境是有不可開交的關係的。

## 花花世界

人的腦筋和心理。是隨時變遷的。語云。「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世界上真有學到老學不了的事。譬如拿記者我自己來說。在數年前時。因為處在逆境。進一步退一步都是荆棘。對於世味感覺到非常淒涼。因為我窮。便將有錢的富人。都恨得咬牙。因為我口拙。對於嘴巧的份子。便深惡痛絕。因為我不會賭錢。所以認為八圈麻雀是將有用精神擲於無用之地。至於抽鴉片烟。嫖妓女或良家婦女。便更認為非人之事。以為自己雖然窮。却很清高。到如今想來。這種思想。純粹是錯誤。古時以酒。色。財。氣。為四戒。但會有人解釋過。席間無酒。則不成筵。世間無色。子孫何來。不去求財。如何生活。無氣亦不成男子。天下尚有何人打抱不平。……此說誠然。雖然這四字是害。但在另一面看。還很有益。正不可一筆抹煞。本來世界是熱鬧的。不能一時一刻冷靜。如果國際均等。沒強沒弱。則世界大戰。豈能重演。不是又少看一齣全武行連台大戲嗎。如果民衆不分貧富。則吾人的自強心。奮鬥

心。全都冷啦。無利不起早。如果貧富均等。社會上真寂寞得多。推至於食色各項。譬如世間無有戀愛的爭執。飯盤的攘奪。則新聞界亦受影響。豈不是沒有漂亮新聞可載了嗎。於此可見世界是冷靜不得。記得泰西有這麼一段故事。某文士因為讀書太多。思想太玄。便成了精神病。中國俗稱。謂之「魔症」。他的症候。雖然不如魔俠吉訶德那樣神經敏捷。去馳馬試劍。周遊各地。但亦不在其下。每日在室內喧叫吵鬧。一家人不得安甯。後來他竟病死了。他父親乘其死後。將所有書籍。一概焚燒。從中檢出一本日記。是他在生前親筆寫的。上寫。某日上帝派天使來找他。說是我有事要離開世界。請你代理我的職權。他欣然應允了。上帝走後。他便開始代行造物權威。覺得世界是太複雜紛亂了。有澈底改革的必要。他先把氣候改了。一年中總過春天。也沒有夏。也沒有冬。又把空氣改了。人們吸空氣可以不餓。又同時停止了男女的生殖。所有的世人全長生不死……這麼一來。世界就肅靜了。一切的爭執都沒有了。他很滿意。趕到上帝回來一看。連說。壞了。壞了。這樣的世界。太單調。太死版。須知世界是一台戲。沒有戰爭。便沒武戲看。沒有情慾。便沒花衫戲看。戲不成

戲。世界也不成世界了……。這段故事。和中國所謂「天以萬物爲芻狗」一樣。從物類說到人類。都是強弱並生。有懦弱的牛羊。就有凶殘的虎豹。有馴熟的鷄鴨。就有頑狠的鷹鷂。推而至於國際的不平等。人類的互相欺騙。都是一般道理。絕對不能因我一個人的不喜歡和反對。而強使世界上免了這宗。須知花花世界的原素。正是罪惡紛爭組合而成。科學的進化。正在鼓勵人類的自相殘殺。或許是造物者故意和衆生開玩笑。怕世界寂寞了。他沒有好戲看吧。

## 逛西湖

我在今年夏天。初伏時候。到上海去一次。就便又到了杭州。逛一逛西湖。同行者有吳東辰先生。韓公權先生。他們兩位也是初次逛西湖。三位一體。全是外行。路徑也生疎。缺乏嚮導。兼以言語各異。當地人說話。十句能懂六七句。還要費心去會意猜度。整個的西湖。分作兩天逛的。第一天跑山。第二天遊湖。因爲路徑不熟。走了許多冤枉的路。再說句不客氣的話。身邊帶的錢真不多。祇好一切省儉着。一出門



是連車都不坐的。換上短打扮。戴上大草笠。午前七八點鐘就出發。先由湖濱登葛嶺。去看寶叔塔。一氣上了二百單七級石磴。累得我們汗如雨出。坐在塔下休息。花一毛錢買個西瓜吃。吃完了瓜。方纔清爽些。我們是步行。還如此吃力。人家挑西瓜上山的人。怎麼走來呢？保叔塔是經重修好幾遍了。塔下立有新碑碣。塔的本名叫「寶石塔」。被人叫白了。都叫做「保叔塔」。我們三人從此到葛嶺。可惜放棄了大佛寺。沒有去看。葛嶺上有初陽台。內中石壁上。刻有葛仙翁像。山上來鳳亭前。有一塊橢圓形的大石頭。是活的浮攔在一塊山石上。但是如生根一般。百十人推不動他。吳東辰君看着有趣。爬上去坐着。求我給他攝個影兒。離開這裏。下了山。轉幾個彎子就來在紫雲洞。進在洞裏。涼爽的很。和外邊截然不同。成了兩個世界。出紫雲洞。至金鼓洞。看洞老道帶賣汽水。看起來出家人也會做買賣呀。我們嘗幾盃洞裏的天然流水。果然甜美。出此洞後又來黃龍洞。廟宇修得很齊整。洞中之水。其涼澈骨。洞前怪石一座。上面刊「有龍則靈」四字。黃龍洞後山上。有臥雲洞。玉泉殿。景緻很好。我們離開這裏再赴玉泉。玉泉的魚。是真漂亮。在「魚樂園」池中。錦鱗游泳。長

的有二三尺。重量達十數斤。有紅色的。有白色的。有金色的。有花色的。遊來遊去。真個好看。遊客投以魚食。則錦鱗上下。紛紛集中。四面的魚頭。密密排列。既而又一闕散去。此種美景。真是非身臨其境。不能道也。離開玉泉。奔靈隱寺。在寺前山洞裏的男女遊侶。坐在籐椅上品茶。又涼爽。又寫意。有如神仙生活。可惜我們是忙身子。沒有福氣嘗此滋味。靈隱寺內。廟宇宏闊。大雄寶殿裏的佛像。有四五丈高。真顯出崑崙真境。八寶莊嚴也。廟後的羅漢堂。塑了五百尊羅漢。大小同真人差不多。一個個怒目橫眉。神氣活現。這種工程。也不謂小了。由靈隱寺後向左轉。登韜光禪寺。五百多層石級。走得我們下氣不接上氣。喘吁吁的心頭發跳。韜光寺後有呂純陽的練丹台。看來也沒有什麼稀奇。我們想登北高峯。但見峯尖插雲。大概要再上九百多石級。我們的腿封饒了。祇好罷了。走下韜光。奔三天竺。因為路徑不熟的原故。忘了看飛來峯。冷泉亭。現在回想起來。猶覺後悔。三個天竺都走了。不過是些大廟。感覺到毫無意味。又誰知廟後山嶺下。古蹟甚多。如觀音坐化處。三生石。天秀岩。我們都未得細看。走馬觀花。太潦草了。我們離開天竺。夠奔龍井。迎面就是

棋盤山。我們三人咬牙切齒的作衝鋒姿勢向上幹。

從天竺到龍井。約有五里遠。但須走過一個棋盤山。前二里半。步步是上山。累得我的一顆心幾乎跳出腔子。後二里半。是下山。省勁多了。却到了兩歧之路。幸而有引路石可查看。上面刊着由右手方去。是九溪十八澗。論理說。是應該看看九溪十八澗。回頭再遊龍井。但是兩條腿不給我們作主了。祇得犧牲了九溪十八澗不看。逕往龍井進發。在山坡上遇到一個採茶的老婦。頭上戴着大草笠。赤着脚板。縛着一雙草鞋。低着頭工作得很忙。由同伴吳東辰君打着半南半北的官話。尊她一聲老太婆。問赴龍井的路線。她向前指引了。又探聽些關於茶的事。說是所採的茶。要經過炒和晒等等手續才能吃得。我們來至龍井。由一座廟堂裏繞進去。正殿裏僧道。正在作工課。一個挨着一個的排成圈子式。合掌誦經。和以木魚鐺鉦之聲。廂房裏却擺着一棹麻雀。有四個人打得正興頭。這大概是寺內的寓公們。在此清淨地打麻雀牌。真享受到雙加料的寫意。後一進便是龍井。有玲瓏的假山圍護着。龍井泉水。曲折向下流。有幾位貴族遊侶。在這裏品龍井茶。葉子是地道龍井。水也是龍井水。煮好之後。再

將水壺放在龍井泉水裏吸着。喝這半溫的茶。這真是地道滋味。我們估量着手裏帶錢有限。恐被敲竹槓。而未敢嘗此龍井風味。在這裏歇了半小時。又出發了。離龍井。沿途逛了烟霞洞。水樂洞。大仁寺內有石屋洞。洞裏牆壁上雕刻着五百羅漢。可惜當時太含糊。沒有進去觀光。這真是憾事。又跑了好幾里路。才來到虎跑寺。裏裏外外走一遍。並不甚出奇。內有濟公的坐觀。我們沒進去看。離了虎跑寺。沿汽車路走去。來至錢塘江岸。六和塔不遠矣。途中遇着好些輛自用汽車。內中載着燙髮的女人。用詫異眼光向車外瞧我們。覺得我們這樣開步走的逛法。有點太那個了。走到六和塔。天色已晚。進廟後先坐下歇喘。兩條腿累得好像不是自己的。三人中我最瘦。較比出汗少。以韓公權君為最胖。汗出如雨。衣濕如洗。我們到了塔下。見廟裏人正開飯。圍着塔根露天擺座。放着的四碗菜。都是魚肉之類。兼有婦女雜坐在內。可見六和塔好像是沒有和尚了。僅僅是在家人看廟的。論理我們應該登塔一觀。望錢塘江如指掌。往來的舟船帆檣。豁人心眸。又聽說六和塔共十三級。層層裏供着佛像。爬山越嶺。好不容易的來到了。來了而不上。該有多麼可惜。無奈我們實在是累得力盡

筋疲。這十三級六和塔。是要命也上不去。而且天色漸漸黑下來。祇得忍痛割愛。戀戀不捨的走出來。長途汽車。已經斷了。兩毛錢一輛。雇人力拉回湖濱長生路。沿路走兩屏晚鐘。淨慈寺。聽說寺內有濟公古蹟運木古井。因天晚之故。定規明天再看。在人力車上我想起天竺的一幕。向一個小女孩買玉蜀黍。又熱又香正好吃。再有韜光寺山上的天然水管。用竹竿銜接。引水上流。一瀉如注。水味的甘美。實在比都市中的自來水強。可見還是天然勝過人工。想至此處。車已停在長生橋畔。望見溪岸兩旁。有許多婦女在搥衣。我們不遑細看。逕回原處吃晚飯去了。

歇了一晚。第二天起床。八點鐘吃早飯。八點半再出發。因為昨天走路太多。兩條腿尚未歇過乏來。從聖塘路。來到「斷橋殘雪」遙望斷橋。並不如何美觀。沿湖濱登博覽會橋。迎面便是最負勝名的放鶴亭。可惜亭中被商人佔去。賣汽水賣茶。便失掉天然風致。亭後就是林和靖墳。旁邊有鶴塚。令人一見起敬。覺得有一股風雅氣候吹上滕來。孤山下的馮小青墓。宋鞠香墓。蘇小小墓。這都是歷代美人埋骨的所在。而尤以蘇小小墓為最有名。裏邊懸着匾額。對額也最多。近代一點的。有秋瑾墓。是一

位革命女先烈。埋骨湖山。英靈在九泉下也當含笑。又有宋義士武公墓。是不是水滸傳梁山泊上的武松呢。但據杭州省誌所載。好像另是一個人。離開這裏。夠奔岳廟。謁鄂王墓。粉牆上塗着「盡忠報國」四個大字。代表了武穆公的凜凜精神。秦檜等四奸黨的鐵像。跪在一旁。真個遺臭萬年。武公墳旁。配以岳公子墳。正殿塑像。高有兩丈。神采赫赫。岳廟的比鄰就是「曲院風荷。」可惜沒有過去看。又拋棄了西湖的一景。我們在岳廟前僱小船。先划近博物館前停下。博物館的内部就是古文瀾閣。風景甚佳。陳列的東西也最全。遊畢再登舟。先到湖心亭。後到三潭印月。賞玩了許多荷花。不禁想起古詩。「接天蓮葉無窮碧」來了。三潭印月的石潭椿子。共有三個。必須中秋夜才能看見月影入潭裏。船泊到「南屏晚鐘。」我們下船了。一上岸便遇見一個售杭州土物的攤子。陳列些地道天竺筷。念珠等物。看守攤子的少婦。穿着布素的衣服。却流露出天然國色。她打着半南半北的官話。向我們兜售東西。我被她的美色惑住了。祇得用掉兩毛錢買一大束天竺筷子。我真忘不下她那清秀的面貌。伶俐的口齒。到現在還於腦筋裏結篆着很清楚的印像。可見女性魔力的偉大了。南屏晚鐘和御

碑亭。對峙於淨慈寺前。我們走進淨慈寺。裏邊正在修工。便鉤奔隣院去看運木古井。經老和尚點上燈籠汲下去一照。果然有一條徑尺見方的粗木。阻在井口的一旁。都說這是濟公禪師的法力。不知道是耶？非耶？我們看了雷峯塔舊址。碎磚一堆。別無佳趣。本應下山到月下老人祠看看。又因路徑不熟。放棄了一個機會。循原路來在蘇堤頭。看過「花港觀魚。」走通了八里多長的蘇堤。堤兩邊柳絲披拂。堤中間汽車飛奔。兩邊是澄清湖水。再遠就是樓台臥影。峯巒插天了。走盡蘇堤。入白公堤。又繞到孤山。進中山公園坐憩。在山陰僻徑。遇着兩對喁喁談情的男女。足歇一個鐘頭。出園門沿路到「平湖秋月。」此地宜於秋日夜間來看。此是夏日的白晝。所以一毫雅趣沒有看出。離開這裏。又由聖塘路轉回來了。這次的路線。丟開湧金門。「柳浪聞鶯。」和幾個出名的私人莊子。都未曾逛逛。今日想起了。猶有遺珠之憾呢！

### 老夫少妻

夫妻配偶的最要條件。就是年貌必須相當。古云。「妻者齊也。」夫婦本是敵

體。互相對等。不能分出大小輕重來。但因婚姻制度的複雜。太古的野蠻習氣。仍舊流傳在民間。掠奪式婚姻。已成過去。買賣式婚姻。正在普遍。買妻的身價錢。美其名曰「財禮」。嘗見許多嫫毘子這樣說。「賺錢吧。賺上幾百塊錢好娶媳婦！」娶媳婦的話。在南方俗語。謂之討老婆。是一樣意義。這又與鄉下人賺錢買一匹驢馬何異？妻的責任。在窮人家無非是「下地煮飯上炕養兒。」而已。她們的生活。也和驢馬差不多。但在都市又不然。且有婦女利用姘漢呆吃飯。將男子屈服在裙邊。等而上之的摩登女性。男子反形成爲她們的奴隸了。我以爲世間最不平的事。就是老夫少妻。差上十歲八歲。到不算什麼。有的竟相差到二十歲以上。像四十八歲男子和十八歲女子成婚的例子多有。有人下一句刻薄字眼。說這是「老夫女妻」。意思是表示妻的年齡和女兒差不多！這也夠挖苦的了。在東北以前有過這麼一樁事。一個五十歲老者。娶個十八九歲女子爲妻。在花燭之夜的洞房裏。新娘見新郎太老。鬚髮半白。一臉摺子。討厭的很。便向他行個裝烟禮。（註：關外婦女見尊長必行裝烟禮。以長桿大烟袋裝一鍋子葉子烟。然後吸着遞上。）口中同時說：「爹呀。請抽烟吧！」



這老新郎羞得臉上一赤一白。像一瓢水澆在炭火盆上一般。也無心作交頸鴛鴦了。生一夜悶氣。第二天便退了這門婚事。將新娘送回母家。聽憑另嫁別人。新娘向他叫「爹」。他所受的戟刺太深了！貧苦人家。女兒養十幾歲。就忙着找人家。或者是送給男家作童養媳。受種種虐待。也許十三四歲就硬許配二三十歲的壯丁成婚了。在生理上人道上都說不下去。我親眼看見一個十三歲幼女嫁五十歲老翁爲妻。她白天還像小孩子似的同鄰家兒童嬉戲。晚上却要陪老頭子同眠。我當時看見心裏很覺痛切！在哈爾濱。有一某姓童養媳。年纔十二歲。就被年二十五歲的未婚夫誘奸了。在次年十三歲。她竟產生嬰兒。遠近傳爲話柄。但是她因發育未足。身體受傷。因此也得了終身難好的大病。作妾的女人。年齡總是比丈夫小到二十左右歲。續絃的女人。也大半是平齡相差到十五歲左右。我認爲這都是不很正當的。在報紙上也常見老夫少妻的新聞。結果都很糟。不是戀奸私逃。就是謀殺本夫。此等成例。隨處可見。像水滸傳上所描寫的武大郎和潘金蓮。就是很好的證據。又看「螢窗異草」小說。載有「郎十八」一段。敘述一老翁年逾花甲。娶十五歲少女爲妻。詭云前生緣分。作郎十八一歌。使侍

女向她唱。她才不討厭他了。又說。因此女前生性太妬。所以今世罰她嫁小頭子。這種渺茫因果。未免太滑稽。而無稽了。記者始終認爲夫妻年齡的相差。不可以過十歲。假若太太真比女兒還年青。則在鴛鴦枕畔。翡翠衾中。忍得心去遊巫山。興雲雨嗎？

## 女友

生於現在時代。而且年紀青青。假如你是個男性。而無女性朋友。這是多麼不漂亮的事呢。賈寶玉說過。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如果我們這團泥。總得不着水來調和。那真要乾得裂縫子了。所以沒有女友的男子。而且是獨身沒有太太。便真感覺到寂寞苦悶。在馬路上繞彎子。看着摩登女性穿着時裝在你面前走。便將兩隻賊眼。急急的緊緊釘過去。從頭上燙髮。看到脚下高跟鞋。彷彿似看這麼幾眼。就過癮了。正如成語有云。「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聊以快意。」履行實行主義家。便不惜自己人格的墮落。而到秦樓楚館裏去找趙女燕姬。春風一度。滿身輕爽。過幾

天後。可就糟了。便要到医院裏去向大夫請教。最低限度。要吃白檀油。注射九一四。症候遭上身。後悔無及。既傷德。又損身。還是君子所不爲的夠當。因爲社交不大公開的原故。結識女友。談何容易。於是乎又有登報徵求的法子。隱名埋姓。特約廣告社的某號信箱傳遞消息。登出報去。然後靜候好消息。往往成績是不見好。有許多女性指着報紙這樣說：「一定是胡調男子。找我們女性來開心。」因爲社會的一切事故太不忠實的原故。一切失了信用。登報徵求女友。結果也不會圓滿的。假設本身是個貴族少爺。紈袴公子。結識女友。太不難了。如果是在最高學府讀書。男女同學間。自然而然的互有對象。或者高呼「到中學去」的口號。和一般天真爛漫的小妹妹談戀愛。尤其是容易成交。再譬如自己的胞姊胞妹。都在讀書。把同學姐妹領到家裏來。一介紹便成了朋友。這也是個最直捷的好辦法。就苦了像記者這樣的窮措大。生在貧寒之家。自幼清苦。也受不起高深教育。半途退學後。便邁入社會漩渦裏。顧全自己的吃飯問題。甚至於還須打一家門口糧。貴族式的社會集團。參加不進去。再因混跡商場。與學校沒有來往。有此種種障礙。想結交女友。難比登天。苦悶祇好苦

悶吧。怨命好了。而且交女友不是白交的。白天看電影。晚上吃冷食。這種零花錢。差不多全要男子會鈔的。再因為吸引異性的原故。起碼條件。西服要穿。髮得舒齊整潔。纔能美觀。領帶最好是花的。頭上擦司丹康。光可鑑人。滑倒蒼蠅。臉上擦雪花精。香料。西服小口袋裏的手絹。要噴上香水。脚穿革履。又亮又美觀。式樣更要趨時。似此種種。都是非錢莫辦。尤其需要的條件。又要有錢。又要有閒。纔能和女友優哉游哉。東遊西逛。公園裏紫藤架下的長椅。正好並肩談情。一屁股坐下。談到幾個鐘頭還捨不得起身。女友要怎麼玩。你便怎麼陪着。倘或抗違愆旨。包管馬上絕交。另找別位密斯忒去了。這沒閑能辦得到嗎。女友看見街旁鋪面的窗櫺裏。陳列着美的衣料。新式高跟履。她說個愛字。男子如識相些。最好是急速掏腰包給買。這沒有錢能辦得到嗎。所以時常有青年因戀愛而荒廢公務。監守自盜。結果。不是飯盤打碎。就是幽閉鐵窗。女友則掉頭不顧。此時後悔。已晚三春。女友和男友一樣。不是不可交的。但是預先不要存下污濁念頭。要坦坦白白毫無滓渣。假使結識女友的目的。都在結婚。或者想乘機取巧。來一個先行交易。這都是要不得的壞念頭。侮人者

人恆悔之。以女性爲男性玩物者。同時自己也變成女性的玩物。而且兼奴隸職銜。爾詐我虞。甘言蜜語。結果是枉費心機。何苦來哉。

### 酒後無德

「酒」是四大戒的頭一戒。和「色」「財」「氣」三樣一般的重要。飲酒也算得一種不良的嗜好。比較紙烟還甚。常見有一些愛酒如命的人。每日飯可以不吃。酒不可不喝。實在沒錢去沽。便拿衣服去當當。一日三餐。非有酒不可。成年累月的計算起來。這筆錢不在少數。真是一種沒有意義的消耗。有人說笑談。譏笑好喝酒的朋友。「某處一老翁。酒癖太甚。喝成一身重病。親友們都勸他戒除。他也發決心說。我明天就戒除。旁人問。戒後要再喝呢。他說。我敢對你們嚙誓。我倘或戒酒後再飲。老天要報應我。小酒盃噎死。大酒缸淹死……又問。你爲什麼不今天就戒呢。他說。因爲我兒子出門未回。等他回來。我就戒酒。旁人問。你兒子那裏去了。他說。我兒子到杏花村沽酒去了……」這笑話是幾刺喝酒人萬難戒除。如今又說到「酒後無德」。

所謂無德者。就是俗語所謂之「發酒瘋。」是也！醉後大發脾氣。不是罵客。就是打人。鬧得合席不安。又有這麼一個對對的笑話。也是嘲人發酒瘋的。出聯人說。飛花雨。對對人說。發酒風。又說。點點飛花雨。又對。回回發酒風。又說。簷前點點飛花雨。又對。席上回回發酒風。最後出全對道。天地有恩。簷前點點飛花雨。最後對全對道。祖宗無德。席上回回發酒風。此聯是用堆砌體。幾個幾個字的向上加。而且對仗工穩。滑稽突梯。俗不傷雅。諛不爲虛。酒後無德。甚有因酒惹禍者。醉後膽壯。天不怕地不怕的發起瘋來。甚致於持刀動杖。動手行凶。在故鄉會鬧一酒狂。醉後引火焚燒房屋。被警察逮捕看押起來。我又有一個感屬。他在軍界任職。有一次舉行公宴。是一種犒賞酬庸的性質。大小級官職。開懷痛飲。他喝得大醉酩酊。酒膽大如斗。竟把長官痛罵。全席人都大驚失色。替他捏一把汗。長官便喝令左右將他按倒。痛打四十軍棍。臀部的肉都打脫了。打完了。他的酒也醒了。養了兩月的傷。方纔痊愈。在我的故鄉鐵嶺縣。城東龍首山。風景絕佳。山巔醉翁樓設備齊全。附設酒館。這天。有兩位青年來吃酒。本是「義比雷陳。情如管鮑」的好朋友。登樓暢敘。酒肴

羅列。喝了個東倒西歪。舌頭髮硬。醉後居然把朋友的義氣忘了。他看他不順眼。他看他別扭。他罵他是兔崽子。他罵他是王八旦。結果撕打到一處。來了個翻桌席。傢俱跌碎。菜肴和了塵土。經好多人拉開了。趕到酒醒之後。又十分後悔。陪了十幾塊錢傢俱費。才算完事。這都是耍酒瘋的好處。酒是試驗人品格的好東西。譬如這個人正直坦白。任憑喝多少也不會發脾氣的。因為他的本性是這樣。酒後也是這樣。惟有一種是非小人。鼠肚雞腸。本來就沒含蓄。經酒力一麻醉。假面具掛不住了。便吵吵鬧鬧。罵罵咧咧。本來的劣相。纖毫畢露。這種人便是酒後無德。也可以謂之祖上無德。最好是像寧國府對待焦大的辦法。拿馬糞向口裏填。他就不胡噁了！（見紅樓夢第七回）

### 終身大事

人之一生。最可紀念不忘的。要算結婚禮了。常見許多婦人。看見別個女子的婚姻盛況。便感覺到自己出嫁的婚禮太草率。心中發生許多的感慨。以為這是一輩子祇

有一回的事情。錯了機緣。總有第二婚。也是沒有這次熱鬧的了。結過婚的人。瞑目試想自己結婚時的情形。能會記憶得特別清爽。可惜在當時。本身像傀儡似的。任憑司儀人或儂相們的扶掖。東牽西扯。毫無主張。心裏也是胡胡塗塗的。茫茫然不能自主。可惜這是一剎那的工夫。轉眼就是事後了。再轉眼就出了蜜月。則又覺當時過得太快。假設能光陰多停留一會兒。讓自己儘情延挨。這好辰光。但這又是實際不能的事。在父母老人家心目中。也拿兒女的婚姻。當作終身大事。所以纔費心包辦。替兒女物色對象人物。懸出一副理想的標準來。往往是費心太過了。瓜裏挑瓜花了眼。反到弄錯了。以體結成許多怨偶。尤其是在往昔結婚離婚不大自由的時候。這「終身大事」的效力更爲顯著。勿論配得好配得不好。都要認命了。只要一定了婚結了婚。就像板上釘釘一般的牢不可拔了。於是婚姻便成了人生的一大關頭。闢得好。闢不好。都要闢一闢的。因爲夫妻是人倫之始。彼此最貼近的人。一輩子相處。感情好了。當然是美滿姻緣。倘或勉強起來。冷炭不大同爐。未來的日月長着呢。低頭不見抬頭見。將來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多。後日方長。這不是活受罪嗎？目下的婚姻制



度。離婚是較比着太容易了。同時包辦的媒妁婚姻。在都市裏也逐漸減少。青年女子們。也正在追求男友。成了公開的祕密。誰有幾個男友。姊妹們都會彼此不避諱。甚致於還有「先行交易。擇吉開張。」的好辦法。不過這是不合理的。危險性也大。常見摩登女子爲着珠胎暗結而進退維谷。更貽人以「先嘗後買」的譏笑。尤其是女子。未婚前的貞操。在我中華古國的風俗上。似乎關係很大。倘或白璧有瑕。便有千古恨一失足的危險。關於結婚的鋪張。無論中外。都是趨向於熱鬧的。下至荒島野人。於結婚時也有非常的舉動。這足以證明人類對於結婚的觀念很深。貧苦青年。每因籌不出一筆結婚費。而遲延到幾年下去。結不成婚。終不肯省錢省事。潦潦草草的辦。現在因爲「不景氣」高潮狂捲之下。各地盛行集團結婚。又省錢。又冠冕。童養媳的婚禮。較比最潦草。幼年小齡。來到夫家。給公婆磕三個頭。就算婆家的人了。因爲吃一口半飽不飽的飯。便要終日像牛馬一樣的工作。受種種虐待。趕到十四五歲。不等身體發育成熟。就舉行圓房禮了。夫妻二人。在灶神座前磕過頭。便算婚禮完成。童養媳的夫婦年齡。大半懸殊。男的大女的七八歲而上。而婚禮又這樣潦草。婦女們的簡單思想。便

歸罪的命運。說是她命苦。生在窮家。才給人作童養媳。挨打受罵。一輩子沒出頭日子。我又常見都市裏的富貴之家。對於兒女的婚嫁。採取半新式。半舊式。而且太浪費了。賠嫁的粧奩物飾。多至百數十拾。這純粹是乘着婚嫁機會來賣弄自己的家私。

## 釋鬼神

我是向來不迷信的。也不奉那種宗教。但是對於「鬼」「神」。向例相信是有。不過我信鬼神的道理與衆不同。考鬼字的造字的原由。禮記會載。「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再查神字意義。易經云。「陰陽不測之謂神。」鬼與神皆是無形質的東西。人類生存在世。聰明智慧。都是「神」的能力。語云。精、氣、神、爲人的三寶。精是有形質的液體。男女交感。留傳後嗣。氣是人的呼吸。惟有這「神」最關重要。人們反到把它忽略了。神就是人體內一點靈氣。無有形質。人死了他便脫離屍體而去。或分散。或凝結。都無一定。俗語謂之「魂」。卽是神也。人死後神無所歸。便名之爲鬼「鬼」與「神」的分辨。只在一點忠直之氣。譬如岳武穆。關壯繆。

文天祥。史可法。遜至革命諸先烈。他們雖流血慘死。但是他的靈魂仍在。氣魄最偉大不過。他們死後便成「神」。不是「鬼」了！我雖然信鬼神。但却不怕鬼神。我對於「神」惟有崇拜。尊崇孔孟先賢。尊崇革命先烈。這便是敬「神」。再加上自己存心不偏向。不作邪僻之事。樣樣公開。則神不怪我。我不畏神。我更主張。鬼應當怕人。人不應當怕鬼。怕鬼的人。都是自己搗鬼。假如獨身坐空房子裏。夜黑頭的天。燈光不很明亮。風吹得樹梢響。颳起砂子打在窗上。刷刷的響。燈燄也搖擺不定。自己心虛。以爲是有鬼。便覺得處處是鬼的行動。聲音是鬼聲。態度是鬼影。結果全是自己騙自己。因爲人屬陽。鬼屬陰。鬼當避人。人不當避鬼。皆因自己先存了怕的成見。便眼前一切都帶着恐怖原素！記得我在幼年時節。在一個破廟裏讀書。是座城隍廟。當清季時代。香火極盛。每到節令。還抬着神像出巡。這出巡的偶像。形體較比小。身穿紅袍。肢體用木雕成。腿臂關節各處有機軸。能屈能伸。趕到光復以後。各處提倡破除迷信。本縣鄉紳劉景瑚先生。腦筋很新。他把城隍廟毀了。改築教養工廠。把兩廂十殿閻羅和十八層地獄的泥像。全用大車載出。拋在河裏去了。止餘正殿

幾尊大泥像未動工廠尙未立成。劉老先生就病了。臨死時候。胡言亂語。旁人便闢傳是城隍爺顯靈。怪他拆毀廟宇。把他活捉了？因此保留着未全拆毀。我住在院裏念書。同學的只有兩個人。他們回家去睡。我同先生住在廟裏。晚間無事。我就到城隍正殿去。跳上香案。取籬帚掃泥鬼的臉。又把那位出巡的城隍爺衣服解開。仔細的看。屋子是黑洞洞的。院子裏草高四尺。闔無一人。我却絲毫不懼。喜歡這裏清淨。時常的留連玩耍着。什麼奇怪事也沒遇着。便更增加了我不怕鬼的勇氣。常聽人講過。「有一家蓋新房子。一個木匠作工失慎。把左手中指弄破。流出血液。他用紙揩淨。順手一拋。落在梁上了。房子落成後。人也搬進來住。夜晚居然發生不安。常見一個圓形東西。隨風飄舞。在屋子裏游來游去。這家人害怕。不敢住了。有膽子大的搬來。當這個怪東西隨風飄舞時。用木棍打落在地。拾起一看。原來是沾着血液的紙團……」這樁事較比不可思議。有如魔術幻術。人家以爲這是鬼神作祟。其實這乃是木工的一滴指血。毫不希奇。所以天地間之神鬼怪說。都不足信。拆穿西洋鏡。說破是一文不值的。

## 寫小說

的確。小說的普遍力。較比一切經。史。子。集。爲受歡迎。就因爲小說有趣味的原故。年青人強迫他們去讀四子書。他們一定要搖頭皺眉。假如是請他們看小說。他們便表示十二分歡迎。卽或是一種有科學性質的專用書籍。雖然順應潮流。但是他們不歡喜去看。因爲小說的魔力如此之大。所以在現代才大批生產着寫小說的人才。寫得越玄越好。愈是神話浪漫才愈受歡迎。最好篇幅長一點。左一集右一集的出版。九集剛出售。就有人問。「第十集還沒有出版嗎」。於是這個作者成功了。多賣一冊。多得一份出版稅。雖無大出息。也有小財發。爲吃飯而寫小說的人太多了。數年前時。武俠小說最受歡迎。平江不肖生(名向愷然)的一部「江湖奇俠傳」。引起明星公司攝製二十來集「火燒紅蓮寺」。引起許多青年小學生們的好奇心。扔下書本不念。三五成羣的去訪道求仙。希望遇着呂宣良的神鷹來領路。因爲銷場甚大。向君也獲利無算。書賈老板。更是見錢眼開。臉上堆滿彌勒佛式的笑容。看着現銀圓排成隊。像一

字長蛇陣般向自己的欄櫃裏保險箱內滾。水漲船高。向君的稿費也連帶值錢了。南北各報都表示歡迎。在向君未成名的時節。他自日本回來。窮得要命。他寫「留東外史」小說。每千字五角錢賣給某報館。真可憐極了。據說他寫稿子的時候。那裏有寫字檯呀。是跪在地下。將紙鋪在鋪板上寫。只有一間亭子間。再去了他的太太洗衣的領域。及小孩子遊戲的地方。他只好蜷伏室隅。捫汗而寫。結果。寫出來的文字是字字珠璣。向君也因此小說而成名。寫小說人的宗旨不一樣。有專爲吃飯而寫的。有純爲藝術而動筆的。有的屬於前進。有的屬於後退。有的專在迎合閱者心理。大概屬於第一種的居多。已經成名的小說家。他的著作產量。非常驚人。每天能作數十家報紙雜誌的續稿。都是洋洋數十萬言的長篇小說。每種以六百字計算。二十幾處續稿。就需要每天寫一萬五千字。這位著作家也許是三頭六臂。或者是心比比千多一竅。不然時我真替他擔憂。如果每天一萬五千字的寫。這種玩命幹法。連幹半年。縱使江郎之才不盡。筆底之花無窮。也要心血用盡的像李涵秋老先生那樣的無疾而終？於是就有人懷疑其中有情弊。許說是花錢僱人作槍手。而由某大小說家出名。讀者大半是偶像心

理。只見署名是某某大小說家。就拜伏得五體投地。看一句誇一句好。這種人所在多有。騙一騙是應該的。寫小說的經驗。以我個人為例。最先時節。篇幅極短。每種書不到十萬字。訂出單行本來也很薄。每天晚上的最多紀錄。也不過是寫六千字。再想多寫。便覺頭暈眼花。心裏發跳。不敢再玩命了。假設連白晝算上。專寫小說。每天也不過出一萬字。因為所出的東西不能潦草。第一立意要佳。曲意求工。第二字跡要清楚。是一句是一句。不塗不改。則可免抄胥之勞。尤其是工友們檢字方便。並且寫小說人也不能死呆呆的晝夜不出屋子。就許有高賓貴友降臨。相伴談話。出遊。看看電影。上小館子。這都是耗費光陰的事。那麼。則絕對保持不住每天寫一萬多字的紀錄了。倘或專顧寫小說而冷淡了太太。這也是家庭問題的導火線。

## 偷

「偷」字的意義很簡單。任誰都曉得。乘人不注意而把東西取來是一種「賊」的舉動。在東北各地。賊的俗稱叫做「小偷」。在南省。叫做「扒手」。在平津叫做「白錢

賊」。日本文把小偷二字譯成「泥棒」漢字。則不知意有何取。在各地又有稱作「三隻手」者。蓋表示其手術靈活。似乎較比尋常人多一隻手也。在瀋陽有一位著名的小偷。姓陶名鈞。外號九隻手。他的工夫更爲巧妙。曾於民國十九年冬季。在南市場對過遼寧飯店。偷竊廣東小姐陳佛餘（名交際家也。自稱是賽金花女兒。德國瓦德西將軍是她父親。）的手飾匣。事實是這樣。陶鈞化裝爲商人。由南滿站上火車。被接站的送到遼寧飯店。住在陳佛餘小姐的鄰房。陶隨手有一個大皮包。放在牀下。事先絲毫無人注意。趕到陳小姐發覺丟了首飾匣後。陶鈞也算清店賬。逃之夭夭了。事後搜查陶所住房間。在牀下發覺破枕一對。磚頭兩塊。旅店主人才曉得他是竊賊。乍來時。大皮包裹。就裝的是這個。趕到目的已達。將偷來的好東西放在裏面。却把破枕爛磚拋棄了。如入寶山。不肯空回。老陶的手術高妙。不愧稱作「九隻手」。可憐陳小姐多年積蓄。一旦丟去。後來窮得沒有辦法。便下了審子。在本站某妓館打住。芳名叫做麟閣。竟明張旗鼓的去操皮肉生涯去了。這都是九隻手陶鈞害了她。後來有某少爺答應娶她從良。趕到佳期。從晚上等到天亮。連影子也沒有。害得陳小姐連哭帶



恨。病了半個月。再將「偷」字用在男女性慾上。便是一樁風流事。最膾炙人口的。就是韓壽偷香的故事。韓壽青年貌美。是個漂亮小伙子。賈充的女兒愛上他了。彼此勾搭起來。月上柳梢。人約黃昏。已非一次。這時候西域國來進貢。獻上一種奇香。薰在衣上。這種香氣經月不散。因為賈充是第一位偉臣。皇帝便把這香祇賜他一人。他帶回家去。交給女兒用。只因女心外向。有此好東西。捨不得獨用。便偷着又分贈韓壽些。結果事情發覺了。致成爲千古豔聞。這也是我國古代自由戀愛的事實。至於東方朔偷桃。見「漢武故事」。類似神話。不足憑信的。最有趣是老牌電影明星王漢倫。某報把鉛字排錯了。印成了王漢偷。恰巧她同時演出許多風流逸聞。和某西人理髮匠勾搭起來。居然找小房子來一個華洋同居。於是有人說。「王漢偷偷漢。名符其實。」「小偷」又有一個別名「高買」。他們都是衣冠楚楚。走進買賣商舖去。裝做闊主顧。當面施手術把物件塞在身上。很敏捷的帶出去。手法之巧。竟無人能看破。女子學高買手段的也很多。常到首飾店裏去。偷竊金戒指金耳環寶石等物。偷法巧妙的分作兩次。第一次偷着不帶走。用膏藥粘在櫃檯和桌凳之下。等第二次來。也許自己

來。也許是派同黨來。再悄悄取去。第一次爲掩入耳目。雖然該珍寶店當時查覺了。也搜不出贓物……現在此法早已不靈了。

再從心理上推測。「偷」的起因。雖然不外飢寒物質所凌逼。但是也由於習慣養成的。尤其是兒童時代養成這種習慣。將來年紀大了。就絕對沒法子禁止。關於兒童的「偷」。像窮孩子揀煤核。乘人不覺就偷煤的。這是因爲經濟的壓迫。其情可原諒。嘗見有錢的人家的兒女。養成了「偷」的習慣。也隨便乘人不備拿東西。當父母的知道了。不但不責備。反而誇獎兒女的能幹。於是兒女養成習慣。看見人家的好東西就想偷。被偷者雖然知道了。一則體諒行竊者是個孩子。二者關係彼此兩家大人的情面。便隱忍下了。縱或實在忍無可忍了。向對方提出警告。當父母的絕不肯承認自己的兒女是賊。先將偷來的東西隱藏了。然後讓搜。搜不出贓物來。便算是誣賴。一定要反咬一口。說什麼「替我的孩子脫賊皮。」結果。丟了東西還要陪小心。其實呢。這何嘗是便宜。兒女們養成「賊」的習慣。長大了不作好人。恰應了俗語所謂。「男盜女娼」。害了兒女一世。爲父母者。可不戒哉。所以無論小兒大人。這「偷」的習慣。千萬不可

養成。一遭生。兩遭熟。第一次以爲是犯罪。第二次便認作理所當爲。胆子也一回比一回大了。我親眼看見一個小孩子偷蘿苣。被看菜人抓住。不但沒有偷去。又挨了一頓打。打得鼻青臉腫。還要用繩子綁。嚇得這孩子磕頭如搗蒜。苦口央求道。「爺爺呀。再不敢了。」那人打膩煩了。纔把他放走。小孩子哭得滿面淚痕。臉上又是羞。又是痛。可見作賊不是件好事。敗露了便要受疼挨打的。成年的竊犯。要被捕去坐監牢。做苦工。當囚犯。頂少受幾個月之苦。記者忽然想起一樁趣事。在我的故鄉鐵嶺縣。有一家大雜貨店。字號是三德耿。帶賣海鮮乾菜。各貨俱全。已經有二百年的歷史了。在四五十年前。鬧出這麼一段笑話。三德耿是老式建築。迎門便是穿堂屋。左右四間。列着長欄櫃。穿堂屋的兩旁。放着大條凳。預備有賓客來時。坐在這裏談天。就儼然像一個小客廳了。這時有一位每晚必來的客人。姓宋。人稱宋三爺。家很有錢。是三德耿的一家長川主顧。所以最歡迎他來。由老板們陪着談話。講今比古。說得很熱鬧。學生意的年青的。排立在旁。斟茶水。遞火紙煤。賓主們都手端着水煙袋。一呼一吸的抽水烟。(彼時尚無紙烟。所以敬客全用皮絲煙。用一種灣嘴的水煙

袋吸。談得興高采烈。孜孜不倦。在宋三爺的凳子後面。放着一口小缸。缸裏堆着滿滿的松花蛋。宋三爺無心中摸着了。在臨告辭的時候。一時好奇心盛。便偷了兩個拿在手裏。四十年前的衣服。袖子又肥又長。將松花蛋藏在袖管理。外面絲毫着不出形迹。而且人都拿他當賓客待。誰料得他會做賊呢。宋三爺到了家。取出松花蛋來。沾了四兩白干。就拿牠當作酒菜。日久天長。宋三爺成了習慣。來一次准偷兩枚松花蛋。在臨告辭的時候。像工課一樣。腦子裏立時想起來的。便回手搶兩個。藏在袖管裏帶回去。這一天。三德耿櫃上點松花蛋數目。缺少五六十枚。便你猜我我猜你的爭論着。結果也指不出誰是賊來。有一位聰明的夥計。居然想到了宋三爺。說是「他老人家常來。每次來總是坐在裝松花蛋缸的旁邊。包不定是他偷去……………」老板們不信。說「那有客人作賊的道理。」這位年青夥計很有心機。便和掌櫃的交頭結耳。定下一條妙計。用一種不言不語就能把賊捉住的法子。櫃上人都以為有理。大家便照章行事。

他們想出了很毒的一個主意。將那只裝松花蛋的缸。依舊放在原地位。却把缸裏

的松花蛋。完全拿出去。而換上滿滿的一缸豆油。此時正當隆冬三九。天氣寒冷。豆油凝結得和漿糊一般。一切都佈置好了。像垂釣的人放下鈎索。安上餌等魚來吞鈎一般。趕到天晚。宋三爺又光臨了。諸位老板們照舊歡迎他。斟茶裝煙。十分敬重。接着你一言我一語的談起來。一會兒講新聞。一會講鬼狐傳。直談到斗轉星斜。三更半夜。宋三爺纔告辭。在臨走的時候。又想起老營坐。順手捎兩個松花蛋。記住舊地方。也不暇用目去看。便將手向缸裏伸。這一伸不打緊。又黏又膩的東西濕透了祆袖子。情知是中人詭計。便拖着袖子走了。三德耿合櫃人員。都在注意他的舉動。見他果然伸手向油缸插。便證明了這偷松花蛋的賊確是宋三爺了。學生意的年青人們。不禁笑出口來。還是掌櫃們有涵養。顧全宋三爺的顏面。裝做未看着。隨後相送。宋三爺紅着臉。背着手。垂袖而歸。從堂屋起。到當街上。沿路順着袖管綸油。成了<sub>○</sub>世曲彎彎的一字長蛇。宋三爺的狐皮袍子。被油污損。不能再穿了。回家後又愧又悔。病了半個月。三德耿櫃上諸位老板。也覺過意不去。派代表去請。並擺設酒菜款待。不提前事。宋三爺也樂得順風下船借高上驢。算歸結了這樁公案。從此三德耿的堂屋裏大條

凳旁邊。再不見擺着這缸松花蛋了。又有某商號。是家很大的鋪商。上下一百多人位。鋪子的規矩。每逢初一十五吃犒勞。早晚兩頓麪食肉菜。包子饅首之類。吃剩下的包子。都是裝在大筐裏。廚房樑上懸着繩鉤。就將這筐掛在鉤上。離地有一丈來高。留待明天早飯時節給掌櫃的們享用。年青的人們嘴饞。有不良份子。便想吃。悄悄的搬個凳子墊脚。站在凳上一伸手便撈出兩個包子來。最好是把筐向側面一推。纔容易向裏伸手。偷完了揣在懷裏。將凳子送回原位。跑到無人處再拿出來吃。日久天長。廚師傅覺察了。却不知道是誰偷的。又不好隨便誣賴人。於是便想出一條毒主意。這一天又吃包子了。把剩下的藏在別處。依舊將筐掛在原處裏邊放着一大盤葷油。佈置好了。藏在遠處等候。隔了些時。果然來了一個年青的。悄手躡脚的走着。東張西望。見沒有人跟着。便搬個凳子放穩。自己立在凳上。翹了脚伸手入筐。繼而把筐向左一歪。那碗油立時潑翻。順着筐子縫流下來。流了這年青的一頭一臉。連肩帶胸。全玷污了。幸而油是溫的。不燙了。假設他早來偷兩點鐘。一定要被沸油燙死了。這青年像落湯雞一般抱頭鼠竄。廚師傅出來不讓。將他攔住說。「你走不了。惹

出亂子來給誰搪啊。油也潑翻了。掌櫃的怪罪下來誰敢担。咱們手拉手見掌櫃的去。原來以前丟的包了。都是你偷的……」嚇得他苦口央告。急急求饒。向廚師傅跪下叩頭。廚子見他這可憐樣兒。纔放了他。他回到自己屋子換衣裳。油壞了一身衣服。也不敢向人說。從今後再也不敢偷東西了。

關於「偷」的各種手術。日新月異。是一時也說不盡了。最奇怪的是偷驢。人還在驢背上騎着。驢就被人偷去了。還不是特別的故事嗎。大概在四十年前。有一個老頭兒進北京。逛完了以後。騎上驢回家。出西直門。漸漸走到曠野了。驢身上是被着鞍鐙的。老頭含着一管烏木烟袋。吸淡巴菰。抽得有滋有味。小驢走起來。顛顛巍巍的。老頭縱目四望。滿眼桑麻。十分得意。誰想到樂極生悲。有幾個毛賊子隨後跟來。先有兩個分爲一左一右。扶住鞍鐙。漸漸高起來。照常的顛播着。像貼在驢背上。一樣。絲毫不覺察。另有兩個把驢的肚帶絲繩。慢慢解開。兩個人抬着鞍鐙。扶着老頭向前行。驢却是漸漸退後。另有一人拉着由岔道裏走下去了。那老頭兒仍然搖頭擻腦。十分得意以爲是安安穩穩的坐在驢背上呢。等到驢已去遠。這兩人便出其不意的

一撒手。把老頭兒跌在地面。後然掣脚便逃。老頭兒跌得昏迷不醒。隔了好多時纔定了神。由地面爬起來。驢早已不知去向了。還以為是從驢背上跌下來。不當作有人偷去。騎驢丟驢。豈非異事。看過彭公案的。都曉得「黃三太慶賀黃馬褂。楊香武三盜九龍盃。」兒童們最愛看這段故事。而大中華百合公司所攝製的「珍珠冠」影片。也脫胎於這個。由鄭基鐸主演。飾大盜魯賓。偷去珍珠冠。事先來信給事主。說定今天夜半十二句鐘准偷去珍珠冠。想不到魯賓化裝爲事主的一位內親。被事主委任爲看守珍珠冠的幫忙者還好。偵探先生認識也是魯賓。特別注意着。兩個人坐一張桌旁。大瞪眼睛看着這頂珍珠冠。眼望十二點鐘快響了。兩個人的四隻眼睛。瞪得滾圓。結果光陰是不會停留的。時辰鐘已經鏗鏘的敲了十二下。這位偵探先生高興了。魯賓對他說。「你慢高興。仔細看看罷。還說不定是誰失敗呢。」事主以爲十二時以過。大概是平安無事了。便走進來。見珍珠冠依舊。心裏很歡喜。趕到拿起來仔細看時。却早已已經變了。存在的是假冠。價值連城的真冠。早已不翼而飛。便失驚的大叫一聲。偵探先生自知失敗。氣得昏暈過去。趕到清醒以後。魯賓已經逃走了。像這種機智。就非尋



常。在銀幕上映演出來。台下觀衆。便要掌聲如雷了。普通的白錢賊。亦名曰「小搭」。順便把手插入衣袋裏。將錢包取去。或者割開衣服來取。也有裝做打架的。挨擠擠。順便偷去。拿磚頭頂換現銀。也有裝做慌不擇路。向身上一撞。然後學着新生活的口吻。說句「對不起」。却早已把目的物偷到手裏了。現在幹這種買賣。最好用摩登女賊。油頭粉面。燙髮高跟。在公共車輻裏。故意向人身挨擠。男子的劣根性。十中八九是不討厭女人的。樂得享受溫香軟玉的幸福。大腿肥臀。佈滿電流。貼一貼就已魂銷魄奪。這女郎便老實不客氣。偷來錢夾。再偷金表。趕到下車後。這女賊秋波一轉的走了。這傻瓜還在戀戀不捨。聞聞自己身上。還沾着餘香未散。像少一樣活寶般的難過。隔上許多時候。才發現自己是被盜了。却已經後悔無及。

又有一種聲東擊西的偷法。有如調虎離山之計。偷鞋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有一人穿着新鞋上街。遇着個素不相識之人。向他拱揖行禮。他本來不認識。便呆住了。那人笑說「穿新鞋了。就不認識老朋友啦。你真是勢利眼。非警戒警戒你不可。」說畢。伸手把這人的帽子搶走。他隨後緊追。那人一揚手。把帽子扔在一座矮屋的房瓦

上。然後跑得影踪全無。他望屋興嘆。沒物件墊腳。難以取下來。忽然來一位第三者。自報奮勇。願意盡一點義務。伏在地下當凳子用。這人大喜。便蹬在他肩上預備上房。地下蹲着的人說。「你這人不講道理。我好心好意幫助你。你連鞋也不脫。就向肩上踏。我的衣服都弄污了。」這人一想也對。便把鞋脫下。然後登在他肩上。但是還夠不着。那人說。「你最好爬上房簷坐着取。」他依計而行。等到帽子到手。這熱心幫忙的人早已杳如黃鶴。一雙新鞋也丟了。在軍事上。古來講偷營劫寨。是乘敵人不防備而侵襲的意思。在三國演義書裏。鄧艾偷度陰平。居然幫助司馬成功。亡了小劉禪的天下。偏巧諸葛亮有先知之明。立下碑碣。上刊「二火初興。有人越此……」的字樣。一語破的。使鄧艾不得不拜服諸葛夫子了。在張子房老先生的妙計。有什麼「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這暗度陳倉。就隱含「偷」字。觀此可以見得。「偷」之得法。能以治國平天下。「偷」之不得法。便能夠喪身損德。身落法網。辱沒祖先。在我們文皺皺的投稿界中。有一種抄襲家。專偷人家的現成著作。經人指摘出來。羞愧無地。在寧夏民國日報的「賀蘭山」副刊中。居然發現一個姓張名澤甫的人。抄襲紅

樓夢上的白海棠詩來投稿。這真可謂之胆大的文賊。譬如偷來縉紳家的古玩。不但不藏起來。而且要擺在案頭裝自家的門面。這不是胆子太大了嗎。結果被人覺察了。冷嘲熱諷的譏刺起來。臉上能掛得住嗎。最有趣的是「偷人」。鄉下有這麼一家。丈夫臨出門。囑咐妻夜晚等着。幾更幾點准回來。留着後門不用關。這話被第三者聽着了。晚間便照那丈夫所約定的時刻。提前前去了。或者先用酒灌醉了本人。然後自己冒劉郎而入洞。那婦人心有成見。以爲除去自己的丈夫。不會有別人來。便在黑暗摸索之中。成就了美事。問他十言。九不回答。事畢。匆匆走了。走後。真丈夫進來。他的妻嫌煩了。便說。「方纔完事。怎樣又來鬧。」丈夫大驚。便說。「我沒有來過呀。」結果才證明是被「偷營」了。在關外遼寧省本溪縣。有過這麼一件事。一雙新婚夫婦。正在感情熱烈時。忽來了一位稀客。是新夫人的同學某女士。姊妹們談得高興。夜深未走。同眠一榻。這位新婚丈夫恨極了。便設計把太太叫出來。如此這般的一要求。太太居然不吃醋。替他幫了個大忙。在息燭以後。抵龍換鳳。趕到木已成舟。已經白璧有瑕。後來他們姊妹之間。反而醋海生波。奇情秘史傳佈出來。聞者都

當作笑話談。

## 偶像思想

記得我在年幼的時候。嘗隨父母到廟宇裏去燒香。見那正殿裏塑着的巍巍偶像。十分莊嚴。便也隨着大人跪拜起來。覺得他是一種神聖。不拜他便要怪罪下來。又因為正看「封神演義」一書。覺得這許多偶像都是古來的神仙。我們怎敢褻瀆呢。趕到入學讀書。教師們講解破除迷信。我也受了渲染。從此再進廟宇。是絕對不拜偶像的了。因為心裏已存下一番成見。覺得偶像是土木所造。絕對不會有靈驗。反而感覺到愚夫愚婦之叩拜。極其幼稚而無理。把偶像看得太單薄了。太猥瑣了。我在十四歲那年。隨着一位老先生念醫書。是住在一座破爛不堪城隍廟裏。久已斷絕香火。冷冷清清。連一個僧道也沒有。我於黃昏人靜之時。最喜上正殿裏去玩耍。跳上香案。搭判官的鬚鬚。剔小鬼的眼睛。有一位出巡城隍的偶像。是用木做的。穿着真袍子。坐在竹椅上。手足胳膊腿關節處。都安着機括。我好奇心盛。便將他由椅上搬下來。解

開大紅袍。褪下袖子。這位城隍便赤身露體的暴露出一身直線美來。我還笑着說。「爲什麼這木偶像沒有生殖器呢。」我正在忙着給他穿回衣裳。前院住着的石頭見來了。他說。「快請回原座上去。這孩子胆太大。城隍爺也是玩得麼。」他幫着我把城隍爺送回原位。便講起一段故事來。這石頭兒講。「在四十年前。添了這位出巡的城隍像。預備抬着遊街用的。找了幾個木匠存心不良。尋一塊有節子的木料來做城隍爺的腿。在夜間夢見城隍大老爺來了。向他罵道。你這人貪利昧良。居心不正。偷工減料。褻瀆神聖。我一定要報應你。趕到醒後。就覺腿疼。第二天一起。原來右腿生瘡了。爛成一個窟窿。和城隍爺木體上的節子。是一個地位。於是乎慌了手脚。買了豬頭三牲。前往上供。默默祝禱。情願重彫木像。換好材料。禱告以後。第二天果然減輕。新偶像彫好後。瘡也痊愈了。你看這城隍爺有多麼靈驗啊。」我便說。「這種話。渺渺茫茫。毫無對證。我是不信的。如果城隍爺有靈驗。如何會斷絕香火。如今反而這樣的冷冷清清。我方才玩弄出巡城隍老爺的神像了。如果罰我今夜頭痛。我便信他有靈。否者說什麼也不能搖動我的鐵心。」那老人說「阿彌陀佛。罪過罪

過。小孩子家的胆太大了。」我們分別以後。靜待三夜。也沒有感覺頭疼。於是更堅強了我這打倒迷信的心。似這等偶像思想的人。在現在已經普遍了全國。從看電影可以徵驗出。譬如胡蝶主演的片子。不好也說好。再從看小說可以徵驗出。譬如張恨水作的<sup>。</sup>小說。也是不好也說好。這就因爲先存了偶像的心理。將胡蝶。張恨水。看成了神聖。便覺得他們放屁也是香的。如果有後起演員和無名作家們。雖然能有很好的表演。極佳的著作。也是一筆抹煞。認爲絕對不會好。惟有存着盲從人家的偶像思想。便閉塞了自己心目中的本來聰明。豈不可惜。這種不良思想和迷信神佛一般。是實在要不得的。

### 謀事難

● 古人李白作「蜀道難」詩。「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吾所謂。「謀事難。難於上青天……」照例的口頭語。都在搖頭愧腦的說。「人浮於事。粥少僧多。」爲謀事求起人來。對方總是這樣敷衍道。「不要忙。慢慢想法子。」他固然不忙。在找事人

則感覺到受不了。「其將索我於枯魚之肆乎。」等到寅年卯月再找妥事。一家人早餓瘋了。說起來，謀事還不是爲着解決吃飯問題。沒有事做。拿不着錢。豈不就挨餓。但結果終於找不到事。這還有什麼辦法呢。無怪都市裏綁票案一日比一日多。而自殺的消息。也天天在報紙上找得到。這都不得不歸咎於「謀事難」了。在想謀事人的本身說。應當先量量自己的才力。是能作那一種事。拿筆管的人。派他去當鐵匠。他一定要搖頭。而不敢領教。混錢業的人派他去當新聞記者。也是一樣幹不來。你所希望的事情。未必和某處所出的缺額相同。卽或是恰恰正好。你的材力能否勝任。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會親眼看見過幾個人。在無事做的時節。向親友磕頭作揖。苦苦央告。看情形極其可憐。及待替他薦了事以後。他却早已把你忘了。以爲作事是憑自己的本事。擺出許多架子來。頭兩月還到時上班。不懈不怠。兩個月以後。就變態了。各種不良嗜好都拾起來。荒廢公務。不以爲意。結果不免一散。在他被辭以後。又去找親友磕頭作揖了。你想。誰還敢再沾惹他。而且人心不古。翻開報紙一看。廣告上載些懸賞尋人。拐款潛逃之事。薦人或保證人吃了罪誤。跟着賠償損失和打官

司。影響所及。謀事的人苦了。凡是沾一點與錢財有關的。都要壞具商號的保證書。拿着空白保證書。東跑西顛。求張問李。誰不怕事呢。差不離全是搖手拒絕。在商舖的櫃房裏。牆上釘着木牌。上寫楷書字。「本號蓋不應聲作保。各方親友。免開尊口」。然一個「免開尊口」先堵住了你的嘴。不敢將來意說出。喝杯茶告辭而行。倘或不識好歹。說出口來。他不慌不忙的用手向牆上木牌一指。口中說。「沒法子。辦不到。兄弟力量薄。不敢破壞舖規。對不起的很。請另找別位吧。」能使你撞了一鼻子灰。臉上開了染房舖。一會兒赤。一會兒白。變起各種色來。只好厚着臉皮出來。說不出一種的難受了。於是乎聰明的人。想出了「鍾南捷徑」。將自己的姊妹或是自己的太太。修飾的漂漂亮亮的。施展一種交際術。打扮得花枝招展。和那一般手中握有重權的大人先生們往來。等候水到渠成。在那要緊關頭。向對方開口。如何如何一說。果然對方很慷慨的答應了。二指寬的條子一下。第二天便有聘書來委任你。如果您是一位女士。就更好辦了。只消有中人之貌。年紀很輕。中文認識趙錢孫李。英文懂的啾啾夜司漏。便合於條件了。燙起髮來。踏上高跟鞋。考取某公司某洋行某聞



人的書記。大半是一說就妥。毫無疑義。不記得「桃李劫」影片嗎。那位男主角。謀起來。東西碰壁。換了他太太出馬。一去就成功。可是幾個月以後。在泰山飯店裏就有了那麼一幕。在閉了電燈的黑暗中。她和某經理撕擄起來。纔逃出惡魔的擁抱……唉。女人謀事。原來如此。則比男子謀事的犧牲還要大呢。

## 作馬牛

俗語云。「兒孫自有兒孫福。何必爲兒孫作馬牛。」這種話無論是在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都很適用。不過在早些年。作父母的希望兒女來報養育之恩。報恩之道。不外孝順奉敬。在目下新學理便不然。以爲父母培植兒女。是應盡的責任。兒女孝敬父母。則大可不必。父母爲兒女作馬牛。是應該應分的。兒女向父母作返哺的烏鴉。跪乳的羔羊。則絕對用不着。過激分子。會創「不孝」論向大眾宣傳。引得後生小子。紛紛附和。結果呢。此種悖逆學說和裸體運動一樣。竟不能在世界施展開。曇花一現便消滅了。如今新生活運動興起。禮。義。廉。恥。四維重張。不慈之父母。不孝之

兒女。都在取締之列。這纔算合於道德經緯。爲整頓風俗的對症良方。在德國有個不慈的母親。爲貪圖自己娛樂。餓死三個嬰兒。結果已被政府處以梟首之刑。這便是不肯爲兒女作馬牛者的殷鑒。崑曲中有「兒孫福」一劇。敘說有徐姓兩口兒。帶着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過日子。不幸因天年荒亂。衣食混不齊。逼得老頭兒走頭無路。投水自盡。他的女兒被朝庭點綉女挑去了。大兒子爲着打聽姊妹下落。也不幸中途走失。二兒子在軍營當兵。又被調到四川打仗。只剩下三兒子陪着老母。苦度晨昏。這個徐老婆的生活。也夠苦了。想不到後來有這麼一天。來了四份報喜的。第一次報喜。大兒子徐乾。中了文狀元。第二次報喜。二兒子徐亨。中了武狀元。第三次報喜。三兒子徐利。欽賜光祿大夫。第四次報喜。女兒因誕生太子。冊封皇后。聖上召請國太和國舅晉京享福。最後的一幕。徐老頭投水未死。被救入山。在一座寺院裏住了十幾年。老夫妻也一朝團圓了。這許多意外遇合。真比得着航空獎券第一獎還高興。最便宜是那個老頭兒。爲担不起馬牛責任。投水尋死。後來穩當老員外。兒女們不消培植。一個個都出息了。男兒當狀元。女兒當皇后。這真算恰合「兒孫自有兒孫福」的那句話。

我們生在科學進化的現代。馬牛更不好當了。一個兒女的教育費。在我們每月沒有百元收入的身上。割肉補瘡。真拿不起。從初小起。到高小。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學……真算計不得。步步都要錢。而且一步步比一步要錢多。去了學費。還有書籍費。衣服費。宿飯費。在兒子不能獨立賺錢的以前。甚至於連他戀人的脂粉費。都需要老馬牛來掏腰包。養兒女的人。的確像家裏住着債主一樣。天天伸手要錢。作父親的。若是承襲着萬貫家財。或是身任銀行總理之職。則對於少爺小姐的一筆開銷。還算不成問題。假設若是憑心血換錢。那就受苦透了。像馬牛挨鞭打一樣。打一鞭。掙扎一掙扎。吐一口金錢。但是兒女很少體諒父母難處的。討十塊錢。你給他八元。他是老大的不願意。這真是躲不開的債主。等到兒女賺錢時。你向他要錢就難了。嘗有老年人寧可自己受難。不向兒女借貸的。於是乎覺悟份子。又造出這兩句俗語。「無兒無女活菩薩。有兒有女活冤家。」

古人詩有這麼兩句。「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纔十個字。就活畫出一幅天然圖畫來。把起早趕路人的神氣。和鄉村風味。完全烘托出來。「月」「霜」二字。把自然界的風景寫出。有月。知道是天尚未明。有霜。知道是時已深秋。鷄聲對人跡亦妙。因為鷄聲纔催動行人起早。茅店對板橋亦妙。便活畫出一個鄉村樣子來。又因「鷄」是一種司晨的動物。在鄉村裏能代表大工廠的汽笛用。在紗廠作工的人。聽着汽笛着慌。在鄉村種地的人。聽着鷄鳴起身。可見「鷄聲」關係很大。但在讀書人身上。也有「三更燈火五更鷄」的成詩。這是表示太用功了。整夜誦讀。幹新聞界事業的。若是編要聞專電。看大樣子。差不離要幹個通宵。喔！鷄鳴的時候。正是總編輯命駕回府的辰光。我要說的「鷄」聲。都不是這些。以上所說。譬如講評詞的打個小段。又好比「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的西江月。如今要說的鷄。也是兩條腿的。都是生着人身。並沒有長着兩翼。即是俗稱作「野鷄」者是也。論理。野鷄者。山梁之雉也。爲什麼把禽的名給人安上呢。有人說是。「獵者有雉媒。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誘引野雉。因而獵取之。」又有人說。賣淫女子。上捐者曰「妓」。不上捐者

曰「野妓」。「妓」與「鷄」字音相同。才誤「妓」爲「鷄」。這也很有道理。當記者今夏赴上海時。住在英租界貴州路二百〇九號樓上。這裏正是熱鬧地點。離先施。永安。新新。三大公司很近。前有北京路。後有南京路。左有西藏路。右有浙江路。門前行電車。每晚要鬧到十二時以後。方才肅靜了。加以天氣熱。翻來覆去睡不着。到了天快明的四點鐘左右。正好踏入黑甜鄉。不幸被「鷄聲」吵醒。這鷄聲不是喔。喔。的鷄聲。乃是野妓之雞聲。在樓下路角上。照例的每天有四五個野妓。分段保守各人的路線。有穿大褂的朋友從路旁過。她們便上前去拉。還有一個娘姨式的中年婦人幫着。一人扯住一條胳膊。如果那人一直走出她所管的範圍外。野妓就鬆手不再拉了。趕到天明四點。只剩有一兩個運氣壞的野妓。連鬼也沒拉去一個。她們不敢回去。回去要挨打挨餓。她們急了。便慌不擇人。遇着就拉。撕攆得急了。「雞聲」大發。銳厲喊叫。記者的甜夢驚醒。開窗向下望。見野妓正向一個短衣同志拉扯。在身上搜出三個雙角小洋。便降低價格。拉他作春風一度去了。這是最後五分鐘的勝利。聽說這許多下等的野雞。「按：上一等的名叫濼白。」都有領家。是自幼賣身的。任

人宰割。生活極不自由。有「白相嫂嫂」管理着他們。十幾個野妓受一個人的約束。暗中都有統系。拉不着客。便要挨打挨餓。純粹是給人家作工具。娘姨便是監視她的人。是真和獵人所養的「雉媒」一樣。公共租界局的探捕。也有時大捉野妓。把這些苦命女人們監禁在一處。受幾天罪。餓幾天。便也無條件的放了。我因為連夜被「雞聲」吵醒。才向人打聽野雞產生的原素。他們是這樣的向我敘述。但我終不敢身入地獄。沒有從容就「拉」的勇氣。

## 開門七件事

吾人既組織一個家庭。少不得要吃飯。吃飯尤其要自己去做。這真是麻煩透了的。但又不能因嫌麻煩而不吃飯。在貴族的大家庭。所謂「鐘鳴鼎食」之家。單立廚房。有專人負責。一日三餐。海陸雜陳。這該有多麼寫意。惟有苦了我們一般窮措大。每月掙有數的錢。房租費。製衣費。伙食費。人情禮往費。醫藥費。都要從這點數目上出。這真是牽蘿補屋。剜肉補瘡。捉襟見肘。顧此失彼。於是吃飯的問題又

愁了。想添四兩肉炒菜都心疼。像割自己肉一樣。窮苦的小家庭。而且雇不起一個用人。由自己太太兼老媽職務。(也可以謂之地道的上炕老媽)每天要銷磨幾點鐘光陰去做飯吃。買菜時和小販爭斤播兩。足了秤還要再撈上一把。像這樣家庭。每日吃飯。就是一個問題了。自古留下的成語。「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是每日主要不可少的東西。如今一樣一樣的說說。「柴」。南北省所燒的不同。在關外多燒樹枝。秫稽。在口外多燒牛羊糞。在平津多燒煤球。在南省多燒木炭。稍微帶點新式的家庭。使汽爐子。燒煤油。再進步一點。燒瓦斯。或者電爐。用長久了自成習慣。比如燒慣柴草大灶的。就燒不慣煤球小爐子。東北人乍到平津。對這一點。就感覺驚屈。「米」在東北吃高粱米。無論貧富都一樣。冀。魯。晉。豫各省。多吃麵食。南省就全吃白米了。平津貧民。多吃玉米麩。吃久了也成習慣。南人不能吃麵。北方人不喜歡吃飯。「油」東北多使用豆油。在平津則使用芝麻油。花生油。綏遠各地多吃麻子油。也因各地出產不同。所以兩樣。「鹽」現在有科學化的精鹽。又白又細。論理。鹽是海水變的。本不值錢。但因捐稅太重。差不離一毛錢才能買一斤。北方人

較比口重。能吃鹹。廚房裏的鹽便也要多費些。「醬」。在關外家家自造。是一年到頭的基本食品。有了醬便省菜不少。在內地祇用甜醬。做菜的酌料。都是醬油來代理了。「醋」。是消食調味的上品。廚房裏不能離牠。山西朋友。更是嗜之如命。所以張壽臣說相聲。打趣山西人。賣西瓜瓣。大招呼酸梅味的……這是因各地人口味不同演變成的幽默材料。而且「吃醋」又是一種另有趣味的名辭。所以許多人忌諱牠。「茶」是幫助消食的東西。用之得法。很合衛生。惟有天津衛同志茶量太高。有如滄海。外鄉人乍來。一見喝茶的盃子比飯碗大一套。就先吃驚得吐出舌頭了。有人說。天津多胖子。就是能喝茶的原故。說了這大半天。開門的七件事。樣樣要錢。沒錢乾瞪眼。平日能向雜貨店賒來。欠賬不還。趕到節下也是麻煩。當家人過日子先愁這一個。知足的人常說這兩句話。「有乾柴細米。住不漏房屋。」意思是包括這開門七件事。是吾人日常的小慾望。也就情因每日吃飯是大事。在上海或內地。人口輕的。多吃包飯。也有房客隨着房東吃飯的。伙食錢加在房租裏。吃包飯的好處。就是自己省事。開門七件事。不必操心。到了時候。人家做好飯菜送來。吃完了。人家來收傢



伙。連洗碗都不勞自己動手。但也有不好處。送來的菜是冷的。而且送來的菜。千篇一律。天天總是那幾樣。吃得討厭也不能換口味。吃膩了包飯的人。又想自己做了。於是我們一般普羅同志。總是脫離不了這開門七件事的糾纏。

### 口才與技能

成語有云。「家值萬金。不如薄技在身。」意思是說。家財雖富。有用盡之日。技能在身。活到老。使到老。無有盡時。比如纨绔子弟。在父母運中。席封履厚。吃美食。穿美衣。養成許多嗜好。讀書也不肯上進。技能更不肯去學。一朝父母去世。益發無拘無束。吃盡穿絕。狂嫖濫賭。或者打上幾場官司。不上幾年。財產蕩然一空。本身毫無技能。祇得妻離子散。委身溝壑。這便是「家值萬金。不如薄技在身」的證據。但經記者看來。爲人光有技能是不行。還需要有口才來幫助。才能找到飯碗。否則懷才不遇。落拓終身。技能埋沒在肚子裏。沒人知道。這就是世風日下人心浮薄的顯示。俗話會有。「鼓不打不響。話不說不透」。又有。「金瓶綵掛。全憑

說話。」又有。「話是攔路虎。衣是森眼毛。」……這些土諺全是表示說話的有用。於是吾人口才不可不講了。我們懷着技能去求人。彼此乍見面。對方自然是拿生眼睛看咱。要我們先運用口才。將自己的技能表現出來。說得玄天玄地。娓娓動聽。他才肯花洋錢用咱。否者失業的同志太多。正擁擠呢。而且現在的資產家和挪出錢用人的人們。都是戴着木頭眼鏡。根本瞧不透誰是人才。只要你的口舌好。三言兩語對了意思。他便肯破格用你。否則你有天大能爲。而拙口笨腮。那一定是要落伍的。現在的青年人都講戀愛。一般摩登女性們。有如初出之犢不怕虎。根本沒有社會常識。絕對不曉得什麼樣男子是可靠。什麼樣男子是不可靠。什麼樣男子有技能。什麼樣男子沒技能。第一宗選的是小夥漂亮。第二宗選的是西服革履。我們長袍同志要靠後些。密斯們是看不起的。……第三宗便需要口才了。口才便給的。三兩句話擒住他的心。便可達美滿目的。口才不濟的。噤噤嚶嚶。不敢說話。密斯們打心眼裏瞧不起。嫌你無用。……最末一宗才能談到技能呢。所以時髦小姐總是肯受拆白的騙。而不肯垂青於沒口才只有技能的誠篤男子。有了職業做的朋友們。更需要口才了。爲着固持自己

的飯盤。最好在上司面前訴同人的壞話。說旁人不濟。就等於顯自己的高明。再順毛驢溜哄幾句。上司開顏一笑。那麼。你就快高升了。倘如你不肯運用口才。便有旁人去運用口才。拿你墊舌根。而你的飯盤動搖了。再說到騎馬找馬的話。趁着本身未下台。運用口才。廣行聯絡。多認識一人多一條路。將未來的位置安排好了。膽子便大了許多。今天這裏下台。明天便那裏上台。否則免職命令一發表。你就該撓頭無計了。更有一種幹打野鷄式營業的。尤其需要口才。沒有口才套不住主顧。沒有主顧豈不要關門大吉。據我所知的。某大醫士胸無點墨。對學術毫無研究。爲人打藥針。胳膊腫成腰粗。爲人割包皮。消毒不淨。生了蛆蟲。論技能是如此之糟。却好老天加厚。給他一副全套口才。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偏有許多大頭們信仰他。甘心孝敬洋錢。於是這位野鷄醫士的營業蒸蒸日上。口才的確是比技能重要。在現代各種營業都需要宣傳。宣傳得熱鬧。貨物銷售得暢快。吾人要想自己有職業。不抱蹲。就需要口才來替自己作宣傳。宣傳得法。才能貨不停留。至於口才的運用方法却「神而明之。

神乎其人也。

## 中秋節

中秋節在民間故事上。很有一番激烈傳述。大概是說。「元代蒙族人——俗稱韃子——欺我漢人太甚。每個漢人家。要住一個韃子監視着。每日酒肉供奉。稍不週到。打罵交加。不必說了。甚致強奸妻女。不敢抗拒。於是乎民衆憤慨。決心一致誅仇。於八月十五中秋夜起事。戶戶把家裏的韃子殺死。事先預備送月餅傳遞消息。於餅內藏有字柬紙條。邀會齊了一致努力。果然大仇得雪……」記得在天津會有人將此故事。敷衍成一本小說。公開售賣。也許這故事是屬於實在。而不是捕風捉影的子虛烏有。中秋是每年一度的。都說中秋的月亮。是特別有光。這也許心理作用。據老年人解釋。「花是宜於春天看的。雲是宜於夏天看的。月是宜於秋天看的。雪是宜於冬天看的。而秋月尤須在中秋看。七月十五的月。時近於夏。九月十五的月。時近於冬。近於夏之月。嫌其稍炎。近於冬之月。嫌其稍冷。惟有八月十五中秋之月。蟾光飽滿。色澤勻稱。是一年一度最好看的月。」這種解釋。似有可取之點。以故凡是喝

過墨水的子曰先生。對此佳節良宵。都要拈斷鬚鬚。縲上幾首一東。二蕭。七陽。六麻的臭詩來。平平仄仄。吟個不休。再將國體的主要份子「四民」。分晰着略說一說。學者們在求學時代。不愛經濟壓迫。當此月明如晝的佳節。或者去找戀人甜心們來個比蜜還甜的吻。農人們僥倖田禾豐收。來一個「一炷清香答上蒼。」然後吃兩餐犒勞。工人們臨時休假。停止工作。尋些個小消遣。商人們節前是忙的索欠還欠。過節時也不過是從酒食娛樂上尋些興趣而已。去年中秋節。令人不歡的。則是兩地水災。狂瀾滾滾。溺斃的鬼魂。是不可數計了。而活着受罪的災民。也不計其數。啼飢號寒。鶉衣百結。在月明之下。受冷風侵蝕。我們真不堪設身處地着想。古時描寫君王的奢靡娛樂。有「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的話。在現代科學演進的現代。都市之夜。有電燈代替月明。舞場裏曼妙音樂。宛然霓裳之曲。細腰突胸。朱唇粉面的舞女們。都如董雙成許飛瓊一般的嬌媚。夜夜徜徉在舞場的公子哥兒。所享受的幸福。唐皇有知。也應當妬得怒目。饑得流涎。這豈不是可以喻之爲「夜夜中秋」嗎。中秋之月。宜古代。是是不宜於今時的了。在都市的燈山燈海之間。簡直失掉了月的光明。嫦娥

有知。一定會嫌廣寒寂寞的。因為如此。節在都市。便失去趣味。失去意義。惟有三家村的僻鄉。小兒女們分餅爭瓜。老年人們圍庭閒話。站在大自然界的山水立場去看月。纔會感覺到中秋的真滋味。再有月圓人不圓的孤獨者。漫漫長夜。形單影隻。詠「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之句。便真覺得月光愁慘。助我淒清了。流行民間的神話故事。對於月裏的種種神秘。很有咀嚼的滋味。譬如。偷靈藥的嫦娥。伐桂樹的吳剛。搗元霜的玉兔。都好似確有其事一般。但據天文家證明。月球上是連昆蟲草木都不生的。這未免令人掃興了。

## 文藝與吃飯

文藝這種東西。是發抒性靈的。「文」「藝」兩個字。分開是各有各的講解。合起來便成一種專用名詞。凡是用文字描寫自然界的幽美。及人生意義與性靈憧憬者。全可歸納於文藝門類。凡是讀書的人。都當有文藝修養。最低限度。要有賞識文藝的常識。明清代的八股文章。是封建時代獵取功名的工具。絕不配稱文藝。因為文藝是特

別具有一種風格。有時能代表一朝一代的國運。像唐詩。宋詞。元曲……等。是許多識字人精華所結構。是吾人靈魂的食糧。和肉體的食糧米麩。同樣重要。古人之創造文藝。純為發揮性靈。絕對不指着它吃飯。像施耐菴作水滸傳。王實甫寫西廂記。曹雪芹著紅樓夢。當他們伏案執筆。絞盡腦汁時。他們的目的。絕對不在計較稿費的多少。和出版稅的提成扣佣。純粹因胸中塊磊。無處消釋。藉筆墨發泄他們的有餘才華。如今的著作家便不然了。許多是為吃飯而工作。文藝與吃飯。混合一處。漸漸的不分家了。能作的人。便拚命寫文章。枯腸嘔斷。寫些個千篇一律的東西。向書局買稿子。以為自己的招牌是亮的。書店老板又瞎眼。認人不認文。便十元一千字。二十元一千字的給稿費。出版稅還在外。於是乎僥倖成名的著作家。為吃飯而文藝。為物資而文藝。為事樂而文藝了。因為社會上倚恃文藝而吃飯的人太多了。於是文藝的路子太狹了。三角戀愛的題材。代替了佳人私奔。才子落難。二妻四妾大團圓的舊俗套。新俗套却跟着上來了。十部創作中。有八部是記載男女大學生和中學生的羅曼斯生活。因為作者也是學生。根本不會談農村的疾苦。和低層的呻吟。打算靠文藝吃飯的人。便千方百

計。一味投機。來圖持自己飯盤。不打算靠文藝吃飯的人。連文藝的修養也放棄了。根本不想研究這套。依我看。這都是錯的。文藝是大眾的。不是任何一種階級的專利品。不像封建時代的科舉。要讀書人來自己包辦。消遣人人是會的。打麻雀牌。嫖妓館。一學便熟。但却無人肯用文藝來消遣。於是浮沉宦海的政界朋友。能作官不能作文藝。縱橫彈雨中的軍界朋友。能打仗不能拿筆。此外如學生不入文學院的。不想作文藝小品。商人祇管播弄算盤珠兒。討厭這種擄筆管的事。工界。農界。更談不到了。於是祇剩這一種靠文藝吃飯的階級。他們本來見識有限。只會閉戶造車。瞎三話四。寫些與社會無益處的東西來騙錢。我奉勸青年朋友。無論您是在那一界恭喜。閑暇時節。最好作文藝的修養。先就自己所處的環境下筆。接近農村的寫農村。接近都市的寫都市。用幽美的筆調。描人生之縮影。就擅長的去作。一定會有好成績。如果大家都有了文藝的成績。公佈在一起。你寫鄉村。我寫都市。你寫女性心理。我寫男性心理。許多不同的稟台。使大眾人人多一番社會了解。這是於各方都有好處的。所收獲代價。超過金錢以上。倘或將創造文藝的精神。完全計較在稿費上。那便謬之又謬了。



## 書癖

人是一種最靈的動物。所以平生莫不肯癖。「癖」字也可以作嗜好之病解。風雅之癖。如陶淵明之愛菊。便是菊癖。好學之癖。如晉書云。「杜預曰。臣有左傳癖。」周公瑾好絲竹聲歌。今人衍之爲周郎癖。代表「戲迷」二字。（按「癖」字之正義。作腹中有積聚成塊解。）怪癖者。如劉邕之嗜食瘡痂。以爲味比鮫魚還美。讀袁枚的「子不語」筆記。載有「拾轎郎君」一則。略謂。某貴公子。屢逃塾不歸。遣人四外找尋。則公子正在街上拾轎。找回以後。又偷着跑出去拾轎。其父大怒。任其所之。該公子竟放棄少爺權利。甘心作一名下賤轎夫。他說的也有理由。謂。隔幾天不拾轎。肩膀就發癢。這豈不是天生的「挨壓」之命嗎。又讀宣瘦梅的「夜雨秋燈錄」筆記。載有「丐癖」一則。謂某公子甘心拋棄富貴環境而去當告化子。悠說。這不是希奇嗎。總而言之。天下有奇癖之人。形形色色。一時也說不盡。而且記者個人所知道的也不多。記者本人。也有一種癖。却不是吃。喝。嫖。賭。鼓。又不愛花。也不玩

鳥。單癖一個。「書」字。便又不癖正經書。像四子。五經。二十四史。……等書。我又真討厭它。惟有各種新巧小說。是我的性命。因為我的環境是由小說養成的。我從四歲識字。開始讀三字經。百家姓。等啓蒙書籍。八歲就能看「三國演義」了。十歲便能看「聊齋誌異」了。因為讀小說太早。於是腦筋裏小說印象也很深。十四歲上。父親死了。家庭立陷於窮苦之境。我也不能繼續上學了。過了好些年漂蕩生活。我感覺到讀小說比讀正史有益的多。像水滸傳裏的武松打虎那段描寫。能說不是好文章嗎。（果然。現在是有許多好小說探入教科書裏作課本子了）我當時無力買書。只能借書看。也許在圖書館裏打坐壇。鐘點已到。人已散盡。我才肯走。我最敏捷的時候。一秒鐘能讀十個字。而且是看文言小說。過了借書時代。就是買書時代。當時又無賺錢的能力。只有聚積少數的錢。累集至一兩個月。纔能買一套練裝書。先到書局裏問價錢。翻看內容插圖和繡像。看完了。還一個買不妥的價便走了。或者扯謊說。是替人家買。要回去討主意。惘惘然走出書局。這天的晚飯都吃不香。夜晚准夢買書。懷揣充足錢。踏上書局的石階。進門去指名要那一部書。付了錢買妥。心中的快

活。不可名狀。及待醒來。好似失了一件珍寶。和夢中得頭彩。醒來一場空。同樣的滋味。趕到二十歲上下。能向社會騙錢了。便東也省。西也儉。積錢買書看。可以證明爲「癖」的。凡是我借看之書。雖然看完了已經還人家。祇若這書確實好。一定要重買一部。我的心理是這樣。借書是人家的。買到手擺在案頭才是自己的。

### 習慣與嗜好

習慣和嗜好。然是人人所有的。不過習慣與嗜好。有好壞之分。好習慣與好嗜好。是要得的。壞習慣與壞嗜好。是要不得的。習慣與嗜好。多半由環境養成。正如成語所謂。「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近朱則赤。近墨則黑。「老年人講故事。會這樣說過。「一個寡婦守着一個愛兒。像寶貝一樣看待。要星星不敢給月亮。於是不到十幾歲。各種怪嗜好都學會了。而且喜歡偷人家的東西。他娘不但不責罰他而且加以獎勵。趕到他年紀大了。吃喝嫖賭。樣樣俱全。家財花盡。便實行去偷。偷以後又晉陞一級。去明火執仗當土匪。不幸落網。經官家判決死刑。在臨坎頭的時候。他

娘哭着去看他。他向他娘作最後要求。要含一含乳頭。他娘是愛他的。當然允許了。想不到他在含乳頭的時候。竟上下牙齒一錯。惡狠狠的把他娘的乳頭咬掉。鮮血流出。痛得他娘暴跳。他說。都是你這老東西害了我。在我小時候給我種種的壞習慣與不良嗜好。才致於我今日坎頭橫死……」故事是這樣。未必是眞事。寓意却很深。細加玩味。好像確有道理。吸鴉片。海洛英。嫖妓女。賭博。這種種惡嗜好是最危險的。不用說了。就拿最普遍的一宗來說。吸紙煙委實不是好嗜好和好習慣。但是差不多十人之中有八九是吸的。要論紙煙之害。傷腦筋。壞記憶力。烟根隨便拋擲。易起火災。然而吸煙的人又說。吸煙有吸煙的好處。能啓發智慧。事情想不起來。吸支烟就想起來。像偵探小說中的主人翁福爾摩斯。都時刻在吸雪茄烟幫助思索。而吸煙又能避毒蟲侵害。預防疫厲……這些話雖然也說得娓娓動聽。但是都不很合於邏輯。有些兇強辭奪理。就拿我說罷。不吸紙煙。有三年之久了。在這三年之中。也不斷寫字作文。並未會乞靈紙煙來幫助我的智慧。而且在這三年中也僥倖未被毒蟲侵害和癘疫所染。吸紙煙助文思的話。只配香烟公司在新聞紙上登廣告說。其理由的不通和某小說

家的特癖同樣不值一笑。相傳某小說家的妙文。全在撫摸其妻的臀部時作成。我一直到現在是不會賭博的。這就歸功在嚴父母的管束認真。當我幼年時候。家中沒有賭具存放。甚致於廚役女僕帶來紙牌消遣。也搜出來替他焚燬。寧可多長他們的工錢。習慣上只許我看書識方字。所以纔養成讀書習字的習慣。直到現在。我還是不喜歡賭的。同人們打麻雀消遣。三缺一了。我也不會參加。雖有時作壁上觀。也感覺不到多大趣味。然而我又有時後悔。以為現在的社會。打牌是交際術的一端。不能打牌。便有時失之交臂。而不能聯絡貴人。致丟掉了恁好的機會。但又有時不悔。也見過許多朋友。因為打牌輸掉了整千整百的錢。折成了債。按月扣息錢。而且荒廢職務。浪費光陰。因私廢公致於打了飯碗的。也是不一而足。經此種例子一比較。又覺得不賭博也很好的。

## 心理的變遷

時代的輪轉是一刻一秒不停的向前邁進。我們每個人的弱小生命。也由幼至壯。

由壯至老的在世界上存活着。因爲人類有智慧。有靈感。可以時時刻刻從心理中反映出思想來。在兒童時代。有兒童的心理。在壯年時代。有壯年的心理。在老年時代。有老年的心理。甚至於環境不同。見聞各異。而鄉下人有鄉下人的心理。城市人有城市的心理。心理像一面鏡子。映照那外緣的一切寫實。而加以反應。是最靈巧不過的。所以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隨境域不同而變遷着。如今先從我說起。在幼年時代。可以包括爲「西遊記」式的心理中。腦裏結篆着孫悟空。猪八戒的面形。彷彿孫行者十萬八千里一個的筋斗雲。也會經我親眼看着。再有趣的書。就是「封神演義」。陳塘關哪吒出世。真不愧是一篇好文章。牠能捉住兒童心理的核心。使一般小朋友們眉飛色舞。讀到哪吒蓮花化身後。找他父親李靖尋仇。手執火尖槍。乾坤圈。脚登風火二輪。殺得李靖大敗而逃。哪吒緊緊追趕……我真同情哪吒而恨李靖。恨他不該毀壞哪吒的金身。同時有位長輩。是五十以上年紀。他批評說。「哪吒不該緊追他父親。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我當時對於他的批評極起反感。在這時看戲也是喜歡看武戲。一刀一槍的對比着。滿台花臉人。跌倒爬起的打武。震得台板山響。塵

上飛揚。我却看得津津有味。及待「桑園會」「汾河灣」「探母」等戲上場。我是從心往外討厭。一個扮男角的和一個扮女角的。在台上說了又唱。唱完又說。起碼半個鐘頭唱不完。我心裏急得熱鍋螞蟻一般。而一般成年人却看得津津有味。鼓掌報好。趕到壓台的武戲上場他却不看。坐起身拍拍屁股便走。當時我真奇怪他爲什麼熱熱鬧鬧的武戲他不看呢。及到二十歲以裏十五歲以上。在「愛」的憧憬期間。心理又變了。像「西遊記」「七俠五義」「彭公案」「水滸傳」那種書籍。早已拋棄。「石頭記」却溫了三遍。閉上目便看見賈寶玉向林黛玉陪不是。寶釵。湘雲。在一旁譏笑他們。王熙鳳從樓上向下倒馬桶。賈天祥正照風月寶鑑……可惜那時候張資平的「苔莉」尙未出版。「少年維特之煩惱」。尙無譯本在中國。這就誤了我的心緒進展非少。更可惜是「金瓶梅」「性史」那類禁書。入我的目太晚。直到二十歲開外。方纔摸着。至少少開四年的眼。結過婚後。又是一番心理了。像野馬上了籠兜一般。而一切生計過活。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都要自己掏腰包。最低的本領。要向社會去騙錢了。趕到第一個孩子出世。又嘗到作父親的滋味。於是童年的韻味。漸漸消

失。許多甜美的舊夢。都模糊成淺薄的淡烟。成年人的心理。的確是一年比一年老練。但是往日的天真樂趣。也一年比一年稀少了。

### 備本錢

「無本難求利」。這話是真的。大的生意不必說。就是小買賣。賣花生米滷煮雞的。也要有三元兩元的成本。一文錢成本沒有。買賣就做不成。俗語又說。「人賺錢。頂一個。錢賺錢。頂十個。」這就表示錢生利最快不過。月利三分錢生息。三年整。本利停。人賺錢去了吃食嚼用。便所餘無幾了。相傳蘇州有一個最大的布店。字號叫「一文錢」。因為他的買賣是一文錢成本做起的。一文錢是最小的起碼數目。居然能做起大買賣來。這不是笑話嗎。但事實却很有道理。原因是安徽遊客倆人。來蘇州辦貨。因流戀妓女。被色所迷。帶來的錢。全花盡了。窮得回家無路費。夜間宿在古廟堂。身邊只剩一文錢。他們忽然福至心靈。拿這一文錢。買麵粉作漿糊。又拾了些竹片。草莖。鷄毛等物。做成許多雀鳥。次日拿到廟會去賣。果然賣盡。又添買色



紙。越做越多。半年後。拿所賺的錢辦貨。回回有利。一年後就開起一文錢布店來。現在姑蘇閭門外還有一文錢的市招呢。以上所談還不是正文。且說鐵嶺縣有一家大財主。名叫李其樹。這李家的後輩少爺們。和記者還是同學。這位少爺娶親。佈置新房。花到萬元錢。女子陪奩。也不下五千金。可謂之門當戶對了。他們日常的享用。埒於王侯。在鐵嶺一個小縣裏真算得首屈一指。再次一等的財主就是楊大家了。論起來。李其樹祖上也是個窮光蛋。開個小鋪面。雖有運籌幟幄之才。無耐力不從心。沒有大本錢。徒呼負負而已。他的鄰居就是大中典當。買賣極好。積蓄富足。每年除夕三十晚上。例須接財神。把供桌擺在天井。香燭紙張。鞭炮齊鳴。給財神爺叩頭。大中當的老板們。對於這接神大典。非常鄭重。每年例用四錠大元寶。壓在供桌的四角。每錠五十兩重。翹邊細紋。非常美觀。李其樹的祖先。因為鄰居關係。近水樓台。三十晚上。頭一個來拜年。這時候剛敬完財神。四錠大元寶還未收起。等他拜完年走後。一收香案。元寶紙祇剩三錠。丢失一錠。老板心裏明白。便向底下人說。不要整張。這元寶會自己回來的。」底下人都疑心是李某人偷去。但對於元寶自己回

來的話。却不相信。這元寶果然到了李家。借牠作了本錢。頭一筆生意。就賺了個對合利。果然是多財善賈。長袖善舞。一年工夫。營業擴張了。又一年工夫。居然成了很大的鋪面。在大中當丢失元寶的第三在除夕。李其樹的祖上又來拜年了。最奇怪的是在他走後。丢失的元寶回來了。式樣相同。不過是新造的。櫃上人十分詫異。這位老板很得意的說。「如何。這元寶是不是自己回來啦。」

## 發財捷徑

「財」是世間第一可愛之物。於是「發財」便成爲個個人的希望。幻想發財以後。怎樣買樓房。怎樣治汽車。一切物質上的享受。像住在天堂一般。所以市上無論那種商行鬧着不景氣。却惟獨彩票行買賣不錯。欄櫃前很擁擠的。爲什麼呢。就因買彩票是發財的捷徑。有錢的人成張買。錢少的人成條買。沒錢的人合夥買。每人一毛錢。少吸兩盒大聯珠香煙就夠了。十個人一湊。就夠一條航空獎券了。投資一角。就有兩千五百元的希望呢。大家都認爲買彩票是發財捷徑。所以航空獎券銷售到第十五期。

賣的還是飛快。這的確是裕國便民的好法子。我去年夏天到了杭州。見地方公路修得真好。又平坦又堅固。這都是發行獎券的實際收到的效果。政府的認真負責。真可贊成。所以記者也是每月要盡盡義務。每期的獎券買一條。也許蒼天不負苦心人。下一次頭獎落在天津。得主就是窮記者我。還說不定呢。有一天午飯時間。同韓新先生吳東辰先生。聚坐一桌。高談闊論。談到北平的房產一天比一天賤。建築宏麗的舊王府。也時常拍賣。這純因地面蕭條。經濟破產。不景氣帶來的直接影響。在以先。有人買了某紳宦的舊宅。重新修葺。大興土木。竟無心中掘出金銀珠寶成罈成甕。這全是該宅老主人埋給兒孫的。兒孫沒有發現。却被外人得着便宜去。爲他人作嫁衣裳。爲誰辛苦爲誰甜呢。說迷信的話。好像真個「財寶有分」一般。目下北平又有某王公舊址出售。說不定真有寶物埋在地下。等人發掘呢。……我聽了這話。一時的靈機。忽然想起一條雙加料的發財捷徑。假設本期得了航空頭獎。得到二萬五千元後。（是指一條而言。因爲記者很窮。買不起整張的。買一條還是當了綢夾袍買的。先買此房產。然後再「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晝夜開掘。搜尋藏金。最要緊不可僱小工

開掘。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事機洩漏。性命交關。）果然發現了金山銅穴。這不是財上發財。雙財臨門嗎。兒童時代聽故事。老年人們講。鐵嶺（是記者我的故鄉）義隆永大燒鍋。有位趙老板。他發財就很奇怪。當年紀青青時。在燒鍋當跑街的差使。人最猥瑣。大家給他送號大燒肉。這年春天。櫃上興工蓋房。缺一條梁。便派大燒肉去採買木料。恰遇一個破大家拆房。有一條梁很好。價錢也便宜。他便買妥了牠。趕到經木工一驗。用斧震一震。空聲空氣。便說。這梁朽了。中間是空的。用不得。掌櫃的大怒。責他不會買東西。大燒肉說。我買錯了歸我吧。便飾人把梁抬到自家。賠櫃上好幾兩銀子。他夜晚失眠。越想越恨。便拿把斧子。騎在梁上。罵一句。劈一下。借以出氣。想不到劈出東西來了。一錠四方元寶滾出來。看情形是牢牢嵌在梁心的。他便抖搜精神。劈了一夜。這條梁共藏五十個方元寶。堆起來很高呢。他的爲人。心地最好。便給財東掌櫃的們送信。報告這事。說是托櫃上的福庇。掌櫃們公議。以半數充公。以半

燒肉的股本。於是他便高陞爲趙老板。兼領財

東。占該燒鍋多半壁勢利。

也一年比一年好。趙老板的後人。也輩輩承襲

爲大財主了。像以上所

多有。不足爲奇，無非像這種不勞而獲。太僥倖

一些罷了。以致引起許多人

也東拆牆西拆屋尋取藏鏹。似這種刻舟求劍守株

待兔的傻舉動。眞眞不值一笑。最後我還要勸勸衆位。「勤」「儉」才是真正的發財捷

徑。買獎券。掘藏鏹。那都是幾萬分之一而太靠不住的幻想。

## 四川故事

老友韓新先生。從四川回來。談了些個四川風土人情。我聽得很有滋味。古詩有之。「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確是寫實之作。蜀道難。蜀道難。蜀道的確是難的。別說是人難行。就是飛鳥也不易縱入。在天風報刊有一篇長的小說。「蜀山劍俠傳」。是還珠樓主所作。筆法的敏捷巧妙。是不用說了。即是對於四川地理。也異常熟悉。在他那書裏關於蜀中的山嶺崎嶇。都寫得淋漓盡致。就是親到過巴蜀的人。恐怕也記載不出實景。寫不得他那樣清楚呢。巫山的十二個峯頭。個個都具有美景。而且危巖千丈。壁立入雲。輪舶從山崖下穿來穿去。一個不小心。便要觸礁

沉沒。水波是漩着的。舟一沉便沒有救法。入蜀途中湮死鬼。大概那一年都有不少。巫山各峽。都埋沒在雲裏。有的是山巖中段。雲來霧去。兩截式的奇峯。比畫兒上的景緻都美麗。這種美妙的風景。的確使人留連麻醉。再想起楚襄王的典故。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便像真個看見神女出現。在招手喚我們去享溫柔豔福。成都境內。因歷年內戰。加以捐賦太重。預徵到民國八十年的錢糧。民生影響得很疲敝了。如今還好。自從中央剿共。入川指揮。一切都有了朝氣。民間的困苦束縛。可望解除了。銀耳是四川特產。有優的。有劣的。等次分到數十種。產量也很多。足敷全國南北各地採買。屬於三國時代西蜀的古蹟。差不多都在這裏。昭烈墓到現在還很壯觀。不過現在的西蜀。不是千百年前的西蜀。最慘是明末張忠獻惡魔出世。縱橫數年。屠戮太重。幾乎把全西蜀人殺盡了。現在的四川人。都是外省人落籍遺傳下來的。在張獻忠幼年時節。因他又窮又無賴。鄰里富豪都鄙棄他。不把他當人看待。張獻忠所受的譏刺太深了。他便開始仇視人類。他尤其仇視四川人。因他受四川人的氣太深了。一種報復的心。總在胸中盤旋着。「有志者。事竟成。」他居然嘯聚起來許多人。跟着他

造起反來。他對於川中大屠殺。尤以成都的情形爲可慘。據說祇有一條街未焚燒。因爲是有他的好友住在裏面。其他各地。簡直是老幼難免。鷄犬不留。血腥將地皮都染遍了。在重慶也僅僅存留了一條街。故事是這樣。「當張獻忠大批匪衆尙未到達重慶時。當地居民早已紛紛逃竄。張獻忠換了便裝。帶了幾名隨從。先到重慶來訪查虛實。部下則在離重慶數十里駐紮。他悠然自得的。在路上游散。見居民扶老携幼。紛紛逃竄。呼娘喚子。好不熱鬧。忽有一個婦人。抱一小兒。拉一大兒。倉惶奔避。後來實在照顧不及了。便把懷中小兒拋棄路旁。背着大的小孩逃走。獻忠很是詫異。便上前攔住她。叫她把地上小孩也拾起來。然後問。爲什麼逃竄。爲什麼棄小兒不棄大兒。她顫抖了的回答道。聽說張獻忠的人馬快到了。是過一城殺一城的。我們怕死。所以要逃。這小孩是我親生的。我可以拋棄不要。這大孩子是我大伯的。他夫婦已死。遺此一子。我不忍叫他斷了香烟。所以甯可棄自己的孩子。不敢棄他的孩子……張獻忠大爲動容。心裏在想。四川會有這種重義氣的好人嗎。便說。你不要逃了。張獻忠是我的朋友。你回家平安過日子去吧。不要忘記。插一枝杏花在門旁。……這婦

人千恩萬謝的叩頭而歸。她把這話告訴鄰居。大家便不約而同的都插杏花在門旁。次日。張獻忠大兵來到。果然保全了這一條街……

### 寄人籬下

吾人處世最難堪的事。就是寄人籬下。恰如古語所說。「既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一樣。又如俗語所說。「吃人飯。服人管」。自己先失去了充分的自由。旁人的鹹言辣語。只有聽着的份兒。不敢反抗一句。情因你要一反抗。難免不被驅逐。離開這裏。真找不到吃飯的去處。所以祇得含着淚痕忍耐着了。嘗見鄉下的女人。不幸而被丈夫遺棄。自己沒有獨立生存的能力。便長期的住在娘家。父母是已經死了。兄嫂便以白眼相加。以為「嫁出的女。潑出的水」。娘家早已沒有供養的責任了。偏偏自己不好。違背了「嫁雞隨雞飛。嫁狗隨狗走」的原則。而被夫家休棄。這是替娘家丟面子的事。而且又要長期的吃死飯。於是閑言日多。「指桑罵槐」。「打草驚蛇」。絲毫不諒解棄婦的苦衷。而施以種種凌逼壓迫。身受之者。惟有成天價以淚洗面而已。記者雖是



一個男人。却也嘗受過了這「寄人籬下」的滋味。當那年瀋陽鬧地方事變後。連帶的失了業。我曉得在關外是沒有辦法了。便東求親西告友的弄些盤費錢。來到北平。下榻在一個朋友家。希望自己爭口氣。打破荊棘。找着一條生路。但是一住三個月。簡直沒有半點成就。而且手裏空空。阮囊清罄。簡直是水盡山窮。一點辦法也沒有了。總算這個朋友家待我不錯。管一天兩頓飯。不好意思下逐客令。無奈日子太久了。白白住着。那有不討厭的道理呢。他家一個女孩子。才有五歲。淘氣的很。終日纏着我。不是搯。就是抱。鬧得我不得開交。我是生性好靜的人。經此吵鬧。心裏不痛快。信口發揮幾句。結果。孩子哭了。大人也惱了。後來我覺得住不香甜。便搬入一家公寓去。和一個朋友住在一間屋子裏。推說是給朋友作伴。他們心裏雖然是巴不得攆我快走。但在面子上還挽留。趕到我搬出以後。我的朋友健東回來了。他雖然是個糾糾武夫。却也最耳軟不過。聽信妻言。曉得我得罪了他的愛女。於是他也心有成見。對待我遠不如初。見面時總是說諷刺話。令我面上難堪。心裏便想。既是這樣。當初爲什麼收容我呢。既收留了我。便不該這樣諷刺我。侮辱我。越想心裏越牢騷。覺得寄人

籬下真不是滋味。想起我在他家住着時。真是規規矩矩的。和和靄靄的。一句錯話不敢說。裝做極老實的樣子。每逢老媽子退職的青黃不接當兒。我也會毫不客氣的幫着健東的太太打水淘米添火。以爲這樣一來。絕對不會再出閒話了。想不到因爲小孩子的原故。傷了大人。如今回想起來。還覺不值的很。但我始終感激健東夫婦。他能慨然留我。臨時下榻。也借光非小。否則我在偌大的北平。一個認識人也沒有。後顧茫茫。何以善其後呢。我現在已經恢復原狀。不再「寄人籬下」白吃飯了。但每一回想起來。前情歷歷。有如昨天的事。便希望一般寄人籬下的同志們。不要牢騷。不要消極。所需要的是忍耐。奮鬥。俗語也會有。「龍游淺水遭蝦戲。虎離深山被犬欺。」耐到「日頭不能常晌午。北風也有向南時」。豈不就揚眉吐氣。不報復而報復了。

## 秋 蚊

時候是深秋了。一天比一天漸冷。早晚時節。穿着夾衣。還感覺瑟瑟而戰。金風挾着寒威。吹得草木零落。樹葉子脫離樹枝。飄飄搖搖的向地上墮。一切蟲蟻兒都藏

躲起來。或者蛻化了。但每到晚上。有一種最討厭的東面。來攪擾我的睡眠。原來却是蚊蟲。蠅子快要死盡了。臭蟲也潛伏不出現。牠却依舊飛來飛去。飛出飛入。自鳴天籟。奏成一種音樂。噲噲的叫着。越聽不聽。這聲音越向耳裏攢。睜開沉重的眼皮一看。見這小小蚊蟲。像某國的飛機一般。在面上游來游去。作投擲炸彈的預備。吃驚非小。伸出掌來。想拍死牠。牠也非常乖覺。三拍兩拍。總是拍不着。繼而已經潛逃無踪。再也找不見牠了。重閉上眼睛養神。朦朧朧想入睡。這股子噲噲又送到耳邊。結果又驚醒。兩次三番的不能入夢。這總怪自己。在蚊蟲咬得要命時。便說。「明天一定買蚊帳。」趕到了明天。事情一多。就混忘了。蚊蟲又咬起來。便說。「明天一定買猴牌蚊子香。」趕到了明天。又不曾真個去買。今天推到明天。明天推到後天。蚊帳未買成。蚊子香也未買成。由三伏挨到立秋。雖然在夜晚又想起買這個。但轉一想念「秋都過完了。冬天轉眼來到。還買蚊帳幹麼。還買蚊子香幹麼。再耐幾天就是冬景了。蚊子自然會死淨的……」想到這裏。便拚着挨咬。什麼也不買了。明年見吧。這就好比我們天天嚷國難。也曉得飛機是厲害的。但是總遲延着不肯做空中防

禦。雖然說過什麼飛機救國。也是五分鐘的高興。說說就算完了。結果是一場空虛。實際上什麼也沒有辦。聽說武漢一帶的蚊子更多。種類也不一樣。有灰色的。有花色的。有黑色的。春夏秋冬。四季不斷。一時有一時的蚊子。在夏夜裏。別想睡覺。遮天蓋地的向人侵襲。所以當地人總是午前睡早覺。晚上索性不睡。坐在藤椅上揮芭蕉扇。扇子停一停。蚊子落滿身。我聽人家一講。嚇得我不敢上漢口去了。怕喂蚊子。「鷄肋不足飽尊口。」。笑談的話。說是「有一人喜說大話。玄虛的很。他說。過了燕子磯。蚊蟲大如鷄。過了巫山峽。蚊蟲大如鴨。有一天夜裏。就探進一個蚊子頭進帳。被我一把握住脖子。牠那兩隻翅膀。不住的搧。我一夜未撒手。他也一夜未停搧。我偷着從帳縫向外看。這蚊子比鷄鴨還大。像小鵝一般。他的朋友問道。爲什麼不捉住殺了下酒。他就說。牠不吃我。就算萬幸。我還敢吃牠麼……………」這段笑話。很爲幽默。隱含不少寓意在內。善於侵略的東西。如老鼠晝潛夜動。毀人衣物。如臭蟲大批動員。吮吸膏血。再就是蚊蟲了。像小飛機一般向人身進攻。光銳的利喙。刺人的皮膚。將血液吸收去。結果留下一個又紅又腫的疙疸爲成績。使你又疼又

癢。哭不得。笑不得。而且牠的壽命也不算短。從夏初到秋後。還不見減少。維有睡帳子和使香薰。這是萬全之策。香料是用除蟲菊粉製造。國貨蚊子香一天比一天多。其效力也不次於舶來品。像三星牌的。月裏嫦娥牌的。也都用得過。秋天的蚊子。另有一種風格。就是黏黏的圍着人。不肯遠飛。飛得也很慢很笨。一合手可以打死一個。但牠却非常合羣。死了一個便上來兩個來復仇。

## 稿紙

在虛偽的現代。凡事都講門面。招牌擦得賊亮賊亮的便顯這家買賣有朝氣。否者你雖是真正言不二價。也不會有大批主顧來問津。不過在北方又比南方兩樣。像在北平市上。以「京都」標榜的老門市。有的還在掛着明朝的匾。一片灰黑。風吹雨淋的暴了皮。舊油漆像魚鱗似的一片一片向下掉。除非是走在跟前兒。大瞪眼細看。才能念出這家字號是那幾個字。假設退後兩步看。就一塌胡塗了。假設看匾的人是個近視眼。那就非搬凳子墊腳不可了。否者戴百倍的近視鏡。也是乾脆瞧不見。當我初到北

平。見此情形。以爲奇怪。後來經解釋。說這是老門市。牌匾越舊越有信用。啊。原來如此。這北京真不愧爲封建發源地。去掉了北平。不要說是上海。卽以天津論。買賣就不能那樣做了。牌匾第一要鮮明。寫美術體字。一年油漆三四次。晚上還要有紫光燈。這才能透着新穎。像在梨棧一帶的鋪商。還要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減價。春夏秋冬。一律大犧牲。老板們的腦髓像豆腐酪開鍋一般。總要時時刻刻向上滾。稍一呆滯。就被別家搶去勝利。他們對於「門面」是大事。最新穎的反宣傳點綴。玻璃窗子上貼滿黃紙條。上寫「關店大拍賣。買一尺送一丈。」閑話少說。書歸正傳。却說稿紙一事。關係著作家的門面。譬如稿紙鮮明。花紋美麗。再灑上香水。然後用鋼筆橫寫。字跡細弱一點。署名「秀琴」「美瑜」「芙蓉」之類。則雖然不露女士的名銜。但是編輯先生一定要把你認作異性。趕緊發到排字房付刊。如果色情狂發作。也許先要和原稿貼過臉。聞幾聞。吻兩吻。然後付刊。另外囑咐工友當心些。不要把油墨手弄髒了美人的手澤。如果是古雅的宣紙作稿紙。上面印着「延年益壽」的博古畫。然後再老氣橫秋的寫幾首詩詞。筆姿挺拔。鐵畫銀鉤。則編輯先生便認爲這是一位老古董

寫的大著作。一定起碼七十歲。皓首白鬚。是位清代的老翰林。其實呢。寫稿人也許是個二十左右歲的青年。因他有博古嗜好。能自己治印。所以變成老古董習氣。恰和編輯先生的理想相反。硬譯的詩人。寫出新句子來連胡適老先生都不懂。人們以為他是洋聖人。理想中的構造。一定是個穿西服的直脚朋友。其實呢。不然。他學拜倫。莎士比亞。把鬍鬚留起來。長可拱把。頭髮披掛在背後。穿着青色的瘦長袍。面色蒼白。總愛背着手在公園散步。他承認他是泰西拜倫。印度的太谷爾。中國古代的屈原。他並不梳分髮。不穿西服。不剃鬚鬢。人們又以為成名的小說家。稿子一定講究。其實呢。却迥乎不然。我會親眼見名小說家劉雲若的大作。用蠅頭小楷寫在包茶葉的紙張上。又有某名小說家。拿拭月經的棉紙寫稿。信封內連裝十頁。貼五分郵票絕不過分兩。這又真是一種特別經濟。最美麗的稿紙。雪白湛亮。又響又脆。上印金銀色格子。角端還印着花朵。真好看極了。貴族階級的學生時代投稿者。大半採這種稿紙。同時也可以利用它移為寫情書之用。豈非一舉兩得便。但我有一個朋友。他是很窮。寫稿子却非常的擇紙。時常是將衣服拿出去當當。質得錢來去買一二分錢一張的

闕稿紙。我認爲這是無意義的耗費。但他却不以爲然。

## 看殺人

大概是我們貴國同胞太有閑的原故。差不離全富於看熱鬧的心理。譬如天空中沙沙作聲。曉得是有飛機過。便不約而同的跑出去。仰面向天上望。指指點點。看得出神。假設是一撥軍樂隊。吹吹打打的來了。便猜是文明出喪。更是搶着出來觀望。推而至於迎親的喜輪過。或者喪事的全副儀仗。和尚經。道士經。喇嘛經。一夥一夥的過去。紙紮冥器一件一件的排着。那就更有一觀的價值了。最普通的。在商家門口。無線電放出歌聲。一會兒是洛子調。一會兒是京戲。一會兒是相聲評書。一會兒是西洋音樂。這種最普通最尋常的玩藝兒。居然也有許多人圍着翹首敬聽。甚致於阻斷行人道。這不是少見多怪嗎。我有一個朋友說。「中國人最好奇不過。假如我到馬路上便道旁一站。將頭揚起。呆望天空。不到兩分鐘。就能引來五六位同志。也仰起頭並肩呆望。不上十分鐘。能聚一羣人。他問他。看什麼。他回答他。我不曉得是看什



麼。他再問他。他說。我也不知到是什麼熱鬧。結果是一無所有。我先溜着走了。他們還呆着不散。」這話雖然是一種寓言。但却很有道理。照法辦理。包管有閒人來看。拿街頭尋常的車碰人人打架作證據。就可以知道。賣呆看熱鬧的人。圍住肇事地點。警察揮棍直趕。都不肯退。倘或是出紅差。槍決胡匪白面犯。看熱鬧的更多了。親身送到刑場。大家報奮勇。作一名義務隨從。看殺人這種夠當。自封建時代。就很開動一時。或斬。或絞。或剮。每逢秋決。觀者擁擠。差不離由都市到各縣。都是一樣熱鬧。好事的胆大人。還擁擠到人羣最前層。看鋼刀過處。人頭滾地。鮮血上衝。看的人鼓掌喝采。鼎革以後。實行槍斃。看的人仍不減少。在數年前。山西某縣絞犯人。看熱鬧的大登城牆。恰巧趕上城墻塌陷。重傷百餘人。死了數十人。這種空前慘劇。爲「看殺人」而演出。該有多麼不值呢。當犯人的囚車在大街上行走時。路上立滿了男男女女。甚有隨在車後。緊跟着不放鬆的。偏有討便宜的死刑犯人。向車後跟着的少婦說。「寶貝。回家好好享過日子去吧。咱們這輩子的夫妻緣分算到頭啦。」引得衆人訕笑。少婦羞得含淚而回。又有一個犯人成心開玩笑。把緊跟車後的一個人

賴住。硬說他是夥犯。警察便抓住他不放鬆。趕到臨執行死刑時。才說。「我是和他鬧玩笑。」這人早已嚇得面白如紙了。看起來。追隨着犯車看殺人。有何益處。

## 鬧家務

俗語常說。「清官難斷家務事」。這話果然不錯。家務事的確不是別人能管得了的。正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也。最顯著的。中國大家庭的黑暗組織下。婆婆和媳婦。小姑和嫂嫂。都是天生的冤家。見了面便成仇。互相壓迫。致演出許多慘劇來。再普遍一點的。就是妻妾之間了。俗語說得好。「若要家不和。娶個小老婆」爭風吃醋。爲丈夫的。很難過清淨日子。卽是尋常夫婦。差不離也都有互相背着的事。男的瞞着女的。女的瞞着男的。因爲小小的一點導火線。便會引起絕大紛爭來。各走極端。興師動衆。摔東砸西。四鄰爲之不安。懂人情的。便都趕來勸架。按下葫蘆瓢起來。兩方面都勸不服。男的吵喊。女的要自殺。這一幕家庭武戲。扮演得十分的逼真。我親眼見過這樣的夫婦。男女雙方。勢均力敵。正是八兩鬥半斤。針尖對麥芒。

偏又同牀異夢。各懷心腹事。自己賺自己的錢。男的怕女的知道。女的怕男的知道。我有一個朋友。和他們住在近鄰。來往日熟。他們夫婦二人都看作貼己人。男子的錢也存在我這朋友的手裏。女子的錢也存在我這朋友的手裏。彼此都先關照了。要替他們守祕密。但是日久天長。焉有不透風的牆壁。居然先洩漏了男子方面機關。這女的更狠。把存款硬提出去。男的又怕她。乾瞪眼不敢爭一句。過後却埋怨起我的朋友來。不該不給他守祕密。女的也跑來不依。說是「你不該幫同男的作弊。拆散我們夫妻間的感情。」我這朋友兩頭受熱。該有多麼冤枉呢。從此後不敢再管人家的閑事。又有這麼一個朋友。他家家庭是一妻一妾。幾乎是整年整月鬧家務。然而他却在中間挑起波瀾來。忽而對妻說。「我和你是真好。對她——指妾——不是真好。她是個狐狸精。天生小老婆貨……」妻便信爲丈夫愛自己。對妾仇視更深了。他忽而又對妾說。「我和你是真好。對她——指妻——是傷透了心。她是狠毒婦。心腸太毒……」妾便也信丈夫愛自己。對妻仇視也深了。於是見了面就冷嘲熱諷。輕則口角。重則吵嚷。再重則尋死覓活。懸樑上吊。一年三百六十天。沒有三百五十天清淨。丈夫偶爾偏向一點。

妻也惱了。妾也惱了。便到鄰居家找姊妹們閑談。把自己的丈夫罵得狗血噴頭。如何如何缺德。說得淋漓盡致。旁人多起嘴來。推波助瀾的幫幾句。她也很得意的消了氣走了。嘗言說。「夫婦之仇不隔宿」。在夜晚間。丈夫向妻妾一陪小心。女人的心是容易軟的。趕到象牙牀一上。肉貼着肉。便什麼仇恨也沒有了。男人再賣弄能幹。來一個七擒七縱。女人便想向他討好了。沒有別的辭可借。便拿人家旁不相干的人來墊舌根。說是。「張家嫂嫂議論你。說你這人缺德。說你這人太不好。說你是色鬼。是色迷。重色不重友。沒有人格。不可交。她男人也看不起你……」加油漆醬的這麼一說。男的不禁冲冲大怒。「他們真可惡。敢議論人。我非給他個利害嘗嘗不可。他自己覺自己好嗎。他也不是個東西。他老婆擦胭脂抹粉的也是個養漢精。」其實呢。第一個議論他的人。還是自己的老婆。旁人不過是順着人情幫幾句話。這賤性的女人。爲着向丈夫獻媚。便把毫不相干的旁人血口葬污。如此看來。別人的家務事不但參預不得。而且要金人三緘其口。最低限度要學徐庶進曹營。一語不能發的。

## 鄰居

「遠親不如近鄰」。這話很有道理。即是「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意思。但又有說。「親戚遠來香。鄰居高打牆」的。可見人與人的交往。太疎遠了也不好。太近便了也不好。而且「人情好是初相見。」新識的。彼此客氣。凡事容讓。彼此交往起來。感情最容易濃厚。不上幾天便熟了。彼此呼兄喚弟。呼姊喚妹。要好的不得了。趕到處合的日子久了。各人的本性質掩蔽不住了。便感覺到非常的不滿意。我看他不順眼。他看我有短處。再加上兒童打架的紛擾。婦女家務的糾紛。免不了碟大碗小。誰碰着誰。由小口角引起大問題。結果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彼此由好交情變成惡仇恨。像我們卡階級的人物。（註。卡階級者。不上不下之謂。正如老年人所說人家騎馬我騎驢。千不如來萬不如。回頭看看推車漢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在此五花八門的繁華都市找生活。衣食住行。樣樣犯難。譬如每月五十元薪金。（在此不景氣的年月。人浮於事。每月五十元的小事。都不易找了。）家裏有一位太太。兩位少爺或小

姐。這五十塊錢就真夠開消的。講到衣字。你在外作事。穿的不整齊。人家小看你。作一身西服。連外套在內。非四十元不可。一月薪金完了。而且太太的大衣。秋季有秋季的。冬季有冬季的。每件又要十五元。再講食字。每日兩餐的小菜。見魚見肉。又須好幾毛。老媽子的工錢。四元一月。以外還要管她飯吃。說到住字。最低限度。要兩間房子。或者三間。在租界裏。非十五元不可。最後說到行字。每日老爺上班。太太上電影院。少爺小姐上學。差不離要坐人力車。來回一次。頂少三毛大洋。照以上算來。每月五十元收入。或者七折八扣。或者壓薪對月。真受不了。一定要拉債務。記者是過來人。這可算得設身處地之談。尤其是房子不易找。鄰居不好處。南方人和北方人住在一院。别扭的很。誰看誰都不對眼。當找房時。遙街看紅紙帖。東一家西一家的碰。生來乍到。焉能猜透誰的性。一院三四家。四五家。人多口雜。尤其難處和。下層社會。納垢藏污。倘有一個不湊巧。說不定和什麼人住在一個院子。有許多是指着閨女出外打野鷄。妹妹出外當女招待。把野漢子向家領。萬一走錯門。就許到貴府找麻煩。再有打麻雀牌的風氣最盛。張家姐姐李家妹妹的。一湊合就是一

桌。把孩子扔在家不管。八圈麻將癩非過不可。彼此分斤播兩。大找其小和。你該我的。我欠你的。稍有錯賬。便把銅錢看成磨盤大。婦人家心窄。或者牌品不好。嘴裏嘟嘟囔囔。誰不讓誰。便因此失了和氣。再有男女看牌。混坐一起。弊病更多。借着洗牌的機會。偷摸玉手。男子找便宜。向人家少婦說。「王大嫂。給你個白臉。」或者說「給你一個心愛的……」正趕上人家吃這張牌。兩個人就有交情了。再進一步。桌子底下用腳說話。高跟鞋碰着腿。便令男子銷魂而想入非非。

## 挨罵

挨罵爲人所最不歡迎的事。但是又脫不過去。任憑你是忠良俠義。也有小人背後罵你。無聊的文人們。更會繞着彎兒拿着筆管來罵你。最顯著的證據。創青苗法的王安石老先生。不但生前挨罵。死後還挨罵。直到現在纔交好運。自經蔣主席及國府要人的提倡。覺得王老先生的政策。是有道理的。可惜當時用非有道。毀謗者多。以致失去效力。累王老先生挨了數千年的冤罵。蘇東坡先生。爲當代風流才子。但是他的

材力。對文字則有餘。對政治則不足。他就是反對份子之一。罵王老先生罵的更有勁。因為他當時成了衆矢之的。都把他看成怪物。便從罵之外又造些謠言污辱王荆公的人格。而且說得活龍活現。使後人信以爲真。最膾炙人口的。就是「扒灰」故事。相傳王安石的兒子王雱。青年美秀。才氣洋溢。老王也認爲是跨竈奇男。千里之駒不啻也。慕蘇東坡之女弟蘇小妹才名。特意挽人作媒。東坡是最不滿意老王的。一口拒絕了。蘇小妹到有商量的餘地。她說。拒絕他也要叫他心服。有個法子。讓他把文章送來過目。再行決定。東坡很贊成這個辦法。便把王雱的墨卷討來看。果然是篇篇錦繡。字字珠璣。也不曉得是小妹眼光高。抑或是先存了成見。便批評這文章好得過分。華而不實。此人一定要青年夭亡。拿這個理由拒絕了王家。老王便另娶別人家小姐爲兒媳。也是個能詩能文的女才子。事有湊巧。也許是蘇小妹真有預卜先知的神力。居然應了她的話。王雱新婚不久。就病死了。在誓禮教十二分嚴重的宋代。少婦新寡。當然要犧牲自己。清苦自守。忍耐到老死的。於是乎王雱的嬌妻。也難逃此例。竟當上了一個年青少女的小寡婦。據說。王安石人雖傲岸。對於情慾。却不和



人兩樣。而且對於偷香竊玉尤其內行。也許是一番好意。可憐兒媳的冷榻淒清。便代行了兒子的職權。借着撥爐灰。把情意傳播過去。在他兒媳屋裏案上。是每天燒得好香。老王在播弄爐灰時。寫出兩行詩來。「紅羅帳裏一琵琶。我欲彈時不敢拿。」他的兒媳。居然是個解人。便乘他走後。悄悄的讀了這兩句。重將爐灰刮平。接寫下兩句道。「借與老翁彈一曲。風光不落外人家。」從此翁媳二人圓成好事了。而「爬灰」的典故也留傳下來。據我的管見揣測。這純粹是子虛烏有之談。換一句話說。就是繞着灣兒罵老王。譏諷他爲蕩棄倫常的禽獸。像傳述中詩句的鄙俚。都類似後人僞造。絕非安石先生的事迹。以訛傳訛。致令老王遺臭千年。這造謠言的人。死後一定落拔舌地獄。不過罵人這事。有該罵和不該罵的。像諸葛亮罵王朗。痛快淋漓。誥首匹夫。氣死馬下。禰衡擊鼓罵曹。到現在都傳爲美談。陳琳草檄罵曹操。居然治好了阿瞞的頭風。徐敬業草檄罵武則天。武后不但惱。反到可惜他這樣才學手筆而落在敵人手裏……總而言之。壞人挨罵是應該的。好人挨罵雖不應該。亦有時脫不了。躲不過。因爲凡是一件事情。有擁護的就有反對的。有誇贊的就有包貶的。

## 新台之醜

中國人的傳統說法。「家醜不可外揚」。爲的是保全臉面。其實呢。「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與其怕外揚。何如不出醜。尤其是凡事壞在婦女身上。鄉村的老太婆們。根本沒有知識。吃飽了沒事做。便含着大烟袋。抱着小孩兒。東張家。西李家的瞎闖。話匣子一開就沒完。拿人家的私事墊舌根。纔有花兒。又添上葉。節外生枝。越說越像。譬如張家的媳婦和婆婆拌嘴了。這是早晨之事。趕到晚上。已竟舉村皆知。甚致於婆媳因爲什麼勃谿。大家都會曉得。傳說得一清如水。好像掌上觀紋。因爲性慾和食慾一樣重要。所以這般家庭醜劇。「牆上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羞。不可道也。」從都市到鄉村。總是隨時隨地在扮演着。記者在東北時。曾在鄉村整年的居住過。所以對於鄉村的民間生活。也比較知道的充足。以爲最流行的家庭醜劇。就是翁媳之間。鬧不清楚。這種怪劇的起因。就因關東的流行風俗。早婚盛行。十六的男孩子。娶二十多歲的大姑娘爲妻。鄉下孩子。再情實開得慢些。洞房花燭。等於虛

設。新娘子有遠水不解近渴的趨勢。當公公的。四十多歲的年紀。性慾正盛。嫌老婆又老又醜。便生意外的不良之心。和兒媳耳鬢廝磨。低頭不見抬頭見。近水樓台。天長日久。便演成新台醜劇了。（註。在東北俗稱。翁姦兒媳。謂之扒灰）像這種事。本是祕密着。但不知是那方面走露消息。竟成了全村的話柄。變成飯後的談話材料。當事者更抱一種犧牲決心。反正是事情也露了。臉皮愈磨練愈厚。任人談論。也不在乎。以致戀奸情熱。演成慘劇的很多。據我所知。同鄉的長輩劉瑞卿老先生。當他娶兒媳婦時。我會隨父親去賀喜。在蓆棚裏吃過酒席。他兒子於成婚後晉省讀書去了。這老劉先生。人面獸心。竟替代了兒子的職權。和兒媳陳倉暗度起來。事情不密。被他的女兒闖見了。她是個性質急躁的十八歲處女。氣得了不得。和他父親吵鬧。又罵她嫂嫂不知羞恥。翁媳二人。恨她恨急了。便乘她得感冒病期間。尋塊磨石壓在女兒身上。半夜工夫。便害死了。完了他女兒的喪事後。我纔曉得。她父親說。家門不幸。女兒得癆病。死後復活。用磨石壓。纔老實了……一件人命官司。歸之於死後復活。便算完結了。我那時纔有九歲。劉家姑娘常抱我玩耍。所以我非常紀念她。又有鐵嶺

城西二十里貝河村。有家姓李的。這人將兩個兒媳全姦了。二兒子在外當兵。只有大兒子在家種地。鄉下人譏誚他說。「你甘心把你的女人讓給你父親受用嗎。」他很發氣。便說。「這老畜生。早晚要死在我的手裏。」這本是無心之話。居然傳到他父親耳裏。便想到「先下手爲強。」夜半懷刀扣門。他的兒媳婦應聲開門。這老頭子凶神入彀。將兒子拖出衾來。活活砍死。連夜將屍身裝入麻袋。拋入遼河。他帶着兩個兒媳逃至佳木斯荒地。居然逍遙法外了。趕到河中漂出死尸。這案情纔喧傳遐邇。但是凶犯已通緝不到了。七八年前。在平津傳述一時的咬舌案。衣冠禽獸陶溶。被兒媳咬掉舌。引起各地一致喧揚。好事者編出小說。舞台上演爲新戲。這便是都市裏的新台奇案。總而言之。社會間的罪惡。永久不能洗滌。此種醜劇。正在隨時隨地的扮演着。

## 吃醋

居家度日的「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醬。醋。茶。如今拈起「吃醋」二字來作題目。情因世俗傳說。早將「醋」字借作別用。這種字樣。在大庭廣衆之間。居然

會忌諱起來。拿着酒讓人。可以說。「請吃酒吧。」拿着醋讓人。說「請吃醋吧。」這話總像有點唐突。情因「醋」字與「妬」字相連。又與異性之間發生了關係。譬如三角戀愛。就要有兩角吃醋的。推至於妻有外遇。夫有別戀。或情敵相見。便免不了眼紅心冒火。不打架也要吵嘴的。像這種種。統明其責任曰「吃醋」。單解釋「醋」的字義。「原音咋。古文酢字。報也。又音措。有酸味之液體。以酒發酵釀成者也。俗稱嫉妬者爲有醋意。在閩知新錄載。此以妬婦比獅子。續文獻通考。獅子日食醋酪各一瓶。吃醋之說殆本此。」山西人所吃的口味。嗜酸。多能用醋。每菜無醋不能下咽。又醋的拆字謎。是「二十一日酉時」幽默派的文人。也常用這話來代表「醋」字。對於此字確有神秘的韻味。「吃醋」的典故。又有一說。相傳明洪武帝時。大將軍常遇春。非常的懼內。年過四十。尙無兒女。他的夫人比獅子還厲害。妬心太重。禁他納妾。事被洪武皇帝知道了。特宣她上朝。百般曉諭。她的妬心終不退讓。洪武帝大怒。喚左右取醋一大杯。用假話騙她說。這是鴆酒。吃下去就要死的。你如能洗去妬心。許可你丈夫納妾。便宥你一死。否者速喝下去。朕賜你一死。以爲天下妬婦

作榜樣……她在當時本不知是醋是毒。便說。死亦無怨。接過醋碗來。一飲而盡。朱洪武說。真妬婦也……拿這段故事作「吃醋」的考證。也很近理。自因「吃醋」名辭移作他用後。則個中滋味。大有研究。有真吃醋。有假吃醋。從反來。從正來。各有不同。又有吃不相干的飛醋者。細加琢磨起來。真洋洋乎大觀哉。以記者的經驗。確有吃飛醋的可能。雖然在事實上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但却總覺心裏發酸。像煞有介事呢。二年前。我因職務關係。是天天要到賽馬場的。邂逅一個青年的女郎。形式摩登。容貌美麗。看樣子好像似位女學生。她用英文抄馬標。寫得非常純熟。我隨在她身後作義務保鏢。已非一日了。但却始終沒有向她開過口。因我不討厭不露輕薄的原故。所以她也未會注意到我。僅僅我一方面是覺得她很可愛。事不湊巧。居然有這麼一天。她們母女以外。又有了第三者。一個戴鴨舌帽的青年。黑黑的面孔。學生樣子。他和她很親密。而他對她有說有笑。像未婚夫妻一樣。於是乎我看他眼裏。惱在心裏。酸溜溜的吃起飛醋來。假設我是黑旋風。也許哇呀呀大叫一聲。把手中板斧向下劈去。演出流血慘劇。也未可知。但是話又說回來。李逵是坦白正直人。也不

會發生這吃飛醋的心理。推己及人。可以知道世間不缺乏這樣事。妻妾之間。因地位關係。當然要把醋當茶吃了。此外推至於極細微的事。都有這等酸素在內。還有一種不喜上進。不知努力的人。見人家寫出字來。比他適勁。作出文字。比他瞻麗。甚至有人緣。比他多得信仰。他便心中吃起暗醋來。不想自己振作精神奮起直追。却一味吃寡醋。想法子排擠人家。或在背地裏詛咒人家。這真是小人之量了。

## 成名

人生在世。是不自由的。本身受名缰利鎖的束縛。過不了幾天輕閑日子。而且「名」的害人。較比「利」尤甚。所謂「三代之下。無有不好名者。」無智無識的人。也想拿點錢修橋補路。在碑上刊着自己的名字。便覺非常的光榮。俗語也常說。「人有名。樹有影。」江湖上賣藝的人也用手拍着心脯說。「人過不留名。不知道張王李趙。雁過不留聲。不知道春夏秋冬……」冬烘老先生們講些什麼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一言以蔽之。無非是「沽名釣譽」自以為認識幾個字了。便搖頭晃腦的吟

詩。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東拼西湊的成個小本子。取名什麼軒詩集。也不怕罪過。禍棗災梨。彫成木版。印出書來。東送送。西送送。爲的什麼。無非是「沽名」而已。最妙是曹阿瞞的快人快語。「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名的確是比利還值錢。利是暫時的。名是永久的。有了名便不愁不能生利。名之於利。如影隨形。名到那裏。利到那裏。越是識字的人。越覺得名要緊。創出些「名譽爲第二生命」之說。於是出了名的人。立時的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在睡夢中。靈魂都是笑的。尤其是早先年的科舉時代。都講。「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聞。」作紅樓夢的曹雪芹先生。他反對祿臺的思想。但在作書時也把賈寶玉編成中了第七名舉人。然後纔出家當和尚。於此可見名利之毒。中人太深了。在現代的讀書人。雖然是廢了科舉。然而一樣的要名。最好是作一名小說家。像郭沫若。張資平那樣。每千字可以換到十幾塊錢的稿費。再舊式一點。皖潛張恨水先生。他的大名。早已馳於全國。現也隱居北平。埋首著作。應了幾十處的小說續稿。正在日進斗金。大發財源呢。你也想成名。我也想成名。想是想得要瘋。但是出不了名。又有什麼解法呢。不過。「成



名」之道。是有祕訣的。關門坐在家裏。不與社會接觸。那末。你的大名。祇會老婆孩子知道。與你又有什麼好處呢。所以不想成名則已。如果要想成名。第一要練成厚厚的臉皮。在人前繞着灣兒誇獎自己。反一句話說。褒貶別人。就是抬高了自已。成名之道。更需要好口才。口筆相濟。纔能成功。否則祇憑筆是不行的。最妙的終南捷徑。如「文壇登龍術」所載（此書非賣品。並且未聞那裏出版）。先找位名人認作師父。譬如張恨水有名。就認張恨水作師傅。起初時。人家一定拿架子。不肯答應。你便要厚着臉皮。婢膝奴顏。攜着一份厚禮。送將上去。一見面就跪着不起來。見師娘一把禮物收下。你趕緊給師父磕四個頭。口稱。「師父在上。弟子有禮。」他便不好意思反悔了。論理。認師父是折本錢的事。所預備的禮物。至少五十塊錢以上。再公開的請兩桌客。十六元一席翅子席。連酒飯小賬算起來。就要四十元之多。一共划算起來。非百元莫辦。然而這是一本萬利的事。一入龍門。聲價百倍。經老師一宣傳。一提倡。發財的機會就來了。

## 出身

俗語有云。「英雄不怕出身低」。自古以來。市井屠沽。多行俠義。而衣冠份子。反有禽獸。爲富者亦多不仁。所以世間最不可小看的。就是窮人。卽或是一個乞丐。也說不定何日居然翻過身來。高居人上。來一個眼前報應。羞辱羞辱你。然而偌大世界。總是俗人多。雅人少。換一句話說。就是眞明白事體的人少。而假充明公的人多。纔造成了浮薄的社會。淺鮮的人情。只見錦上添花。無人雪裏送炭。於是乎「出身」便是個大問題了。雖然這人現在的名譽很高。假如有人說出這人的出身是如何如何的低。便連帶的把這人許多好處全取消了。在封建時代。婢妾制流行。妾生的兒子名曰庶出。庶出的兒子和嫡出（正室夫人所生）的兒子。就不平等。不但家族小看庶出之子。連戚友也白眼相加。自鼎革以後。打破封建科舉一切腐敗制度。「出身」觀念。在一般人心目中都淡然了。尤其是出了幾位手握虎符的大軍閥。都出身於草澤之間。權柄在手。勢饒可畏。便無人敢議論他的出身了。再者俗語所謂「門裏出身」。就是根本訓練之義。

和「龍王爺的兒子都會浮水」。是一般意義。倘或學的是木匠。後來又幹了鐵匠營生。所幹非所學。便顯着令人詫異。於是有人議論。「他是木匠出身啊。」推至於一般事業。莫不如此。再譬如妓女從良。嫁於富商爲繼室。便會有人在背後傳說。「她是密姐出身啊。」其實呢。只論眼前罷了。又何必論出身呢。我們落魄的青年。聽說某處考取職員。趕緊要填寫履歷片。其中就有出身一欄。須註明你是什麼學校畢業。如果什麼學校也沒有畢業。便要很冠冕的瞎編一處學校填寫在上面。如果人家要檢查畢業證書。那可就壞了。所以「出身」問題。實在關係各人的前途。這是我經驗過的。有一天我和幾個朋友聚坐在一處。有人說。「現在藝華公司很紅的基本演員胡萍。人們都替她宣傳。說是什麼女文豪。女作家。其實呢。她是個女招待出身。」我說。「不能吧。這話有證據嗎。」他說。「有。去年我到開封。在一家飯館吃飯。有一個女招待親口說的。她和胡萍同過事。關於胡萍歷史。知道得很詳細。」我便說。「原來如此。然而女招待出身。又與現在的聲譽地位有什麼關係呢。像那服安眠藥片自殺的阮玲玉。她不是婢女出身嗎。她的母親給人家當老媽子。全仗張達民的一番提拔。她纔光輝萬丈的變成明

星了。」其實呢。低視人的出身。純粹誤解。據聞。上海某大報主編。是排鉛字工人出身。其編輯能力。和大學畢業生鑲金留學生比較。有過之無不及。就以女招待出身的胡萍而說罷。女招待也是一種女子職業。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幹這個也未嘗不可以救急。同那舞星們比較。招待也不算人格低多少呀。所以取人當看他現在的材力如何。不能以出身的好坏來下斷語。否者。一定要泯沒人才的。嘗見富貴人家的子弟。都出身在金枝玉葉。這該好了吧。其實呢。不然。往往因倚恃父母的原故。養成驕奢之習。對於真知識。真學問。一毫也不用心。專向邪僻之點進政。吃。喝。玩。樂。樣樣優爲。一旦出了學門。踏入社會來作事。全叨父母的庇蔭。一毫真本事也沒有。所幹的事情。怎能不「冬瓜扯到葫蘆帳」呢。忍苦耐勞。更說不到了。所以記者我常常說。「假如有日我能自己成立一個報館。甯可用排字工友出身的主編。而不敢請教鑲金博士來作編輯。」「出身」。「出身」。天下有許多事情。是誤在這兩個字上了。

##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人雖然是一種最靈的動物。要知也是一種最壞的動物。古云。「人之異於禽獸也幾希。」余則曰。「人有時還不如禽獸」。人每運用他的天賦智慧而爲惡。使「暗箭難防」的手段欺害同類。則其行爲。比虎豹豺狼還要凶暴而可怕。尤其可恨的是心理變遷得太快。古人有「蓋棺論定」的話。頗爲有理。就是說一個人的性氣不長。耐不過環境的折磨。而朝秦暮楚。好端端的人會變成很壞的份子。如同那「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必看晚節如何。纔能斷定一個的善惡評價。本來人心是一天比一天浮薄了。見異思遷。得新忘舊。在初相見時。熱似一盆火。在處得厭後。冷似一盤冰。以我本身經驗是這樣。當我初入某社作事的時候。經理人王某。把我抬舉得不得了。說我樣樣都好。性氣也好。寫作也好。雖有許多不好的地方。他好似戴着木頭眼鏡。都沒有瞧着。我的生性永遠是這樣。海可枯。石可爛。地可老。天可荒。我的本質不能更變。起首是如何作事。到底是如何作事。絲毫沒有兩樣。但是王某人的眼光變了。抹煞了我的好處。覺得是處處不好。於是今天挑這樁。明天揀那樁。沒有安靜的日子。所以我不待逐客令下。趕緊的準備辭呈了。於是我想起極俗的兩句成語。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的確是至理名言。別說是上司對於屬員。就是夫妻之間。還容易反目呢。在洞房花燭。蜜月旅行。那是多麼密切而甜美。趕到日久而彼此生厭。一切「蹙扭」都來矣。結果就免不了對簿公庭。你東我西離異了。

### 萬能嘴

記得早年有這麼一個笑話。「一天閻羅王坐殿。審問一個男鬼。一個女鬼。男鬼在陽世作說客。調詞架謔爲生。女鬼在陽世作妓女。以迷惑男子爲生。於是閻羅大怒。喝鬼卒把男子的嘴割下。把女鬼的陰戶割下。放在案上。在此時間。忽然後殿起火。閻王和鬼卒們。都忙着去救火。兩鬼趁勢潛逃。臨走時把割下之物搶在手中。在匆忙之間。沒有留神。拿錯了東西。男鬼把陰戶搶來。安在嘴上。女鬼把嘴搶來。安在兩跨之間。逃回陽世。照常營業。閻羅王發現二鬼在逃。便派鬼卒到陽世去偵探一番。不大時候。回來報說。那男鬼張着一口妓女陰戶。滔滔不絕的包攬詞訟。那女鬼夾着一張說客嘴。在那裏兩脚朝天。顛鸞倒鳳……」這笑話把一般施用不正當口才

的人罵得個痛快淋漓。去年有一位無臂藝人「萬能腳」。來在天津各遊藝場獻技。兩隻腳比普通人的兩隻手都來得靈活技巧。於是乎大受歡迎。飽載而歸。光光的洋錢。竟會被殘廢的人賺去。却不知嘴的萬能。強過腳百倍。不記得成語有云。「一言九鼎」。一言能有九鼎之力。像蘇秦先生能佩六國的相印。不就是憑着一張靈巧的嘴。和三寸不爛之舌麼。常見許多毫無知識毫無學問的人。只因天賦來一副伶牙俐齒。於是乎逞其如蓮之舌。說些巧語花言。騙得一般毫無常識之人的信任。不知用嘴造過多少罪孽。搶了許多老實人的飯盤。來飽自己的肚皮。而嬌妻美妾洋樓汽車的享受着。這不就是嘴的萬能麼。只因世間無常識的人太多。偏聽信他們的巧嘴油舌。纔養成嘴的萬能性。意識薄弱的女性。受幾句話的誘惑。甘心和薄倖郎訂婚。腦筋糊塗的上司。聽信幾句拍馬的甘言。便將飯桶之才。任爲要職。於是乎沒有口才的真實份子。反而退避三舍。如此社會。怎能夠不「小人道長」而「君子道衰」呢。恨記者手無尺寸權柄。不能剷除盡人間的萬能嘴。假如一朝得勢。像黃巢張獻忠那樣的掌有生殺之權。一定要剷盡人間萬能嘴。敲下他們的齒牙。剷去他們的舌頭。叫廚房做成一盤舌羹。

大快我的朵頤。那時我的快活。真是南面王不易也。

### 潑辣貨

讀過紅樓的人。腦中印象。對於鳳姐。存有十足潑辣的女人影子。實因曹雪芹先生的一支筆。出神入化。描寫得維肖維妙。我每逢讀到「苦尤娘賺入大觀園。酸鳳姐大鬧寧國府」一回。則爲之拍案驚異。連說。「妙筆。妙筆。」在我自己所作的小說中。也描寫過妻妾爭風。然而書中人的口吻表現。却神采不足。較比悼紅軒主人的手腕。相差太多了。林黛玉初到賈府。乍和王熙鳳見面。就覺得她出言吐語。太尖辣。不饒人。賈母給她介紹說。「你只管她叫鳳辣子好了……………」拿辣子來比熙鳳。再像不過。足見賈母是年高的人。有閱歷。有經驗。名崑曲家。韓世昌和白雲生合演「獅吼記」。雲生飾陳季常。世昌飾柳氏。把雌老虎的威風。完全描摹出來。又潑。又辣。恰合悍婦身分。不怪陳慥胆小。實因柳氏太威嚴了。連蘇東坡都被她嚇倒。自從鼎革以來。老學究們有感於女權解放。時常大發牢騷說。「世風不古。江河日下。陰



威而陽衰矣。」毫無疑義的。摩登女人。十中之九。脾氣是厲害的。發作起來。潑辣不堪。男人要退避三舍。時常拜倒在她的旗袍下。頭上髮燙得蓬鬆鬆。和獅子的頭一樣。驚叱燕嘖的鬧起來。真像「獅吼」一般。可謂名符其實。潑辣女人。是不能以理喻的。胡攪亂鬧。以侮辱丈夫作消遣。在聊齋誌異裏「馬介甫」一段。形容盡致。沒有吃過「丈夫再造丸」的男子。怎能不退避三舍。如鼠見猫呢。後來還是趙屠戶有主張。用繩索從肉裏穿過來。將悍婦倒懸在樑上。在強硬手腕的勢力下。得到澈底勝利。我是最怕見雌老虎一類的女人。因為她們根本不通情理。有話也犯不上和她們說。「敬鬼神而遠之」。我對於這種不通人性的女人。總是這樣淡淡泊泊的遠着。又想。不如把梁山泊忠義堂上「替天行道。」的杏黃旗。普遍的招展起來。將「天」字出了頭。改作「替夫行道」。也可以為一般怕老婆的同胞。吐氣揚眉。

### 英雄末路

我的一個同鄉老友項先生。在五年前時。認他是一位救國的偉大英雄。他有昂藏

而高大的軀體。他是瞻麗而錦繡的文學。我曾在書札中。稱喻他爲「上馬殺賊下馬草露佈」的儒將。他的履歷更複雜了。當過吃粉筆末的小學教員。留過東洋。入過陸軍學校。在戎幕裏當過祕書。參謀。軍需官。總指揮。他在鎗林彈雨中鏖戰過。在週身上下留有八處創痕。以前我在玄想。他是個模範軍人。文事武備。兩者俱全。較比一般目不識丁的老軍閥們。頭腦清楚得多。譬如他做了綏靖主任。或者是帶兵的省主席。那末。我也放下筆管不幹這個賣稿子的營生啦。弄個廳長玩玩。經濟問題。自然可以解決。「從龍附鳳」。豈不得其所哉。無如理想和事實相反。幾成了古往今來的定例。像他這樣英雄人物。偏有英雄嗜好。女色是不用說了。會於一夜之間。在南京夫子廟捧歌女。花去千把百塊錢。敢以烽火戲諸侯的周幽王自比。飲酒更是洪量。兩斤老白乾。像喝水一般向下送。絲毫不露醉容。打牌他更拿手。大小都可。因爲打牌起過爭執。「日你娘……………」的罵起來。幾乎扭打到一處。被同局的人拉開了。他和孫殿英拜過把子。所謂英雄惜英雄也。最不好的嗜好。就是吸鴉片烟。每天非二三兩膏子不過癮。有時候戎馬倥傯。烟鎗不在手邊。指頂大的烟泡送下三四塊。也可以

將就過癮。自從他卸除兵柄後。醇酒婦人。自甘墮落。癮量是一天比一天重。將一副鐵漢身軀。折磨成迎風弱柳。臉色灰白得怕人。「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英雄的嗜好。是一天比一天增加。英雄的能力。却一天比一天減退。手裏的錢。視如糞土。早已揮霍淨盡。當盡賣光。居然走入英雄末路。我理想中的英雄偶像崩塌了。我的作廳長迷夢也清醒了。原來英雄是這樣的靠不住。我們已有兩三年不見面了。不知他現在又漂泊到那裏。我每逢想到了他。心裏先增加一層悲感。覺得英雄也是平凡的。不比什麼哪叱三太子。有三頭六臂和旁人不同。總而言之。惡嗜好太可畏。他能毀滅了大英雄。大豪傑。

### 人浮於事

「不景氣」的狂風。吹過了中華南北。於是乎到處嚷窮。都市裏的繁榮。也全是畸形發展。打腫臉裝胖子。表面的好瞧而已。失業的羣衆。到處搶飯盤。又到處撞壁。謀事之難。難於上青天。犧牲成本去讀書。畢業以後。不過是換來不兌現的一紙

證書。是抵不得飯當不得飢的。因為迭次時局的板蕩。有錢人走了不少。窮人一天比一天多。北平天津的市面。已經衰落下去。春季的辦皇會。好比給飢餓的人一盃白開水。實際又當不得什麼。河北大經路兩旁的夜市。攤子林立。遊人如蟻。買東西人却非常之少。幸而是設攤不收租。電燈不要錢。游藝場是一天比一天不上座。百貨店又比賽着拍賣。物價工價無形的低落下來。而米麵價却有漲無落。中產階級以上的民衆。生活怎能不感受痛苦呢。機關裏是五日京兆。一朝天子一朝臣。昨天有事做。今天就失了業。前途真是沒有轍。商界因為關閉者多。開張者少。失業的買賣人也是車載斗量。人浮於事的現象。一天比一天明朗化。安插閒人的責任是任何機關政府不能負責的。某大報的服務版。雖然是貧苦人的救星。但是杯水車薪。又於事何補呢。賣珠不遇買珠人。真令人興「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感嘆。尤其是身到異鄉。更加倍困難。雖然微倖得個機會。又要有人保鋪保。這就夠辦的了。往往因此而功敗垂成。招考一個每月十元錢的書記。到時會有一百人應試。有時女性較比占點便宜。謀事比男性容易些。但是往往會遭逢到意外的不幸。而且臉子的漂亮不漂亮。在頭一個要緊條

件上。知識學問。反在其次。社會好像一鍋水。因時代的侵襲。如同在下面添上乾柴。鍋裏的螻蟻。好比失業的大衆。在沸水裏掙扎。結果是要同歸於盡的。飽漢不知餓漢飢。安慰人說。「朋友。奮鬥吧。努力改造你的環境……」可是忘記了吃飯問題。連肚皮都填不飽。還有什麼精神去奮鬥呢。

### 擺架子

處於現在這種虛偽的社會。假面具活動起來。「誠實」二字。根本不能成立。做人的藝術。有許多不容易。「擺架子」也是很要緊的。相傳在清代封建的社會裏。窮官僚擺臭架子。往往是太太裝老媽。叫少爺裝聽差的。在排場上。不妨現貨一件衣服穿穿。爲着臨時擺一會架子。任可犧牲幾頓飯不吃。這又是何苦呢。我有一個朋友。每逢有人請客。總是上兩道菜就走。表示這些東西太膩。吃不下去。還是回家吃燕窩粥吧。於是不終席而去。同座的人。以爲他是闊綽。有架子。其實呢。想不到他回到冷冷清清的公館後。還須破費四大枚買燒餅吃。將暖水瓶裏熱水倒一杯。胡亂着送下肚

去。放着席面上的山珍海味不吃。偏願回家啃燒餅。豈不是怪事。又在北里中見識過一個落魄的妓女。事由是一天比一天不好。債台也越壘越高。然而臭架子却要照舊的擺。絲毫不肯放棄。見了客代答不理的。連送盃茶都不肯。一切招待。都由老媽子代辦。自己將臉一揚。望着屋頂算帳。使客人坐冰桶。癮來了便躺下噴雲吐霧。一副烟具很講究。使御用小茶壺喝水。熟客來了。還能給打一口烟抽。生朋友是一概不理。於是這位姑娘的事由。是一天比一天江河日下了。然而仍抱一貫的主義。「賣切糕人遊地獄。至死不離大架。」不得志的份子。都這等擺架子。那麼。月在時花在池的紅人們。架子就更擺得十足了。彷彿是南面爲君王。任誰也不能薄瞧。而且紅人們擺架子。出語便是輕狂。無形中結下冤家。等到一朝失脚。冰山靠倒。立時落魄。昔日。被得罪的人。都起來冷嘲熱諷了。不會擺架子的人。有時真許被人薄看。相傳朱子橋將軍。穿着灰布袍去拜訪一位地方官。拿出名片向門房遞。那位傳達先生。把片子丟在地下不理。以爲是個莊稼老頭子罷了。朱將軍自己彎腰拾起名片。重新遞過去。口裏說「我就是朱子橋……………」那位傳達揉揉眼睛細看名片上的字。果然不錯。

但又疑惑這個老頭兒是假冒。據他個人的成見。「將軍的高貴身分。怎能不擺架子呀。」自新生活運動興起。這種腐敗的「擺架子」習慣。似乎日漸淘汰了。不過官場裏還是不能澈底的鏟除去這種餘毒罷了。下了班的老爺。回到公館。凜不可犯的架子。又要向聽差和老媽們擺了。

## 佳人才子

在封建時代。讀書人是天子之驕子。士。農。工。商。以士來打頭。便表示讀書人高一級。青年讀書人。便博得「才子」的美號。才子的標準人物。頭一個便是張君瑞。既有錦繡般的心胸。又有潘安的漂亮臉子。於是鶯鶯小姐一見傾心。「臨去的秋波那一轉。」用俗語解釋。就是「飛眼」。「弔膀子」。密斯崔愛上了密斯忒張。便於臨別的當兒。拍個無線電過去。舊式的小說。千篇一律的描寫佳人才子。才子都是張君瑞式。佳人都是崔鶯鶯式。描寫才子。先描寫臉子好。學問好。風流瀟灑。描寫佳人。更要描寫臉子好。什麼「羞花閉月」「落雁沉魚」啦。都離不開千姣百媚的字樣。描寫

美人的聰明。總是「描鸞刺鳳」。樣樣精通。最要緊的條件。描寫女性的文字。離不開金蓮的敘述。總是二寸七八。三寸不足。走起路來。像風擺柳。佳人的資格。小脚也很要緊。臉子美而大脚片。便失去美的原素。這是今昔不同。環境風俗的關係。現在的晉陝各省。纏脚姑娘。多的很呢。而且社會中尚有一般舊腦筋人。正在像玩弄古泉鐘鼎甲骨一般的咀嚼小脚的滋味。作些「品蓮」文字或書籍來出版。自古以來。佳人才子。都是不凡的。必要演成許多香艷事蹟。花前月下。濮上桑間。免不掉那末一回子事。在小說裏的描寫。總要有個紅娘式的丫環作牽頭。傳達爾方面的相思。舞台上的花旦戲小生戲。如同「文章會」「遺翠花」一類。都在作這種偷情的表演。「男女授受不親」的學說。是假面具腐儒時時刻刻掛在嘴邊的。替兩性間劃上一道鴻溝。婚姻條件。當然脫離不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家賊難防。越是名門顯宦。越發生風流故事。演出佳人秘約。才子偷期的艷蹟。結果是不一樣的。有的始亂終棄。有的喪了性命。有的終成眷屬。「戀愛」學說。隨着洋貨一同舶來到中華。摩登男女。是拿這個當飯吃的。女學生寧可荒廢工課。而忘不了寫情書。男學生寧可空着肚皮。



省下錢來去請女友看電影。於是乎公園裏樹蔭下。成雙作對的男女在談情。兩性間的鴻溝早已打破。因為時代的輪轉。邁進不停。聯帶的「佳人才子」名稱。也逐漸消失了。作廢了。